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之外，  
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些人能置身世外，  
在深山中隐居？  
他们隐居的方式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  
带着一系列的疑惑，促使我一次次走近这些特殊的隐秘群体，  
试图用我的影像和笨拙的文字向世人展现他们生活的一隅。

# 终南隐士

陈团结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 ◎ 终南山里的另一个世界
- ◎ 隐士不是一般人
- ◎ 出家人没什么不放心的
- ◎ 照顾好弃儿，就是向佛
- ◎ 华山挑夫，也是一种修行
- ◎ 绝壁上的小道观

上架建议：文化 摄影

ISBN 978-7-5535-0098-0



9 787553 50098

定价：48.00元



# 终南隐士

陈团结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南隐士/陈团结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35-0098-0

I. ①终… II. ①陈… III. ①隐士-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2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2783号

出版人

王 刚

责任编辑

崔 衡

封面设计

黄国兴

书名

终南隐士

作者

陈团结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www.cshwh.com

印刷

凯基印刷(上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098-0/K.014

定价

4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1870060

# 前言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神秀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慧能

## 在一座座山谷里，寻找隐者的踪迹

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田园生活的经历，尤其是在现代喧嚣都市里衣食无忧的人，早年多出自农门。随着城市生活的不断加快，生活压力大，压抑、焦虑等城市综合症也困扰着大家，于是不少人会冒出寄情山水的想法，这显露出不少人都有的隐士情节。其实，有时候让自己的脚步放慢一点点，即使不去隐修，去山里走走，去野外看看，也能让疲惫的身心休息一下。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之外，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些人能置身世外，或在深山中隐居？他们隐居的方式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生



活到底如何？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疑惑，促使我一次次地走进这个特殊的隐秘群体，试图用我的影像和笨拙的文字向世人展现他们生活的一隅。

贾岛是唐代文人，有一年入山寻访高人，不遇而归，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我多次进入不同的地方，寻找着山中隐士高人，试图记录下他们的隐修生活，也经常有类似贾岛的境遇，只不过没有贾岛那样的才华，能留下传世佳作。

一生中，机缘之神奇令人慨叹，有时踏破铁鞋终无所获，有时却机缘巧合、心想事成。

用这句话描述这些年我寻找、拍摄终南山里的隐者，极为妥帖。

有句古话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其实隐修因人而异，隐修之地的选择也因人而异。

隐士这个选题早在 2004 年就开始拍摄，最初拍摄西安城里的修行者，八仙宫里的道士，西五台的比丘尼，大慈恩寺的比丘，一有空闲就在这些地方溜达，与这些出家人聊天拍照，不知不觉拍了三年。

2006 年开始转向终南山，寻找那些在终南山里的隐修者，我在有七十二峪之称的终南山里，一个峪口一个峪口，一个山梁一个山梁，寻找隐身其中的比丘、比丘尼、道士、还有居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隐士们大多生活在大山野岭之中，或独处一隅，或居于山巅。每一次进山都是几个小时的车程，之后还要再攀爬几个小时的山路，近一点的早出晚归，当天可以

返回，远一点则需要两三天时间，有时背着帐篷就露宿在高山之巅，因此也看到夜色另外的一面。

有时与隐者偶然相遇，身居深山中的他们却对陌生人的来访十分热情，端茶、倒水、做饭，犹如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在终南山里，找到不少比丘、比丘尼和道士，也碰见不少寻常打扮的人，他们或居茅棚，或住庙宇，或生活在原始的天然山洞里，言语和善却又似藏玄机。山里修行者年龄小的有二十几岁的青年，也有九十多岁的老者，他们大多常年居住在山上，过最简单的生活，自己种萝卜、土豆、白菜，吃松针、松子，尝野果。

有时我与隐士一次、两次甚至多次接触，都没法取得其信任，也没法拍到一张照片。他们可以与你聊天谈心，但坚决不让拍照，他们希望过隐者的生活，不愿意被世人打扰和知晓；也有些隐士毫不在乎，“我居住在大山之中，别人的议论和评价与我无关。”他们不在乎世人的评价和议论。

他们有的在一地常住，一待就是三四十年，自己耕种，自己做饭；有的在一个地方待上一两个月就云游而去。山里的村民告诉我：“隐士们经常是飘忽不定，来来去去，很寻常。他们在山里的长居一地，也是“隐”；有的云游四方四海为家，也是“隐”。

我和朋友聊起寻访终南山隐士的片子，常说这组片子不是用手拍摄的，也不是用脑拍摄的，而是用脚拍的。真真实实的是在用脚丈量莽莽秦岭，一座座山头，一个个峪口，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比尔·波特说得好：“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

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出世是为了入世，1998年，我觉得通过隐居已经改造了自己，可以入世做事情。因为隐士进山未必是要在山中生活一辈子，求得真知后，应该入世回报社会。”一位隐修多年的石匠拿出他收集的《华商报》剪报，指着2012年2月26日B2版一位隐士照片说，自己看到时感动得落泪了，因为那位隐士背包上印着“知恩报恩”四个字。他说：“当代隐士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隐士，隐居生活是多元的，只要信念坚定，什么地方都可以修行，未必要在深山。”

安妮宝贝说：“城市中人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幽深僻静的山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静的天地。”

“如果你对自己不做要求，你的修行就会一无所获。”大峪里一位80岁的修行老者如是说。“遵循严格的清规戒律，戒律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任法融道长也如是说。隐修只是一个阶段，只要心静了，在哪儿修行无所谓。

这几人的说法如出一辙，正所谓“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其实，人生就好比一场旅行，修行就像是从此岸抵达彼岸的一个途径。

与在终南山里隐修的法清师父聊完后，返回的途中，看到他在自己的门头上题写的“歇即菩提”，看来我们这些劳碌的都市人适当地放下，歇一歇是有必要的了。



# 终南山里的另一个世界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  
君子至止，锦衣狐裘。  
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  
君子至止，黻衣绣裳。  
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这是《诗经·国风》里的描述：“终南山上有什麼，既有山楸又有楠。君王受封来此山，锦衣狐裘身上穿。脸色红润像涂丹，君王气度真不凡。终南山上有什麼，既有枸杞又有棠。君王受封来山上，锦衣狐裘身上穿。身上佩玉声锵锵，祝君大寿万年长。”

这里所说的南山，又称终南山，位于西安南部的秦岭中坚地带。有人形容其“西接昆仑，东连渤海”，虽有些夸大，实则比喻秦岭之博大。秦岭—淮河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秦岭同时也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水岭。

相传春秋战国时，此山为秦国的领地，也是秦国最高的山脉，遂命名为秦岭。

狭义的秦岭是秦岭山脉中段，位于陕西省中部的一部分。在汉代即有“秦岭”之名，又因位于关中以南，故名“南山”。北侧断层陷落，山体雄伟，势如屏壁。《史记》中说：“秦岭天下之大阻也。”因此，它有“九州之险”的称号。

2009年秦岭终南山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审成为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使这座有着上亿年历史的大山再一次引来世人关注的目光。

秦岭的北坡则短而陡，水流急湍，多山涧深谷，有“秦岭七十二峪”之称。

这些独特的地域环境以及适宜的气候为隐者提供了隐居的独特氛围和山居的生活条件。五千年来，虽然终南山下的长安都城，周、秦、汉、唐等十几个朝代轮番更替，但终南山里的隐者却一直未绝。山里人鸡犬相闻，怡然自乐，正如陶渊明先生的《桃花源记》里记述的：“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山有“隐士文化”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伯夷叔齐、“商山四皓”、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等名士大德多聚于此。尤其是唐代，曾在楼观台修行讲经的老子李耳，被唐代皇室尊为祖先，此地一跃成为皇家供奉的繁华之地，也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座虽不高的山脉，北面是八百里关中平原，莽莽大山里隐藏着不少修行者，就是我们俗称的“隐士”，让这座山披上几许神秘的面纱，一些外国人也对这座山充满了好奇与神往，“终南捷径”更成为不少人心中的向往。

佛教旅行作家高鹤年在自己《名山游访记》一书中记述了1903年他在终南山嘉午台隐居时的感受：“山势壁峭，上摩穹霄，下临绝涧。耳不闻鸡犬之声，目不睹尘俗之境，独居茅棚，清静异常。”

近代四大高僧中的二位，印光、虚云都曾在终南山隐居。

如今，大师仙去，但他们曾隐居的石屋尚在，吸引着不少后辈子弟不断去膜拜修行。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说，二十多年前，他慕名来终南山看望朋友，朋友居住在一个简陋的茅棚内，没有沙发空调，更没有美酒佳肴，他们吃野菜、饮泉水、观日落、听鸟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世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冥之时的片刻小憩。他们都很清贫，但他们的微笑，让我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这是比尔·波特最大的感受。

比尔·波特曾说，他很喜欢终南山的隐士们，他们是善良、快乐的好人，无忧无虑，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这样的人，世界会更加美丽。

几千年来，中国的隐士传统仍在延续，莽莽终南山为隐士们提供了一个天然屏障，也默默地保守着这些秘密。

雪后的终南山云雾缭绕，曾经眼跟前的景物如魔术般地不见了，全被隐藏了起来；一阵轻风吹过，群山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忽隐忽现，变幻多端。

如果在高空中俯瞰，终南山则群山起伏，云雾缭绕，绵延千里。

近年来，居住在闹市的人渴望走进大自然，旅游热、登山热，让不少的登山爱好者、驴友等在山中的活动越来越多。偶尔，他们也看到了山中的出家人和修行者，与比尔·波特介绍的终南山隐士如出一辙，渐渐地，这些隐藏在深山里修行者的秘密被都市人知晓。

哦，终南山里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神秘的世界！



# 目录

## 前言

在一座座山谷里，寻找隐者的踪迹

## 终南山里的另一个世界

### 一、结庐在人境

不见王维 .....	002
红尘中的青灯黄卷 .....	007
西五台吉祥 .....	012
隐士不是一般人 .....	018
雕刻隐者张树珉 .....	027
不见道任 .....	029

### 二、小扣柴扉

出家人没什么不放心的 .....	032
天宝茅棚与妙莲师父 .....	035
净一师父与佛会茅棚 .....	037
海莲的脾气有点怪 .....	040
神仙粥与神仙菜 .....	042
入山十四年，朋友遍天下 .....	046
彩心与顿融 .....	049
虚空在心，如片云点太清里 .....	056
山里无高人 .....	063

### 三、修行到西方为止

杭州老尼终南苦修 .....	068
灵山秀峰南五台 .....	071
神仙为伴，夜宿灵应台 .....	078
清辉廖落紫竹林 .....	080
至相寺里苦行僧 .....	084
照顾好弃儿，就是向佛 .....	085
迷雾草堂寺 .....	091

### 四、只在此山中

华山玉泉院 .....	102
长空栈道辛道长 .....	104
苍龙岭下陈道长 .....	108
华山挑夫，也是一种修行 .....	109

### 五、也是隐士

重阳宫里的辟谷道士 .....	118
绝壁上的小道观 .....	120
本虚与圣德：路在脚下 .....	123
法清：住在山里的人有几种 .....	126
净业寺的本如法师 .....	132

### 结语

道可道，非常道：任法融谈修行

### 后记



# 壹·结庐在人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 不见王维

2009年9月8日 蓝田辋川 中雨

### 不见王维

冒着绵绵秋雨，我从西安出发，往东南行40公里，来到终南山蓝田境内，就是那个猿人曾经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山谷，以前曾是军事禁区，后来逐渐对外开放，山谷不深，却因为千年前隐居了一位大诗人王维而名扬。这个山谷粗看与别处无异，青山绿草，谷中一条小溪，终年川流不息。

带着拜访故人的心态，我来到山里这处独特的别院，山还在，人不见。

也许等我百年之后，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与大诗人王维一起漫步在山谷里，前面野花遍地，旁边百鸟争鸣。

#### 《终南山》（终南山时期）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 《终南别业》（辋川时期）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绝大多数时间住在当时京城长安的这个郊区，终南山山脚下的一座房子里，周围鸟语水鸣花草青，这也许就是今人羡慕的别墅生活。别墅的前后都是竹林，推开门，透过竹林间的缝隙，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山峦。别墅旁边有一条小河流，在晴朗的日子里，王维常常沿着河岸，逆流而上，也许这些诗歌就是那一



终南山夜色

日春光明媚下的杰作。

诗人以自在安闲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厌世好道、优游山水、随遇而安的心态。王维的许多诗都深含佛理禅趣，从表面上看，他所写的多是“苍山”、“日色”、“青松”、“翠竹”、“鸟啼”、“花笑”、“流水”、“钟声”……实际上所表现的多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013年4月4日 蓝田辋川 阴转小雨

## 再访王维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假，我产生了再次前来拜访王维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我们一家人开着车前往位于蓝田县辋川镇的王维故居。我多年前去过，印象也已模糊，她们都是第一次去，兴致颇浓。

在车上，我问女儿陈诗哲：“能背几首王维的诗歌吗？”

孩子迅速地掏出手机，百度。

王维的诗歌，在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来有三十首之多，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相思》，其中的名句也很多，诸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汽车从蓝田县东下了高速，拐进乡村小道。这几年乡村的变化真大，以前的瓦房大面积地被二三层的楼房所替代，道路也由砂石路变成了通村水泥路……

曾经模糊的印象再次被刷新着。

公路两边还有村民在翻修房子，只是盖房子的方式偶尔透出原始的味道，比如和泥时，还有人光着双脚在泥堆里来回地踩着；打水还是用轱辘一圈一圈地往上提。

开车到了白家坪，这个曾是7414工厂的山沟里，王维故居就位于此。

曾经的7414工厂，是三线建设时期的一个军工企业，前几年已迁往西安。在原工厂的大门，一道铁门紧锁，只留有一个小门供人出入，旁边有一个小饭馆叫做“王维山庄”，一条沙皮狗懒洋洋地卧在屋檐下。这个山庄提供餐饮、住宿、垂钓和棋牌，老板颇有广告意识，在门头上印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老板告知：“车不能进去了，人可以走进去，不远，有两百米吧。”

停好车，我们一行人往前走，路上看到有人扛着松树准备去移栽，询问得知这就是白皮松，城市绿化的稀缺树种，一棵五六年的白皮松可以卖好几千块，当地人看到商机，纷纷培植白皮松树苗。



一路往前走，看到厂房成排地荒废了。这里曾是一个数万人的大企业，从厂房的规模可以想象出这个山沟五六十年代的繁华。

远远地看见一棵高大的树矗立于马路中央，枝繁叶茂，与周围荒废的厂房形成了鲜明对比，树下一位工人正在玩弄着手中的手机。

聊天中得知他是 7414 厂的工人，是还没有迁走的人员。2003 年，7414 工厂在搬迁之时，为了保护这棵千年古树，在树的周围设置了围栏，并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书“王维手植银杏树”几个行书大字，背面有对王维的介绍和银杏树的介绍。

这棵银杏树树冠高达二十多米，直径将近两米，由于年代久远和树枝庞大，两处被水泥柱子支撑着。

被称为“王维手植银杏树”，其实它究竟是不是唐代诗人王维在此隐居时所植，历经千年已无法考证，我相信这是今人美好的愿望而已，就像山东曲阜的孔子手植柏一样。我站在古树下慨叹：人生一世，早已化作尘埃，而千年的树木依然屹立着，见证着岁月沧海。

遥想当年，王维居住于辋川，半隐半官，人也不会有多少，道路也不是现代化的柏油马路，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谷中，王维或邀三五好友，在河边闲庭信步，



辋川王维故居的千年银杏树

或登高望远，或采桑种豆，写出不少诗歌流传后世，其中不乏“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样的千年经典名句。

不一会，又见来此游玩的几名年轻人爬上千年银杏树，在上面采摘银杏树叶，询问得知，他们打算用银杏叶泡茶喝。我不知道银杏叶泡茶的味道何如？有甚功效？但觉着年轻人的做法实在不雅。

此时一位老者看到年轻人在树上采摘银杏叶，大声呵斥：“这是千年神树，咋能采摘！”几名年轻人被赶了下来。

银杏树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锄草，旁边一条黄色的小狗正半蹲着张望着过往的路人。

往里面继续转悠，几间空旷的厂房里传来机器的轰鸣，接着有工人出来告知：“这里不能参观，不能拍照。”

如今，时过境迁，像我等这样慕名前来的瞻仰者，来到辋川——唐代大诗人王维曾经居住的地方，转了一圈，除了看到这棵高大银杏树之外，再难觅到历史的痕迹。人去物非，唯有诗歌千年不朽。

临返回时，看到路边有垮塌的石块，往上看去，我诧异于树木顽强的生命力——一棵小树，树根深深地镶嵌在石缝之中，它吸收着缝隙里的营养，随着日积月累，树根硬是把石缝撑开，使石块垮塌。石块垮塌之后，原本掩藏于石缝之中的树根显露了出来，让我看到了树木顽强的生命力。

要与辋川告别，临上车，脑海突然蹦出王维的《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再次拜访王维故居，与数年前走相同的路，看相同的景，心境却大不一样。



## 红尘中的青灯黄卷

2004年5月17日 西安八仙宫 晴

去八仙宫的次数可以用“数不清”这个词。因为距离近，方便，所以一有空的时候，庙里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我都会去，去的次数多了就与庙里不少道士都成为好友，近距离接触到他们的生活。尤其是与住持胡诚林，有事没事的时候，互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说明我们彼此惦念。

后来，我在终南山里碰到不相识的道友，向他们提及八仙宫，也确实改变了不少道友的看法；也有一些是胡诚林住持帮我联系、推荐、介绍的，这样便于我与这些陌生道友的交往。

2004年的春天，八仙宫住持胡诚林道长领着我参观了道观里的生活区，看到不少道友的房子里挂着字画，他指着其中一个房子里悬挂的字画说：“看这梅花，看这兰草，现在，应该说是绝品了”。我看到墙上一幅兰草的署名是“玉溪道人”，知道这是已故中国道协会长、八仙宫前任监院闵智亭道长的《兰草寒梅图》。画里淡雅的兰草，似能闻到幽幽兰香，而一枝旁逸斜出的梅花，则似在露出春的气息，天地清旷，梅绽香来。

房子的主人何宗银道长正在一旁做功课，捧读一本楼观台古石刻版的《道德经》。他的书柜里摆放着道家典籍，书桌玻璃板下，则压着一些剪报，也是五花八门，有《养生贵在养心》、《鲍叔牙的人生观》、《友情的力量》、《贪官写廉政文章》，还有《山阳美景多》等，一张《苏武牧羊》的曲谱则贴在门后，旁边挂着一支箫。

“大何的箫吹得不错！”有道友说，何宗银傍晚时会吹上一段，霎时，天地清寂，惟有箫声。

何宗银道长是陕西人，起初在山里修行，后出山在八仙宫悟道。

聊天中得知，于丹正火，电视上的《百家讲坛》上于丹正在讲《论语》，引导了不少道士也在读于丹，“主要想看看人家切入的角度”。

有道士收藏了一份竹简版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简在手，展卷读来，确实别有一番味道。

另外一个房间里，一位道友正在打坐，常年的打坐，他们都练就了高难度的“双盘腿”，两腿盘起，脚心向上，两手掌则重叠着轻放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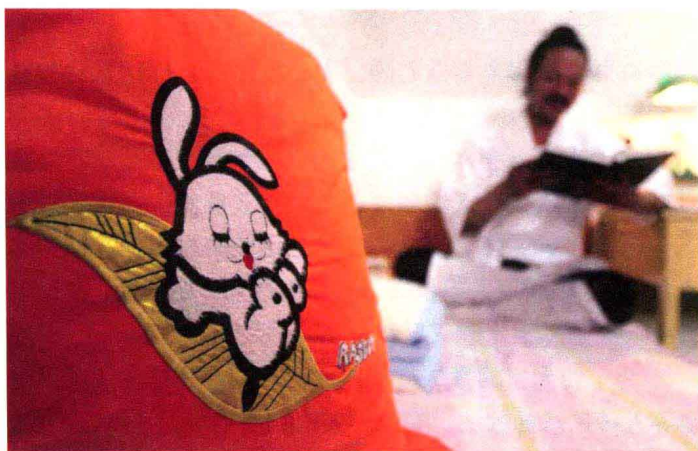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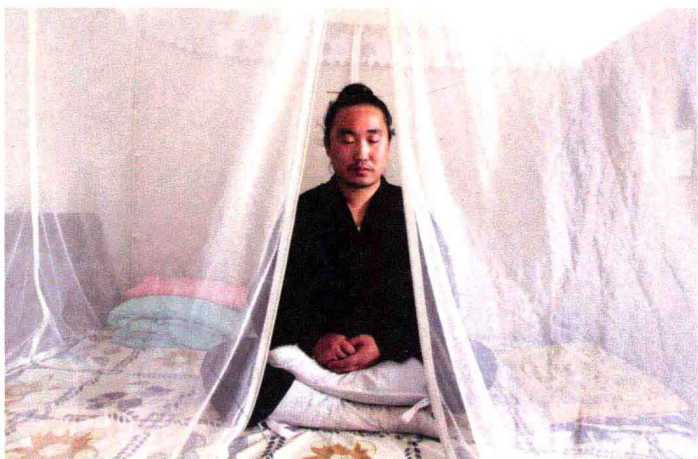
蚊帐内，玄色道装与白色蚊帐恰好形成有趣的对比。

“《道德经》如汪洋大海，包罗万象，修道之人，就是要抱朴守真、清静恬淡、



上：八仙宫 道士们练习外家功夫  
下：八仙宫 外国孩子学“八仙拳”





八仙宫内的修道生活



道士们练习“天罡八卦阵”

崇俭抑奢，其实主要是心静，人心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嘛！”胡诚林说。

话虽如此，但八仙宫的道士们修炼起来则是动静结合。习武可以强身健体、看宫护观，道士们文武兼修，在诵经敲磬之余，下午则会在后院修习武功，或独自揣摩拳脚招式，或摆出“乾坤八卦阵”：中间一人手执禅杖，外圈数人开始转动，并轮番出招，内中一人则以柔化刚，见招拆招。

为了使大家的修炼有所提高，八仙宫还外请了武术前辈王广璘等人传授八仙杖法、春秋刀、道家心法等。

吕祖殿前，还悬着“和谐世界，以道相通”的横幅，昭告人



们这里（西安）正在举办国际道德经论坛。期间，八仙宫里名家荟萃、高道云集。

身处时代大潮之中，道士修行也有了现代化的气息，手机、电脑也出现在道士身边，一家电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忙给道士“做系统，设权限”，还有的道士在苦练英语会话。

修道主要是练功，做功课。有道士喜欢书画，挥毫泼墨，陶冶性情；有道士崇武，常练刀枪棍棒，习内家拳。八仙宫有个经师班，后来还从艺校招了一些专业人员。早课时，他们奏出《澄清韵》、《举天尊》、《清净经》等，悠扬的乐曲便会萦绕在八仙宫附近，“仿佛远处高楼上，缥缈的歌声似的……”

“噏、噏、噏……”集合通常是以擂鼓的方式。

时间久了，道士们会根据鼓点的强弱来判断事情的缓急，清晨的“上堂鼓”敲过，道士们便整装束发，鱼贯来到经堂，肃容打坐，开始念诵。

早晚课基本以打坐为主，一天时光，在打坐中逝去，另外一天又在打坐开始。

吃饭时分，道士们冲洗碗筷，排队打饭。就餐是免费的，从窗口依次接过馒头、稀饭、素菜。

工作人员则需要“象征性”地凭票用餐，一斤“粮票”有时可以吃五顿饭。遇到特殊日子，道士就餐前会按照道家礼仪集体行礼，然后开吃，平日则简化掉了。

饭后，两位道士在对弈，旁边站着几个人，观棋不语。

一位道士接了个电话，手机屏保上的兔子一动一动的。

薄暮时分，八仙宫古玩市场的摊点前，游人逐渐散去，道士们走过，而八仙宫里的晚课静修才刚刚开始。

大殿内，青灯黄卷，道乐经声，远处传来《步虚韵》，笙箫齐作，清磬悠扬……



## 西五台吉祥

2007 年 12 月 20 日 陕西丈八宾馆 大雪

大雪之中，一位尼姑站在陕西宾馆的门前，孤寂地招着手，期待着一辆的士能在她面前停下。这位尼姑就是西五台的吉祥师父，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她是来参加 2007 年的陕西省政协会议的。西安下了多年未遇的大雪，冰天雪地的，给多处道路造成堵塞。吉祥第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准备返回，无奈打不上车。

第二天再见到她时，看到她在陕西宾馆的院子里擦自己的小汽车，我就开始留意并拍摄这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2008 年 4 月 25 日 西五台 晴

认识吉祥师父之后，我多次前往西五台这个位于闹市中的幽静之地。

民间习称的“西五台”，正式的名称是云居寺，听名字就像居住在云端。这座隐匿在城市高楼之中的古刹，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笃信佛教的母亲所建，仿造终南山的南五台形制，因经常有云彩盘桓寺顶，又名云居寺。

红墙内，碧瓦青砖，亭台楼阁，一袭灰衫静坐诵经；  
红墙外，繁华都市，车水马龙，芸芸众生忙碌奔波。

这红墙位于西安市闹市区的西五台，在喧闹的都市里隔离了一处清净之地。

现任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的比丘尼吉祥法师在此担任住持，至今已有 12 年。

清晨四点半，年届五十的吉祥起床诵读《楞严经》，这是她每日必修的早课，伴随着木鱼的节奏一直诵到东方发白。

如今社会里，经历了物欲横流之后，除了落发为尼，不少人也想带发修行。吉祥就开设了“静观课”，每一课时为 10 天。



吉祥法师



左上：吉祥与工地工人讨论修整庙宇的情况  
左下：吉祥在为自己理发



吉祥师父在打手机

来此先是关掉手机，10天里避免与外界接触，除了学习佛教的理论外，还有一些道德修养等方面的修炼，希望大家与人为善，广结善缘。不少外地修行者慕名而至。佛家遵循“淡吃，淡安，淡睡”的戒条，前来修行的也必须以此要求自己，庙里给前来修行者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和清素淡雅的一日两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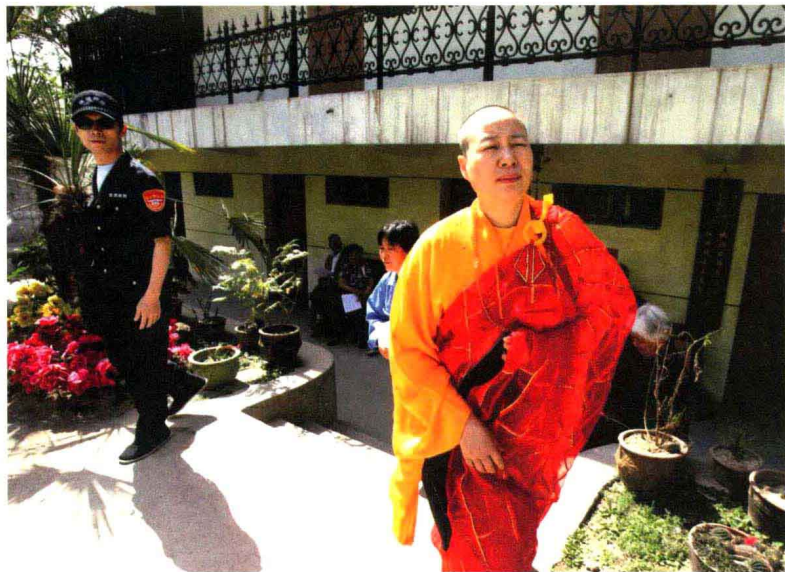
这种信佛而不剃度，不落发而持佛教规诫的信女，一般称为“梵行清信女”或者“菜姑”。

面对一些好奇的善男信女的提问，吉祥经常是微笑而答。

每日吃饭时间，吉祥会率两位捧盘居士，满盛苹果香瓜，给干活的工匠一一分发，“同沾法喜”。

吉祥自己最静心的时刻是每日的习字时分。她执笔濡毫，身后是一尊佛，拈花微笑。室内有落地书柜，内有百卷《大藏经》。此时，客厅极幽静，两株金瓶楠枝叶纷披，茶几置清水一瓶，上浮一朵蜡制的白莲花。茶香中，观四壁所悬书画，多





身着袈裟的吉祥正准备参加法会

为文人墨客题赠，云山形胜之中，有她曾随隆莲法师修行过的蜀地胜景。吉祥有时会睹图忆昔，想起旧日时光，还有往生净土的师父。

十几年来，云居寺修修停停。

吉祥说：“一切随缘，有资金时就修，资金紧张时就暂停。”

长年有“义工”在工地上疏通管线，拽绳拉土，叮当敲砌。但大雄宝殿很是恢宏，吉祥最自豪的是殿中壁画曾被制成邮票，于世界佛教大会上被一“抢”而空。不久前，她又延聘工匠，于北京郊区绘制另一组壁画，“会比这组还漂亮”。

每日，小庙从殿头檐角染上曙色，几声佛号之后，复隐入暮色，千年古刹，百废待兴。

吉祥有时会漫步院中，风动，袈裟动。

看着小院，吉祥自言曾给师父发过愿心，会“光耀门庭”。

当然，她说的是一个大大的门庭。

## 2009年5月15日 西五台 晴

吉祥多次提醒我：“你看上去很疲惫，来听听我们的课吧，调整下自己。搜我的新浪博客，里面有报名电话。”吉祥向我推

荐了内观课。

博客是内观课的发布地，定期会更新课程内容、时间、地点。课程总共需要12天，传授内观技巧的课程为期十天，提供基本的食宿，十天当中，参加的学员只能在指定范围内活动，不与外面世界接触。学员不可以阅读或写字，并且要暂停任何仪式或其他的练习，完全按照所教的方法用功。在整个课程期间，遵守一套基本的道德规范，其中包括独身生活，以及戒绝所有的麻醉品；同时在前九天的课程之中，学员之间要保持静默，但可以向指导老师请问内观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服务人员谈生活上的问题。课程的最后一天，解除禁语，参加者学习慈悲观，将自己从内观课程中发展出的纯净善念与一切众生分享。之后，学员稍做调整，以适应回去后的生活。

我获得特许在一次内观课的结束日，进去拍摄了一些上课的画面，我也是吉祥师父所说的唯一一个允许拍摄的人。

近年，随着教产落实与五台殿堂的陆续落成，百废渐兴，移步院中，往来香火不断，更因开设了“内观课”，招来更多潜心修学者。

私下里和上过课的学员聊，对于内观课可以净化心灵大家都深信不疑。我问：回到现实生活，一切问题又重拾回，不会有惆怅吗？“面对问题时心态会平和些。”学员说。

我自己一直没有机会体验内观课，一是忙于工作没有时间，二是担心自己不能适应回去之后的生活。

早些年，吉祥还常驱车入山，给隐居者广施财物，但后来她慢慢不再这样做了。她说，“只为自己而苦修者，虽多何益？”“我所想的，就是给人信心，给人力量，给人欢喜。”这也正是她开设内观课的原因。

某日到访，她正在理发，一张方桌放于院中，围了一块淡粉披肩，手执“电推子”对镜理鬓，顷刻间短发委地，又“还原”为一个神清气爽的比丘尼。她是有故事的人，然而，纵云水千般，她一笑了之。她说：“小的时候，看到一本经书，突然觉得佛教的理论博大精深，值得一辈子去领悟，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先是吃素，后遁入佛门。”

“出家时，什么最让你受不了？”我问道。

“应该是吃吧，刚刚吃素的时候，很难受。在想吃鱼的时候就在自己的胳膊上使劲咬一下，很疼！于是就想，你吃的那条鱼也很疼，便不想吃了。”

刚认识时，感觉吉祥是个时髦的人。

在后来的接触中，觉得她又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细心到买个家电让我在苏宁电器陕西地区做总经理的同学给打个折，细心到修建大殿的一个彩绘都要自己去把关设计，包括下水道的改建都要亲自去查看。





雨后的翠华山，云雾缭绕，犹如仙境





## 隐士不是一般人

2009年11月20日 翠华山 大雪

深秋季节，山下凉爽，没想到翠华山上却已是白雪皑皑。

在山下的太乙镇翠华饭馆和向导杨涛吃个便饭准备登山，巧遇三位下山的驴友，他们背着背包，拄着拐杖，满脚的泥水。闲聊之时得知，全副武装的周师傅已年近五十岁了，是一个铁杆驴友。他说自己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爬山，终南山七十二峪，几乎都爬遍了。他还告诉我翠华山旁边的一个小峪口可以直接进去，绕些路可以省70元钱的门票。他们本来计划去穿越草甸，就是从翠华山上走，从秦岭南侧的柞水出去，无奈山上积雪太厚，完全看不出路径，每前进一步，需要用拐杖试探几次，有点像电影里鬼子扫雷一样，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

中午时分，在向导杨涛的带领下走过天池，越过蹦石区，通过西峰的探险之路时，一条红色横幅挡住了去路，中间一块木牌上书：“雪天路滑，禁止通行”。

看着前面茫茫积雪，只有一行动物的脚印，我有点犹豫。杨导说：“咱们走走看吧！”

说完，杨导爬过“禁止通行”的横幅，顺着石阶而上。积雪掩盖了台阶，他背着我的背包，用脚踩出了一行脚窝，积雪成冰，路很滑，稍有不慎，脚就不住地打滑。就这样我跟在向导的身后，一步一步往上爬去……

及至山顶，一座没有名字的小庙竖立眼前。庙门紧锁，看来这么大的雪天，庙里的师父也已下山去了，只剩下凛冽的北风吹得门边的对联呼啦作响。被风吹残的半截对联：“仰步三天……俯临千峰雄观……”

向导告诉我，“太乙真人”就在眼前。随着他拐过庙门，只见几块摇摇欲坠的石头，神奇地叠加在一起，仔细观察还真的像一个道士披着蓑衣独立，仰望着东南方向。相传太乙真人曾在此修炼，当地百姓给此峰起名“太乙真人”。

绕过“太乙真人”，一处残峰断壁，一面犹如一个老人俯瞰天池，另一面则是悬崖峭壁。

雪后的视野格外开阔，向西边望去，只见群山之中，一栋三



层高楼独立山巅，好似海市蜃楼一般。杨导告知：“那就是南五台的灵应台！”

没想到须从两个峪口进去的这两座山竟然如此之近，我在那座高台之上曾住一宿，与神仙为伴，周围云雾缭绕群山环抱。

穿过悬崖峭壁之后，两山之间没有去路。导游说下面有一座铁索桥可以绕过去，又转了弯，铁索桥闪现眼前。

铁索桥上，只有大约三十厘米厚的积雪，连一个野兽的足迹都看不见。我手扶铁索，脚踩上钢板之后，啪啪作响，好似钢板断裂的声音，身体也有点发颤，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钢板的厚度和宽度，真是不敢迈步。响声是钢板上的冰块被踩裂之后发出的，在空旷的山谷回荡。

山顶上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不时有积雪被刮起，眼看就要到西峰顶了，我心里升腾起了征服的欲望。

“太危险了，不行就别过去了！”杨导提醒道。

有一句话：最好的风景是没有到过的地方，我就想去看看那最好的风景。我让向导在避风处休息，顺着铁索桥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迈过。

我独自上行，之后又攀登了一个直立的铁梯，登临西峰。放眼四望，群山围绕，那个曾需要仰视的太乙真人和天池一样，到了我的脚下，放眼望去，八百里关中平



雪中终南山

原隐隐可见。

“上山容易下山难！”杨导提醒说，下山时可能要更难一些。

果然下山之时，积雪不时钻入高帮登山鞋里，脚下踉跄，数次滑倒，好在有一直生活在大山的经验丰富的向导前面开路。

下山之后，向导和我的鞋子里灌满了积雪，湿漉漉的，鞋外结满了冰。

此行辛苦！

向导说，多少年都没在雪天登过西峰了。为感谢向导，我特地点了几个野味，要了一瓶白酒——长安老窖，小品御寒。

向导幽默地说：“翠华山上还有很多好看的风景。最好的地方，是还未去过的地方。”

我回敬了一句：“最好的时光，是回不来的时光。”

说完，我俩相视大笑，爽朗的笑声让店老板等人不明所以。

## 2010年10月4日 翠华山 晴

傍晚，夕阳西下，我在翠华山天池旁听到一曲古琴曲《忆故人》，空灵琴声的弹奏者是一位浓髯中年男士，他一人独坐于三层楼高的巨石之上，双手抚琴，神情悠然。

旁边站着一位女士随着琴声吟唱着：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听得出，这是陶渊明先生的《归去来兮辞》，抑扬顿挫，颇有味道，一派悠然自乐之情。

从附近居住者口中得知，弹琴之人叫樊洲，在山间隐居了近二十年，清晨习拳练武，下午抚琴独坐。

抚琴结束后，樊洲先生走下巨石。他介绍说自己从1992年开始隐居翠华山，晨练太极，醉心于琴拳书画。





上：进山的驴友

下：翠华山一位行者打扮的修行者





翠华山上，修行者樊洲等人在打太极

随着他一起来到位于天池旁的一处幽静之地，穿过一小片竹林后，豁然开朗。居室位于海拔 1800 米的一堆乱石之上，中间一颗核桃树有三十多米高，树冠极大，旁边簇拥着一簇松树。一座无水的石桥上，一排顺势雕琢的自然石阶通向他的居室，是一幢拙朴的汉式建筑，巨大的黑色木门中央，雕刻着四个大红篆字——“众里寻他”，黑红对比分明，透出几分传统中国文化的味道。

樊洲对自己的这个创意十分满意，说起来面露喜色。

走进屋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对联：

观日赏月看山戏水踏雪赏梅听蝉，  
读书作画吟诗舞文练拳操琴品茗。

看来，樊洲先生把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变成了现实。

对隐居翠华山的初衷，樊洲说，起因是 1992 年政府安排干部下乡锻炼，他就选择了翠华山。当时翠华山上条件很差，是一



樊洲抚琴

位村干部带着村民在山下接了他，帮着他把一卷行李背上了山。那个时候，旅游还没开发，山上除了常住的村民，山外的人很少进来；从山上到山下要走上三个小时的山路，然后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抵达西安。樊洲告诉我们，刚开始，他在山上，住在四面透风的茅棚里。

说起隐居翠华山，樊洲慨叹：“我之前游历了祖国的不少名山大川，却被翠华山巧夺天工的山崩奇观和灵秀的景色、磅礴的气势所吸引，于是就在此扎根。”自此他每天观日、赏月、看山、戏水、踏雪、吟诗、作画、操琴、练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樊洲和金枫夫妇就这样，每年在山上待十个月，爬爬山打打拳，过着逍遥的生活，我想象着，有点像“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与小龙女，怡然自乐。

## 2011年5月17日 翠华山 阴

樊洲先生远道而来了几位朋友，我也受邀一起，在这座山上，几个人小酌太白原浆，樊洲说：“这是朋友特地带上来的原浆酒，品尝一下！”

对于隐士，大家也开始了讨论。何为“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



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但很多并非“士”，所以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

随着酒宴的进行，大家讨论着古代隐士里，哪个该排第一，有说庄子的，有的推举陶渊明。

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

但我却不以为然。

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虽然做的都是些小官，时仕时隐，隐隐仕仕，在41岁（按当时年龄计算已经算是老年了）时才出任了彭泽县的县令。人到中年了，只做了七品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卸任，用时髦的话说，辞职，炒了老板的鱿鱼，自此彻底归隐田园。

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

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以及大名鼎鼎的《归去来兮辞》，两首曲词歌赋太有名了，给陶翁赚足了声望和颜面。

和那些一直隐修者相比，陶翁是一个入行较晚者，在隐居界也算是大器晚成。

有人说，“梅妻鹤子”的林逋当为第一隐士。宋代的林逋，名气大得也让人吃惊。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他是真心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

只可惜他隐的地方距离城市太近，隐在了“暖风熏得游人醉”



樊洲练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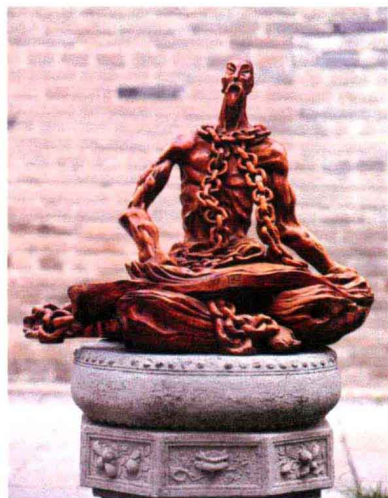
的杭州，能隐得住吗？反而是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还赐给他一个“和靖先生”的谥号。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轰烈烈，让皇帝都“懂了”心思？

这两位都是隐士中的高手，隐后出彩，越隐越红。

随着美酒下肚，酒酣耳热，大家谈到了更多古代的隐士：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鬼谷子、庄子、姜太公、王维、范蠡，还说到了竹林七贤和商山四皓……

这些古代圣贤们的奇闻轶事，在我们嘴边，随着原浆酒一起流淌着。





上：张树珉的根雕作品《广陵散》

下：张树珉水边抚琴





## 雕刻隐者张树珉

2006年8月23日 终南山下 晴

张树珉是一个木雕艺人，也是一个残疾人，行动不便，但他对音乐绘画的痴迷和精通让我十分叹服。

平时你根本见不到张树珉本人，他的木雕被其弟张树军拿来城中展示出售，而他自己像一个隐者一样，居住在终南山下，终日与木头、树根、枯枝为伴，刻得累了，便抱出古琴弹奏一曲。

张树珉说起学习古琴、二胡，都是为了雕刻，为了体会古人弹奏时的气韵和感受。学习二胡是因为要刻《二泉映月》。每一次雕刻之前，他对指法、气韵都细心揣摩，最终创作出的大写意酣畅淋漓，让人看后大呼过瘾。

为了雕刻《高山流水》、《潇湘水云》、《广陵散》几首古曲，张树珉买来古琴，自己琢磨古琴的演奏方法，后来又请教了古琴名家，体验古人的韵味。

《广陵散》中，嵇康临死之前慨然弹奏，虽然身戴枷锁，仍双手抚琴，神情泰然，尤其是他的脚镣和枷锁更给画面增加了几分凄美，惊天地泣鬼神，看到雕塑仿佛能听到弦外之音，让人惊叹叫绝。

张树珉坦言：艺术是相通的！自己身体虽然残缺，但对艺术的追求不懈。他从雕刻、绘画入门，现在古琴、二胡都弹奏得有板有眼。

目前他隐居在终南山下，摸索仙隐题材的表现手法，希望以自己独特的创意，表现古代隐士的生活。“这个也许是羊肠小道，也许是康庄大道，不管咋样，我自己都要去走一走，闯一闯。”张树珉坦然地说。

他要创一个仙道画派，以特殊的技法表现这个特殊的题材。



翠华山西峰上的道任

## 不见道任

2011年10月12日 西安 阴

晚上12点多，朋友魏庚虎打来电话：“你没见道任吧？”

这么晚，肯定出啥事了！

我回答：“没见，有半个多月没联系了。”

老魏告诉我，他媳妇着急得不行，说是失踪了，出去十几天没有一点消息。

老魏还说：“这个家伙国庆节前在他家还上了一会网，和一个女网友聊了好久。”  
我纳闷，这家伙不会和女网友私奔了吧！

随后，我辗转联系上了那位网友，人家正在福建泡脚呢。

我婉转地问，你没见道任吧？

人家说：没有。

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兄10月1日一早就出门了，到12日音讯全无。家人左等右等依然没有消息，这下着急了，打电话在亲友圈里找了几遍也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寻思着：终南山里经常出现驴友失踪，这个伙计不会和驴友去爬山出了啥意外了吧！

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商量着：还是先报警吧。

警也报了。

人却回来了！

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却神态自若，笑咪咪地连连作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

43岁的道任，是我的中学同学，毕业后在咸阳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开了一家“万国会计师公司”，派头很大叫“万国”，其实我们都知道“万国”是他的小名。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工程审计、工程造价等业务，做财务咨询的行当。他喜欢写字、画画、吹箫、弹古琴，甚至迷恋上了山里的生活，最初是跟着驴友去爬山，再后来就喜欢住在山林，一个月总要去山里住几天。

他说自己先是与青龙寺的住持一起参禅论道，后来又跑终南山的几个茅棚里，与那里的修行者一起喝茶弹琴，手机没电了，山里也没法充电，再说山里也没有信号。就这样！

同学打趣：“你不会被山里的狐狸精给迷住了吧！”

他微微一笑，说“不打诳语”，俨然一副出世的姿态。







## 貳·小扣柴扉

道不言寿，释不言姓。

行走卧卧均可修行，打坐是参禅，行路也可以参禅。只要状态到了，什么姿态都对，就是工作状态也能练功。



## 出家人没什么不放心的

2011年12月20日 大峪十里庙 大雪

向道长语录：

出家人没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

为了清净，少想些好！

行走坐卧均可修行，打坐是参禅，行路也可以参禅。

只要状态到了，什么姿态都对。就是工作状态也能练功。

道不言寿，释不言姓。

在道家忌讳的是问人家的年龄，而释家人都姓释。

但与很多出家人接触，我总是喜欢用俗人的眼光和思维去看问题，很想知道对方因何缘由出家的，现在的年龄，出家时间的长短等等。

有的人毫不忌讳，有的则秘不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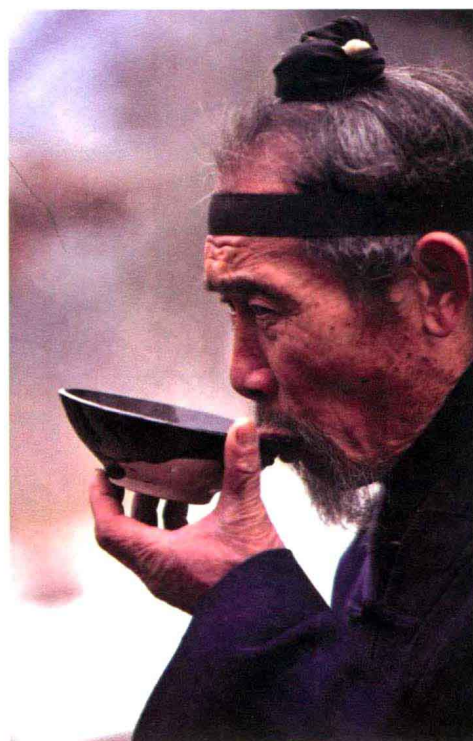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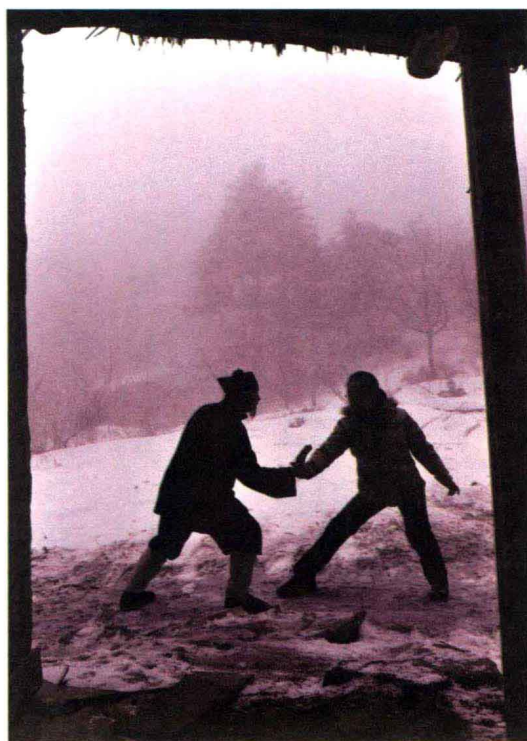
从湖南来此修行的向道长，六十岁了，有五个孩子，呆在家里很不习惯了，还不如住在山里。他很有道相，瞒着家人就出来。

“孩子老伴都不知道我来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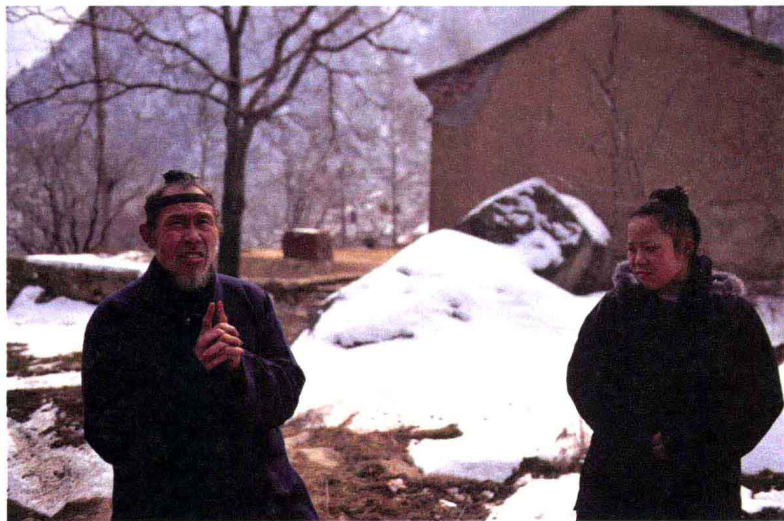


身披蓑衣的向道长





向道长的修行生活



向道长和弟子

“他们知道我进山肯定是会反对的。他们觉着山里苦，不想让我受这个罪！”

“其实让我住在家里是受罪。我出来看看山，自己种点菜，自由自在的。”

他以前在衡山呆了一年多，觉着那个地方不清净，游客太多了。

问及在这要住多久，他说：“不好说，也许三五年，也许十年八年。”他有一个决心就是要修炼到一定的层次，否则不下山。

“我和谭道长是老乡，老家很近的！”谭道长是远近的名人，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爬到八米高的树上打核桃，在《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刊登之后名声大振。

随后，他还领着我们参观了谭道长的住所，有五六个平方的房子里，一张单人床，还有一个捆成卷的放在地下的铺盖卷。

“这个铺盖卷是谭道长的，他一生都打地铺，认为睡在地上可以接地气。”向道长介绍说。



## 天宝茅棚与妙莲师父

2011 年 10 月 16 日 嘉午台后山 晴

我们常说：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是佛家的三重境界。我去嘉午台的后山，体验了一回看山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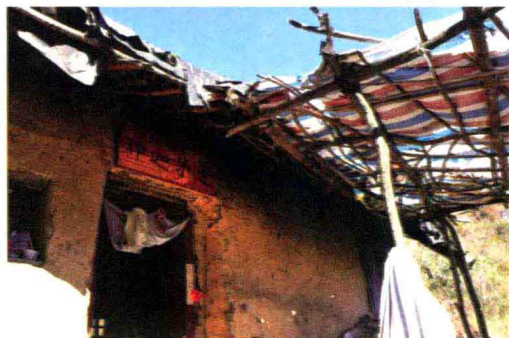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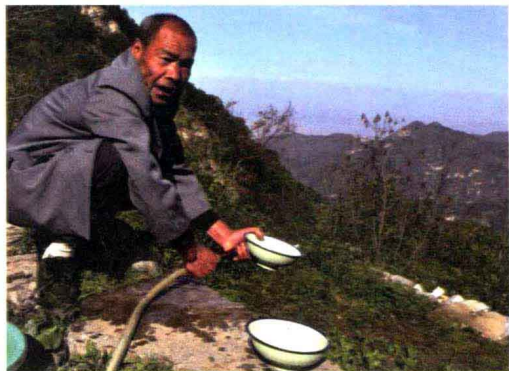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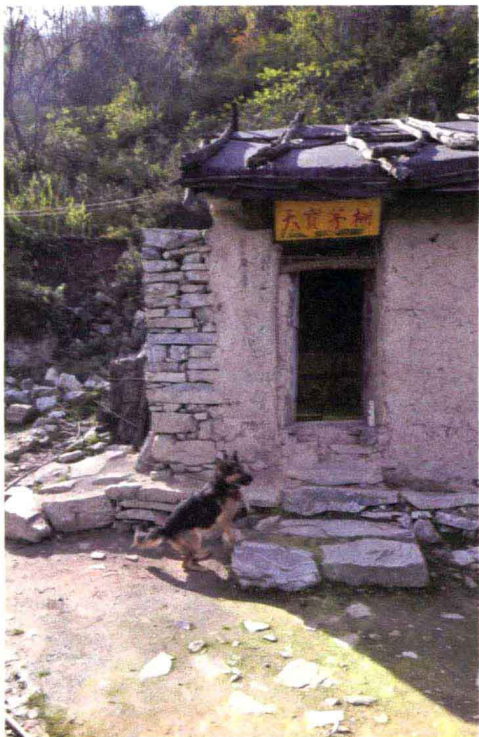
出西安南行 20 公里，沿着终南山的环山公路一直往东大约 15 公里，到了大峪口，车子拐进了山谷，沿着曲折的山路继续前行，这也是我去得最多的一个峪口。

快到山顶，看见一座三间瓦房，前面一只狼狗的狂吠之声响彻山谷。

本以为庙里没有人，没想到出来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名叫樊森里，他告诉众人：“妙莲师父回河北去了，师父比较信任我，我在这给她看茅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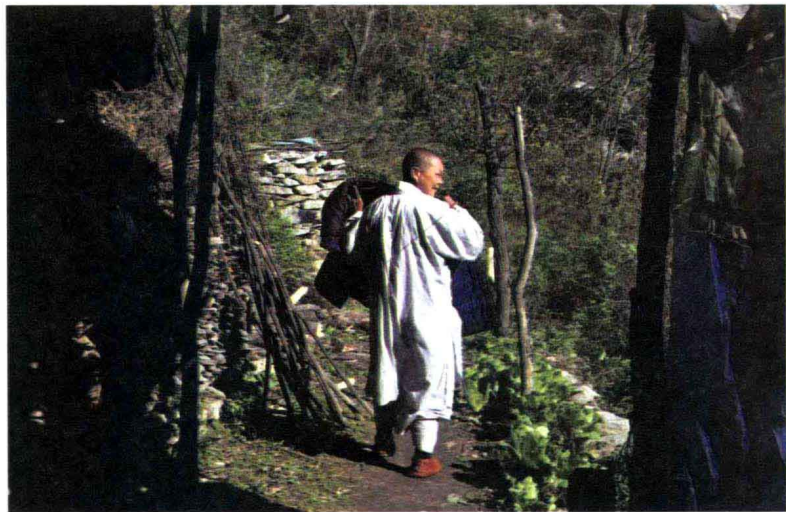
替师父看庙的樊森里说：“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只会念个阿弥陀佛。”

樊森里是陕西省柞水人，家乡离这道山就是 70 里路程，走公路比较远，要是翻山从这直接翻过山梁，再下去就到了。



天宝茅棚和释迦茅棚





山里独自修行的比丘尼。很多不愿意外人打扰她们

“师父想在这修一座庙，在四处化缘呢，图纸都设计好了。”  
说着他取出了彩绘的图纸，大殿和下院一应俱全，看着十分气派。

这个庙的预算为一个亿。

“我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妙莲师父的修行很好的，每天定时打坐，自己省下吃的送给路人。”

“这师父口碑好！修行也好！”

这里海拔 1600 米，山顶的海拔为 1880 米。

爬上海拔不是很高的山顶，天色已晚。我趁着落日的余晖，  
选择好一块平坦的避风之地，先扎好帐篷。

入夜，坐在山顶上，周围黑漆漆的群山环绕着，仰头望星空，  
看月亮数星星。低头极目远眺，蓝色天际下，长安城里已是灯火  
阑珊，犹如天街一般。在城里，夜幕降临，喧嚣纷杂，人们的夜  
生活刚刚拉开序幕……

我躺在山顶，松涛之声在耳畔阵阵淌过，心地清静，心灵也  
释然，什么名和利，顷刻烟消云散。

## 净一师父与佛会茅棚

2011年10月16日 嘉午台后山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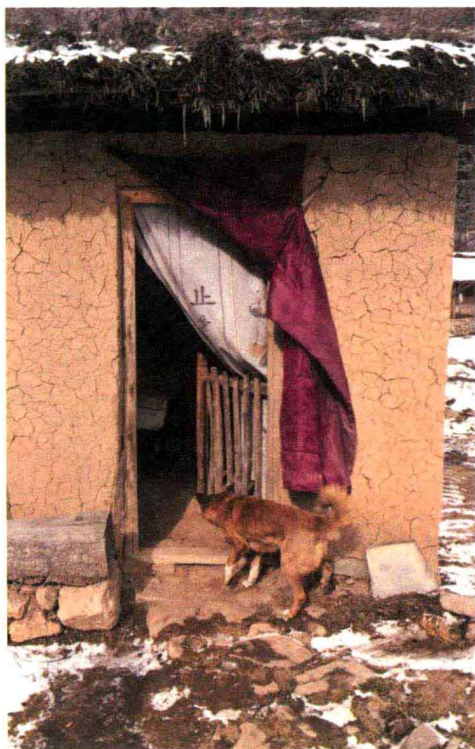
从山顶上下来，看到一个小小的茅棚，周围用木栅栏围成一个篱笆墙，一张红色的木门在这荒山峻岭间特别的醒目。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南宋诗人叶绍翁的那首《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屋子里的烟筒冒出缕缕青烟，告诉我里面有主人，不会出现“小扣柴扉久不开”的状况吧。

朝里面喊了一声，随即传出应答之声，不一会，一位师父快步地走到篱笆墙处，



左：大峪十里庙，一隐修者茅棚的门帘上书“止步”，不让外人打扰

右：嘉午台后山，一隐修者的柴扉上悬挂着“止语闭关请不打扰”的提示牌



打开了木门。寒暄之后，师父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净一，福建人，在这山里住了三年多了。

“这门板是从山下捡的，用在这里刚合适！就是颜色太亮了点。”

47岁的净一法师，居住在二里庙上面，由于靠近山顶，水要从山下去背。

“10年前剃度的，有些晚了。”问及以前的事，净一师父欲言又止，出现少许沉默，一看就是经历丰富之人。

师父蒸了一大锅花卷，烧一锅稀饭，稀饭里有红枣、桂圆和大豆，看到如此的美味，我十分惊喜。

净一却笑了，说：“山上条件差，还要保住这身臭皮囊啊！”

饭前，他在佛堂前拈香诵经，几分钟之后，快步地走到位于院子里的一小块平坦之地，面向东方双手合什，默默地祷告了一会，然后坐在小饭桌前，咸菜就着花卷，“呼噜呼噜”吃得有滋有味。

他告诉我，一日两餐，以稀饭馍馍和花卷为主，偶尔吃顿面条。

“这里是这座山的最高处，以前很多师父都在这个地方修行过。这里面向东方，每天的第一缕阳光会照到这里，到下午就晒不上太阳了。所以我一般都是早上早早地起来打坐，就坐在院子里的太阳下。”

感谢过师父那顿热情的早餐，我起身告别。净一师父客气送到柴扉前，作揖道别，我挥手致谢。

快到山脚时，我碰见樊森里师傅扛着一袋大米，70斤。他用了一个专用木架子，在山路上走累了可以放下来靠着歇歇。

路过的茅棚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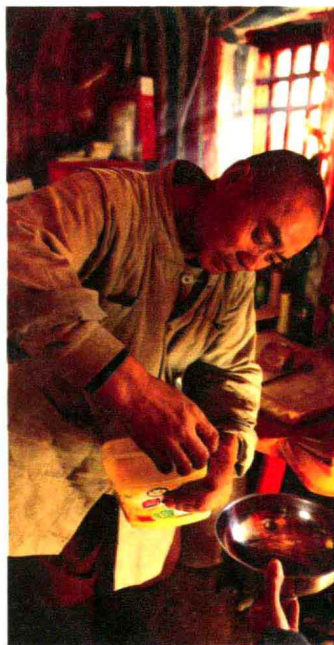
释迦茅棚

吉祥茅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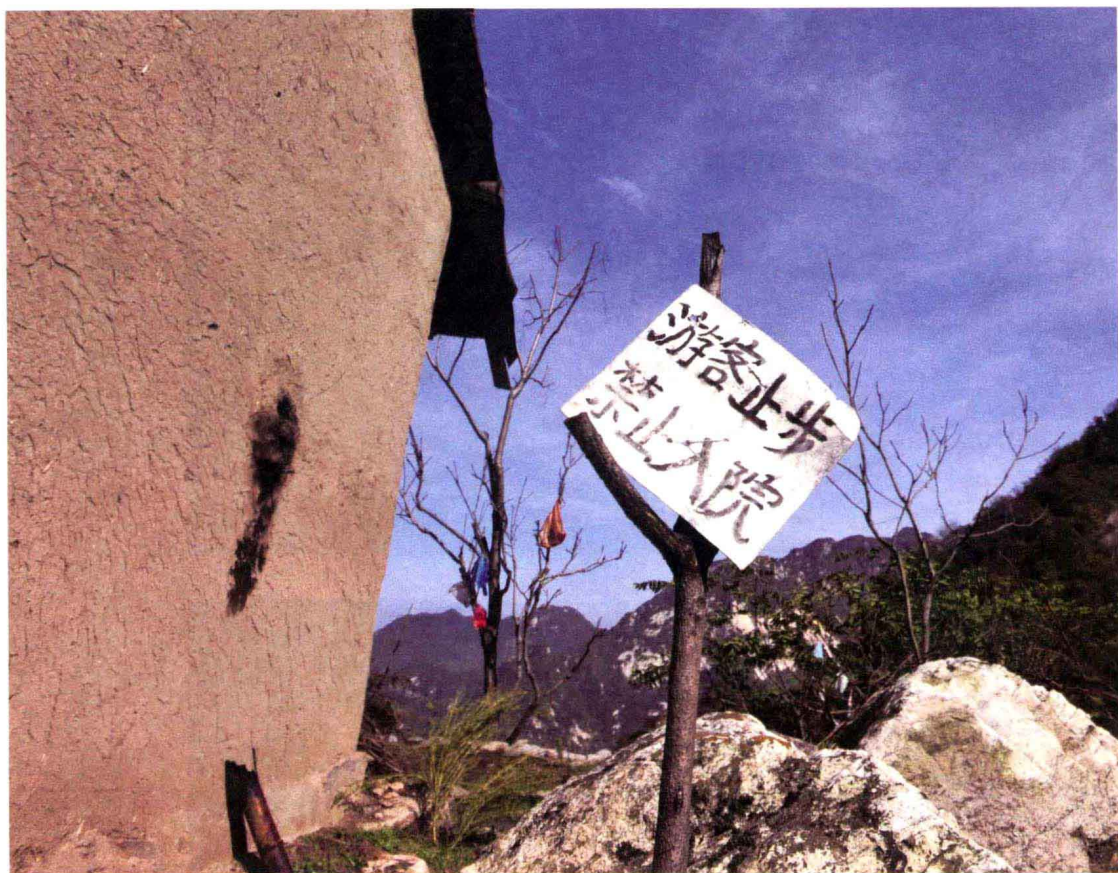
有些门口有善意提醒：“断食”、“止语”，或者“止语期间，请勿打扰”等等；有的在门前插一把锁，也许主人就在里面，但这些都在提示，这个茅棚的主人最近不想与外面的人来往。

我想这是机缘未到，也许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你会与这位隐者不期而遇，他会热情地给你沏一杯茶。



上：净一师父在自己的茅棚里做饭

下：净一师父准备下山背水



一处茅棚外立着“游客止步 禁止入院”的告示牌



## 海莲的脾气有点怪

2012年6月 大峪

### 初见海莲

与海莲师父相遇，有几分偶然，其实也是必然的。

大峪是我拍摄修行者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每次路过位于河边的云龙宫，石头房子前一杆五米多高的旗杆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路过的人不免寻思：这个主人很奇怪！我几次欲造访却怕打扰了师父的清修，未能成行。

这次在返回的途中，看见那位师父正在河中的石头上练功，十分欣喜，便过去打了个招呼。年近六十的海莲师父在河水中凸出的碎石之上，腾、挪、转、移，一招一式均十分飘逸，手中拂尘上下飘摇着，与他的长辫子相呼应。

“我在这住了二十年了！”海莲师父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说。他两颗牙齿脱落，说话时还有点漏气。

随后，他带着我参观了他的云龙宫，里面有极乐洞，虽然简陋，却也有生气。

长胡子飘逸，长辫子束在脑后。

### 再见海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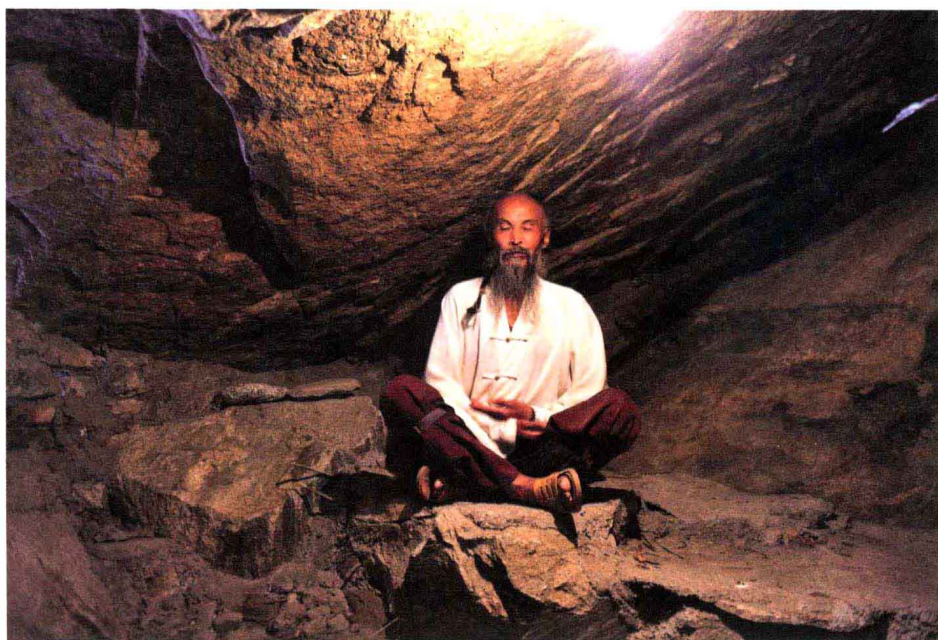
第一次见到海莲师父，他衣衫褴褛，手拿拂尘，穿着拖鞋在河道里的石头上蹦来蹦去，给我们展示他灵巧的轻功，看得我真担心他一失足落入水中，或者脚下一滑扭伤了咋办，他却一点也不在乎。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早都习惯了！”

那一次在石洞里由于没有带闪光灯，总觉着没有拍摄好，我一直想去再拍拍。

谁知当我找到他时，河水比以前高了很多，过到河的那边，去他的云龙宫颇费了一些周折。结果他说：“你上次不是都拍了吗！”就不再让拍摄了。

看着涨了河水，他说，计划在这河上架一座便桥，这样他出入也方便一些，外面的人也会方便些。

我提出想再拍几张他住的石洞里的照片，他却一点也不愿意，与第一次的好客、热情和好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海莲师父在石洞中打坐

下：海莲在河道里腾挪跳转十分轻盈



## 神仙粥与神仙菜

2011年2月12日 大峪 阴

二月，西安城里已经没有冬天的感觉，露出几分春意，而终南山上的积雪还很厚。

在终南山，我碰到一位从北京来此隐居的冯女士，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冯姐，她在看守西翠华一座庙。

“谭道长云游去了，我在这看门！”快人快语的冯姐早年在北京开了一个照相馆，每天有几千元的收入，有一天突然顿悟就跑到了终南山西翠华，一住就是8个月。

“老公照顾生意，孩子在上学，衣食无忧，我没有啥牵挂的！”说着她还拿出了自己几年前拍摄的写真集，里面各式造型都有，风情万种。

她说自己好吃、会吃，也爱吃。她把做的甜饼端上来，让我们品尝，软软的甜饼，吃进嘴里，真的很香甜。她说另外一盘甜饼本来是要送给附近的修行者吃的，不够的话可以先吃了，她再去做。

问她的姓名，说免了，就叫冯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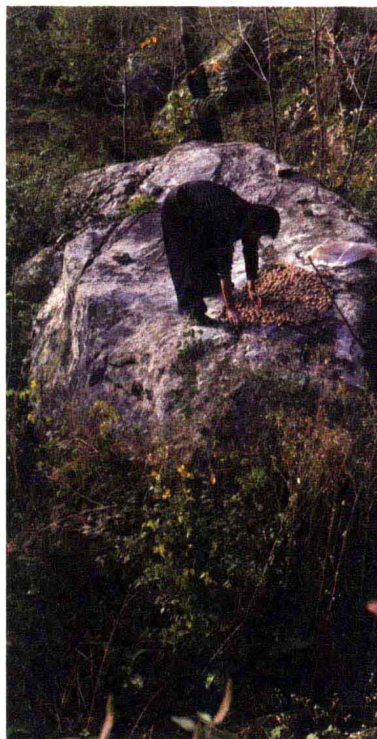
“我现在爱说话，过一阵进入到‘止语’我就不说话了。”冯姐真是快人快语，从说话的频率和语气，明显能感觉出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止语，俗称叫“闭口禅”，这是一种很高境界的修行，就是要杜绝所有世俗往来，断绝一切凡心杂念，以求更大的精进。

禁语，即禁止自己说话。一切众生之生死轮回，皆由于身、口、意三业所致，若消除此三业，可速得解脱；禁语目的之一即为减少口业。僧人行禁语时，自备一小木牌，上写‘禁语’二字，遇人欲与己言谈，则出示该牌。）

### 神仙菜

冯姐说自己40岁前挣了不少钱，40岁后就过一些不用钱的生活。她正在煮饭，问及她做的什么菜时，她笑了说：“神仙菜！你们尝尝咋样？”



上：来自北京的冯姐在山里苦修  
下：无盐无油的神仙菜

不一会，她端上来一锅菜，还咕咚咕咚的冒着响声。

细细查看，煮好的菜里面有萝卜、白菜、木耳、香菇、红枣，土豆……

“里面没有放调料，你们尝尝，看习惯不？”

没有调料的菜咋吃？我脑海闪现出这个念头。见冯姐的热情不减，只好夹了一筷子，入口有点苦涩。

看着我们的表情，冯姐笑了：“再嚼嚼！”

细细咀嚼之下，我感受到了萝卜的甜美、白菜的香甜……

大家都以为没有调料的菜难以下咽，没想到，苦涩之后，神仙菜细细咀嚼竟别有一番滋味，说真的，味道还不错！

看来，不放调料的菜品，有一种纯天然的味道，那才是真香！

“你们天天在城市里好吃好喝，其实吃的都是调味品的味道，调料的味道已经淹没了菜品本身的味道。”

冯姐快人快语，开始不让拍照，后来让拍了一些照片，但不让把她的照片发到网上。

不过我拍了几张她的影子，很有意味。

## 2011年10月9日 西翠华 晴

跟冯姐一样从繁华的大都市来终南山修行的不乏其人，当然，他们不是人人都会在山中长住。

宋勃把我和一个北京的女子、一个重庆的男子一起带上了西翠华。这两位是在蒲城训练飞机驾驶之后来的，他们也有在山上修建茅棚的想法，是特地来考察的。据了解，他们在蒲城学习开飞机，一个小时的费用在3000元。看来这个世界真的有点悬殊。

夜幕降临。

一根红烛，加上现代化的手电筒，笔记本电脑前，大家一边品着松针清茶，一边欣赏着夜色。

入夜，我们三人躺在一个茅棚的大炕之上，生了柴火的屋子烟熏得有些呛人。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的拉着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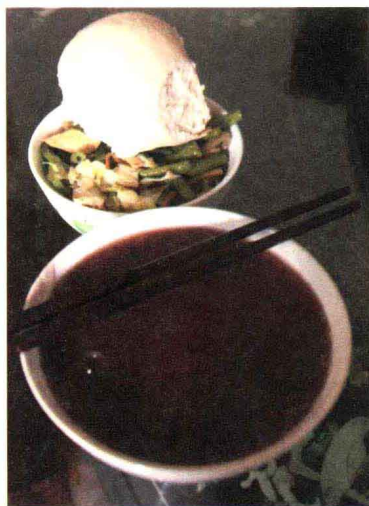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重庆的哥们说。

“孩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牵挂，也是我的轮回。”北京来的美女有些慨叹。

……

每一句感觉都有点禅的味道。





左上：核桃也可以烤着吃

右上：馒头稀饭，朴素的修行生活

下：细嫩的松针，选出来可以当菜吃

## 黄道长的神仙粥

这一天，走了几个小时山路的张先生和妻子抵达终南山大峪终南草堂，这里居住着隐士黄道长。他们给很久不下山的黄道长送来了一壶花生油和一些生活用品，黄道长得知他们要进山，一大早便熬好了一锅“神仙粥”，冬天天气寒冷，一碗热乎乎的粥下肚能缓解赶路的劳累和驱走山中寒气。

黄道长的厨房只有三四平方米，木架结构，厨房内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并排搭在灶台上，小锅里正是黄道长熬好的神仙粥。不同于平常人喝的粥，神仙粥颜色看起来有点发灰，黄道长说，这是他用师父留给他的配方熬的，里面有二十多种材料，经常喝神仙粥能调理气血，平衡膳食营养。

经过黄道长一介绍，几位客人都对这锅神仙粥产生了兴趣，每人盛了一碗。这粥喝起来有些中药味，黄道长说，这是因为粥里有当归、茯苓等中药材。

黄道长说：“这粥是我师父传给我的，粥的配方很复杂，但很管用，对很多病都有缓慢调理作用。”来客中几位女士都对神仙粥的配方很好奇，追问黄道长神仙粥的配方，黄道长“不得不”交了出来：一半原料是小米，另外一半由核桃、黑米、黑芝麻、当归、茯苓、枸杞、大米等十多种材料组成，这些材料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增减。

## 松针与断食

在终南山隐居的刘女士是宝鸡人，已经65岁了。我见到她时，她正在拣选松针，已经挑选好的松针有半麻袋。问及原因，她说是给师父王道长闭关时准备吃的。

“松针可以吃？”

我尝试着选了几根嫩嫩的松针，用手搽去上面的灰尘送入口中，细细咀嚼，苦涩中略有些许甘甜。

原来，松针也是山中隐士主要的食物之一，不但可以吃，还可以泡茶饮用。所谓的闭关，就是断食修炼。

断食：人吃太饱没办法思考，断食期间，人的能量不需照顾较低层次的欲望，而使大脑特别清晰，是最好的灵修时机。许多伟大的修行者在断食的修炼过程中悟道。断食最佳时间约在月圆月缺前三天左右，即农历的十一及二十六日左右二天。

断食真正的意义是在灵修锻炼上，因为断食的时候不需要用太多能量来消化食物，大脑会变得极度清晰，如果以适当的灵修方法引导这些能量，可提升人的心智到最高的意识境界。断食除了灵修的目的外，也是最古老的自然疗法之一，即用来控制心智和食欲的方法。

“断食分7天不食，14天不食和21天不食，每个人修行功力不一样，境界也不一样。”刘姐告诉我，断食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炼的，需要在师父的指导之下才可进行。



## 入山十四年，朋友遍天下

2012年3月11日 大峪 晴

有一句话叫做：“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闹市无人问。”33岁的陈居士，生于湖北，1999年从深圳富士康辞职后到终南山莲花洞修行。这十几年来他看过寺庙，住过山洞，简陋的茅棚中悬挂着武汉终南隐修基地的牌子。在我所认识的隐士中，陈居士可谓是个奇人，常人眼中隐士归隐是为求得一丝宁静，甚少与人往来，而他在入山的13年里，结交了很多朋友。

从大峪新贯寺小学上山的路上，每天都有几拨驴友入山游玩，但沿路几乎看不见任何垃圾，因为在这道山谷居住的每位隐士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上下山路上拎着袋子捡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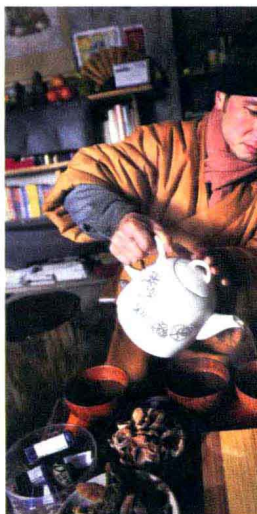
陈居士经常带着一些友人来草堂小聚，招呼他们喝茶、吃饭。在草堂有个让人“别扭”的规矩，就是在饭桌旁贴着的口诀：“餐勿语，用公筷，清静食，敬天地。”说起别扭，是因为起初大家都不适应，我就是其中一个。第一次去草堂吃饭，总忍不住想说话。食不言寝不语早已是儿时母亲的家规，而现在，成天忙忙碌碌的，每每吃饭才会感觉放松，才会有机会和家人、友人一起聊聊天，似乎吃饭就是为了沟通。但陈居士对此有自己的坚持：“不说话利于胃的健康。而且，做一件事时，投入越深，才能体会很多东西，体会更多时，就能理解，理解才能尊重，尊重就是包容，包容了，不就好了么？”

对来终南山隐居的原因，他说：“我10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就不太照管我和弟弟了，我必须独立，洗衣服做饭，还要带弟弟。我去读书，觉得自己是荒漠里饥渴的人。那些年，人生最纠结的生死、身体和心理的问题交错到一起，现在想来不堪回首。”

现在对他而言，生活本身已经没有压力，这也证实了我对他的印象：乐观、豁达和宽容。

在隐居前几年，他和家里没有任何联系，后来弟弟发帖在网上找他，他觉得自己可以去面对所爱的家人，才回了湖北老家。我问他，面对家人很难吗？他说：“年少的经历不堪回首，我需要宽容。”我想他是想通过隐居来理解自己的命运，宽恕命运中一切的不平等吧。

陈居士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并愿意分享给大家。和他交谈时，你会不自觉地被他的思想所吸引，所说服。隐居的生活或许能给人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生活，看待一切问题，而这种态度的缺失，正是我们这些都市里生活的人的困局。



陈居士



左：大峪，一位道姑自己生火做饭  
中：山中缺水，都要靠自己提水上山  
右：大雪之后，道士独自下山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他，一定不认为他是个居士。

入山，陈居士一袭黄色棉布僧袍；出山，则西装革履。他戏称自己是“变色龙”，有时在城市中生活，有时在山里隐居，游走在闹市与幽谷间，让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感悟。有些人因为感情困扰，有些人因为工作问题，都会上山找他聊上一聊。他也经常下山去帮助朋友处理一些事务，扮演“导师”的角色，帮他们出谋划策，解决各种困难。就在我采访他的当天，就有两位女士因为家庭纠纷专程从山下赶到草堂拜访他，寻求帮助。

两年前，有两位研究生态农业的女研究员专程赶到终南山，向他求教感情问题。陈居士回忆，当时他所做的就是带着她们喝茶、读经、聊天，两位研究员的感情问题在喝茶之间寻找到了答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越是想找寻到问题的答案，便越是偏离了问题的结果，容易纠结于问题的过程。所以我想，喝茶、读经、聊天，这些看似简单、自然的方式，让人远离纠结的情绪，正如他所说，偶然间便了然，颇有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之意。面对感情问题，他说：“可能你很爱别人，别人会拒绝，但并不妨碍你恋爱的状态。只要所爱的人幸福快乐，即便自己离开了，但总会给爱人留一个角落。”总觉得在情感方面，他会是个有故事的人。

陈居士有一个相处多年的女友，和他一起隐居，很多隐士都知道此事，但对此并不发表意见。





女道长在雪后的小溪里取水

## 彩心与顿融

2012年8月25日 人头山 阴

休了9天年假，快要结束了，一直琢磨着再去山里看看那个和我同龄的比丘尼。

一大早自己开车径直去了山里。长期进山，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自由的方式，说走就走。

遗憾的是，比丘尼出山赶集去了。

我坐在她门前的石凳上，捡了几个落下的核桃，绿皮还未褪去。用石块一砸，绿汁染得满手都是。

后来用纸片给师父留了言：“永净师父，前来拜会，没想到你下山去了，无缘。坐在你门前的石凳上休息了片刻，捡了几个落在地上的核桃吃了，很香，谢谢。陈团结。”

写好之后，我把纸片顺着她的门缝塞进了茅棚，慢慢地下山。

路上我遇到了彩心师父，只见他穿着棉袄，坐在铺着棉被的椅子上，正在劈柴。他告诉我，他在山里断断续续住了二十多年。

我看到他的衣着与当时夏季的节气有些不符。

看出我的疑惑，他说：“这个屋子潮得厉害！”

“这个房子三年里换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因为太潮留不住人。太潮的房子人住在里面会受伤的。”

彩心说他的家在西安，哥哥和弟弟都在西安住着，他很少去看望他们。

“僧人其实也很复杂，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逍遥！尤其是在庙里的，有的素质比较低，也有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换个环境混生活的。”

师徒的宗派也很严格。

“以前规定提拔任命方丈不允许在本寺任命，这样避免了师徒携带关系，现在已经没那么单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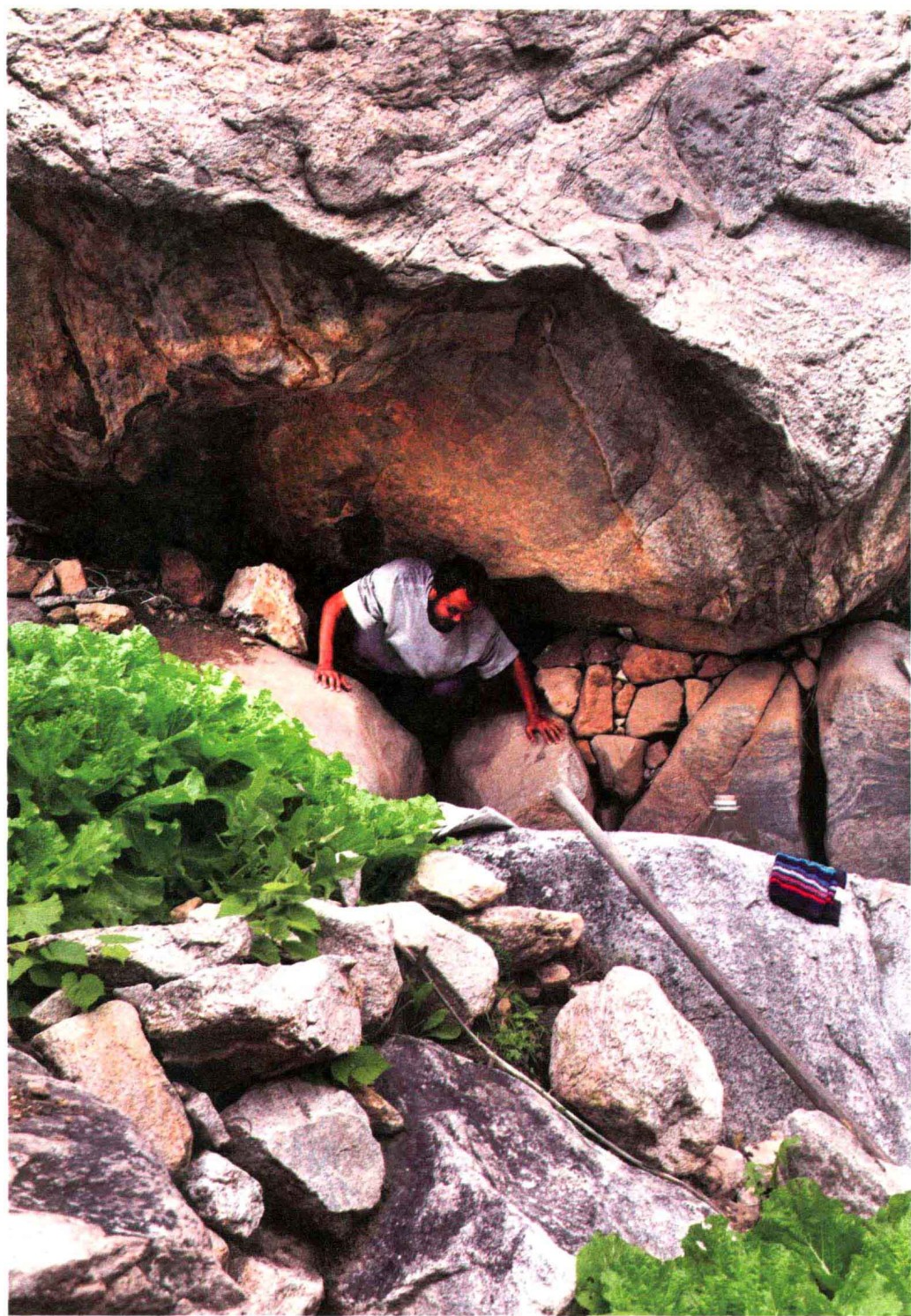
“居士很好，他们辨别不出好坏，见了出家人都供养。”

更让我惊奇的是，彩心师父说，有一位出家人一年四季基本都穿短袖，即使很冷的时候也仅穿单衣。

随后他告诉我那个师父叫顿融，就在山上住着，是一个真正的苦行僧，住在石洞里。







洞口太小，顿融只能半爬着进出



## 2012年8月26日 人头山 晴

顿融居于无名洞，一个天然的石洞。

在彩心师父的带领下，我们踩着高低不平的石阶爬了半个小时，来到一处巨石林立之处，位于半山腰的这块地方相对开阔，可以放眼对面的山峰。

洞前的平坦之处种满了大白菜，也有不少野菜、蒲公英等藏身其中，长得比种的菜还好。看着这些菜，顿融师父说：“我根本吃不完的！”

看到陌生的我，他俩都说：“别拍照啊，聊聊天吧！”

顿融隐居在半山腰的无名洞，在我这个常人看来条件极为简陋，几块巨石支撑的一个空间，出口仅能容一个人半爬着进出。

这个石洞冬暖夏凉，是一个天然神仙地，看着大家疑惑的表情，顿融说：“这个石洞很好，夏天里面凉快，冬天里面暖和！不信你可以上去感受一下。”

在顿融的允许下，我走到石洞前，却不知怎样上去。

“你一只脚先跨进去！”

在顿融师父的指导下，我爬进山洞，里面豁然开朗。这个外表看似很简陋的、乱石丛中的一个小口里，里面空间还真不小，约有三四个平方。左侧有两块巨石，前方有一个更小的洞口。

虽然外面的太阳晒得人酷热难耐，石洞里却是凉风习习。

洞口的左侧是一个仅能容一人躺卧的石床，上面用棉褥铺就，中间凹，四周略高。我躺在这个特制的石榻上，身上觉着特舒坦。

“真想在上面好好睡上一觉！”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床的旁边一块石头平台上放置了二十多本佛教书籍，书籍的旁边挂着一个唐卡佛像。要不是这个佛像，你根本看不出顿融是一个佛家弟子。

顿融师父说：“那你就睡会吧！”

石洞里的右面有一小块平坦的石头容一人坐，洞里面有一个小口与外面的入口形成了空气的对流。由于能通风，故而洞里比较干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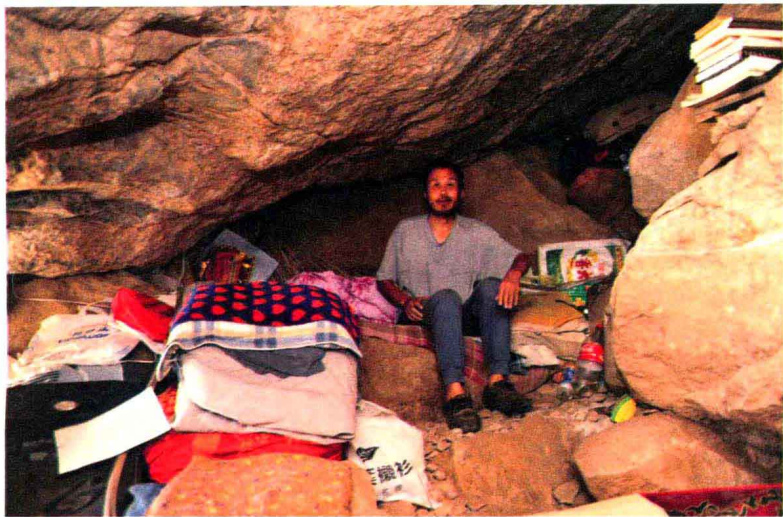
“这里面冬暖夏凉，是天然的空调房子。”在我们看来这么简陋的地方，他却认为自己享了几年的福了。

顿融说自己在—一个地方只住五年，每五年要换一个环境，在城中呆了五年，在山中又呆了将近五年，下一个理想的地方是再过五年种地的日子。

由于顿融在山里住了几年，已经不剃发了，故而头发胡子都长长的，不像个和尚，倒像个隐者，或者更像个艺术家。

顿融以前在西安城中的兴善寺呆了五年，后来寺庙的住持不在了，他选择了遁入深山，这样一待也就四年多了。





顿融师父居住的石洞里有石床与石桌

倒像个隐者，或者更像个艺术家。

顿融以前在西安城中的兴善寺呆了五年，后来寺庙的住持不在了，他选择了遁入深山，这样一待也就四年多了。

“在这个山洞里已经住了快五年，也该换个地方了，我也想换个环境，不行就去种种地。”

我告诉他：“我的老家还有十亩薄田，你可以去耕种。”

他答应他离开之后这个神仙之洞归我所有。

看来，我离进山隐居山林的日子越来越近啦！

## 读的什么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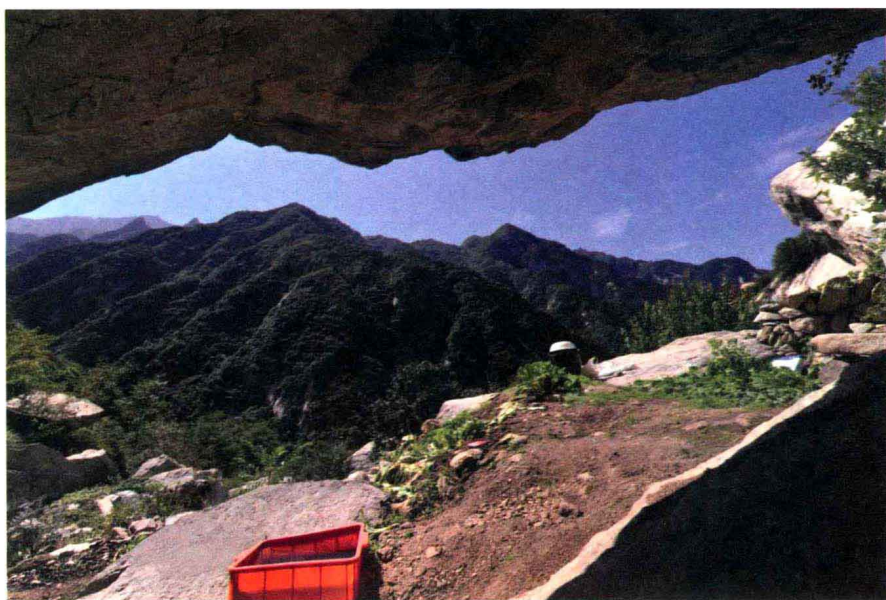
彩心一直问我看什么经？

说真的，我是一个杂人，没有很好地看经书，有些惭愧。在他一再追问下，只能说看过金刚经。

他解释说：金刚经的金刚石有三种特性，一是坚固，二是锐利，三是光明；从这可以看出这个经书具有清净和大智慧，细一点的解释就是最具圆满，圆满的大智慧，他还补充说：“佛学不是迷信。”

聊天的间隙，彩心师父在地上拔下蒲公英叶子在嘴里咀嚼，他说：“上虚火了，舌尖疼的厉害，这个可以下火！”

我看到他种的大白菜叶子长得很大，却四散着。他说：“随着季节的变化，这叶子就会慢慢地包起来的。”



顿融居住的天然石洞位于半山腰，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峦

在我们聊天的间隙，能听到远处驴友兴奋的大呼小叫。

“体力累休息一夜就好了，心累是最累的。”这是彩心的感悟。

“现代人不好好地学习一下古代圣贤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丢得差不多了！”他十分认真地说。他甚至建议孩子数理化都可以不学，但做人一定要学。现在的孩子还在娘胎中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胎教，出生后幼教，上小学、中学、大学都一直在学习，在教育体制的折腾下学习，一直学习生活的技能，却把德行这个最本分的东西丢弃了。这对社会，对自己都不好。

他们一日三餐吃的都是野菜：叶上花、佛爷菜、蒲公英、苦麻菜、香椿芽、神仙粉（一种藤类）……

下午三时，顿融师父说去做饭，让我尝尝他的手艺。只见他在石洞附近的缝隙间一会儿就拔了不少野菜，然后走到石洞旁的一块巨石之下，那里是他的厨房，三块石头支撑着一个铁锅，由于突出的巨石的遮挡，这里成了一个雨水淋不到的地方。

“你先去歇会儿，饭一会就好了！”

他和面，洗菜，切菜……

随着袅袅的炊烟，约一个小时后，热气腾腾的菜饼端了上来。

说真的，有点饿了。

顿融热情地给每人夹了两个菜饼，一尝后，淡淡的野菜香味沁入心脾。

遗憾的是，虽然很香很想吃，但胃的容量有限。





顿融师父做的野菜饼

昨日朋友发来一条短：“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斟的是酒，品的却是艰辛；人生就好比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

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我终日追寻着山中的隐者，觉着这个短信颇有几分禅意。

2012年9月28日 人头山 晴

### 顿融不见了

早晨起来，天气晴朗得让人一眼能看透天，瓦蓝瓦蓝的，车一出二环就能看到南山隐隐约约地出现在眼前，这不是幻觉，是真实的存在。由于大气污染，平时在西安已经很难看到南山了。

我还想去曾经的那个山洞，补充拍摄几张顿融师父在山洞里的照片。汽车顺着山路蜿蜒，一直开到山下。别人还没有休假，我先休有好处，山路寂静而清幽。

顺着山路爬了20分钟，碰到了彩心师父。

“顿融下山了，云游去了。”

我十分失望：“不是说好了，他要去种我家的地吗？上次忘了给他留电话了，这次专门找的啊！”就这样遗憾地没有再次见到顿融，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缘分再次见到。

来到顿融曾居住的山洞，山洞还在人却不知去向。山洞旁边的石壁之下，锅碗瓢盆，还有那么多的塑料水桶都还在，一切都像以往，唯有山洞口曾经的垫子被扔得乱七八糟的。

有人上山来背顿融师父砍好的柴火，说是背点给山下的一位老师父用。



彩心和顿融



## 虚空在心，如片云点太清里

2012年2月26日 大峪西翠华 晴

### 初见永净

2月26日，一场大雪过后，终南山被厚厚的积雪包裹，我乘坐帕拉丁四驱车来到终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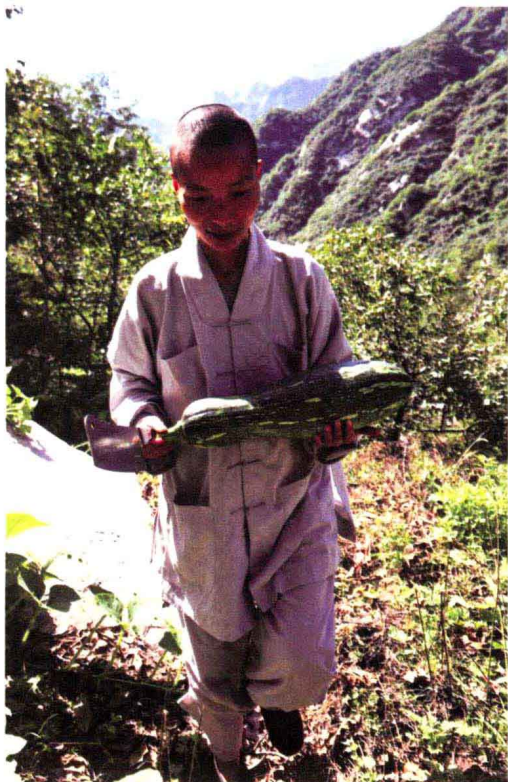
中午时分，雪后的道路有点泥泞，在半山腰，遇到一位比丘尼正和两位村民聊天，眉目清秀，身材不高，且有点偏瘦，柔弱得给人的感觉有点营养不良。她胸前挂着一个黄色褙子，上面印着“金刚经”几个字。因为天气寒冷，她双手筒在袖筒里取暖。前面两只小狗在嬉戏。

闲聊中得知，她叫永净，家在福建，出生于1971年，刚好与我同岁，2010年9月从扬州空明寺来到终南山，在一处茅棚中隐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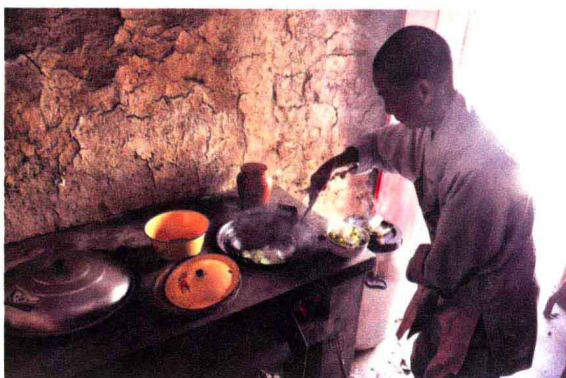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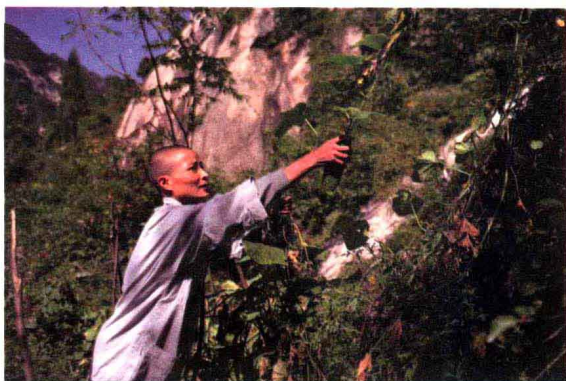
“1999年出家，呵呵，每个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吗？出家之



释永净在采摘自己种的豆苗



释永净自己做饭



前没有结婚，谈过恋爱啦，这样是不是比较老实？”永净笑着说。

永净说她没有什么朋友，几乎不下山，跟外界很少联系，也很少说话。释永净的父母等亲人还在福建，但她并不与家里联系，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在终南山哪里。她出家时，母亲并不愿意，觉得“白养了这么多年，以后一餐饭也吃不上你的”，但父亲支持她，亲自送她到佛学院。

周围一起闲聊的人都称赞她漂亮，问及她出家前的个人感情时，释永净说：“我们中国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家，谈恋爱很正常，都一样的过程。但《楞严经》中佛说，‘汝爱我心，我怜汝色，皆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如果我们降服自己，就会发现个人是多么渺小，佛说，‘虚空生汝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我们人啊，是多么渺小，我们反观自身，如微尘，情情爱爱，又何必在乎呢？阿难尊者看到佛，顿舍世间恩爱，但我们凡人的烦恼就因为恩爱生起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孤单，想要一个依靠，但靠得住吗？念念无常，靠不住的。”

在她口袋里，装有一部智能手机，是弟弟送给她的，但她从来没有打过电话。

释永净居住在一处狭小的天然山洞，被隔成两间，里间四平方米大小，是卧室；





释永净雪后依然坚持“行脚”

外间稍大，供奉着佛像，佛像前是几十本经书。这是一个师父让她给的。

但释永净恰恰在被称为“冬暖夏凉”的山洞中饱受严寒。

“我从南方来，不知道北方山里这么冷。”山洞中虽然有土炕，但初到北方，她并不知道怎么用。

“说来是前年冬天了，当时不会用炕，没有电褥子，就冻坏了这两只手指。”她从衣袖里伸出左手，食指和中指最末端的指节比右手偏小，而且内扣，她说：“当时指头已经黑掉了，等于坏死了，还化了脓。一位道长带我去西安最大的医院，人好多，排很长队。开始的时候医生还舍不得剪掉手指头，包裹了让我回去养，第二天再来就剪掉了。”

她上山时，遇见几位道教的修行者，便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一起聊天，吃饭。吃饭前，她独自一人合掌吟诵佛经，饭桌上场景非常奇特。

“我不排斥道教，道教一些书我看过，但我看不懂。修行是不管道教佛教的。”她说。

2012年9月28日 大峪人头山 晴

再见永净

上山的时候，我看到山下的村民往山上背特制的砖块，一问方知山上要修一个茅棚。一块水泥砖重 44 斤，背上去的酬劳是 4 元钱，几个上了年纪的村民步履艰难地背着砖前行。

到了修茅棚的地方一看：果然是个好地方！一面依山，三面透风。在山里，这样的地方通风而且光照充足，是难得的向阳之地。

正在盖房子的柯师傅告诉我：“刘道长和弟子下山去了。”他和张师傅一个负责技术，一个打杂，每人每天的酬劳是 120 元。

聊了一会之后，我惦记着上面的石洞和那个茅棚里的永净师父，便拐回来继续前行。

到了永净师父的门前，看见大门紧闭，喊了一声之后，里面的人应了。几分钟之后，随着吱呀一声，木门开处，永净身着一身灰色的僧衣出现在眼前。

坐在院子里的石桌石凳前，我拿出自己携带的橘子，递给永净，她准备吃，剥开之后，突然又说：“不吃了，这个不是我的。”随后她拿出自己的核桃，还坚决地给我装了满满一塑料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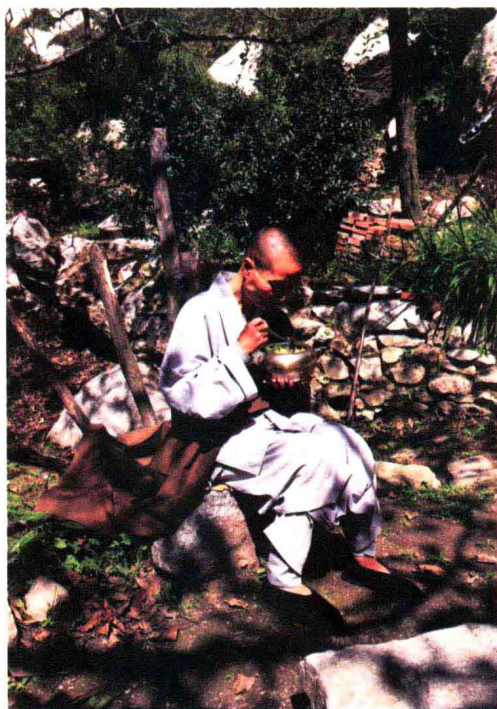
聊了一会，看看将近中午，永净说她还没吃早饭，就开始做饭。

她起身走到自己种的菜园子前，说是菜园，其实就是在茅棚前后左右相对平坦的地方，种了很多瓜果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还有青菜、大白菜和小菜苗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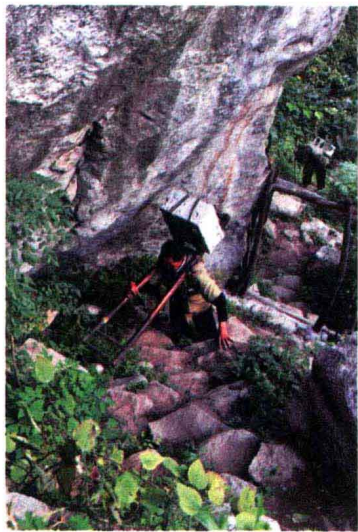
吃饭前，永净都要吟诵一会儿佛经





释永净的修行生活





修建茅棚时挑夫往山上背砖块和水泥



上：村民帮着苦修者背水泥砖建造茅棚



下：出家人晾晒的被褥

给我装了满满一塑料袋。

聊了一会，看看将近中午，永净说她还没吃早饭，就开始做饭。

她起身走到自己种的菜园子前，说是菜园，其实就是在茅棚前后左右相对平坦的地方，种了很多瓜果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还有青菜、大白菜和小菜苗等等。她摘了两根黄瓜、一个大南瓜后，在附近的地上又摘了一些菜苗。

“我还从没给别人做过饭呢。”永净师父一边洗菜一边说。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永净在狭小的厨房里开始炒菜。

她摸出一盒火柴，取出里面仅剩的一根，一划，火苗呼啦啦的点燃，发出黄色的火苗，引燃了塞在锅台里的树枝，噼噼啪啪的冒着响声，屋子里开始弥漫着青丝般的烟雾。

“就剩一根了啊”，我有点诧异自己的幸运，她说屋子里还有。菜籽油是她提前烧开后放进了花椒的。

她炒了黄瓜、南瓜，最后炒了人旱菜和豆苗。

菜炒过之后，永净洗了锅，倒进淘好的大米，加上了两瓢水。

我看见了茅棚之前的树上有一个喜鹊的巢穴，就问：“窝里几只喜鹊？”“莫关心，别攀缘！”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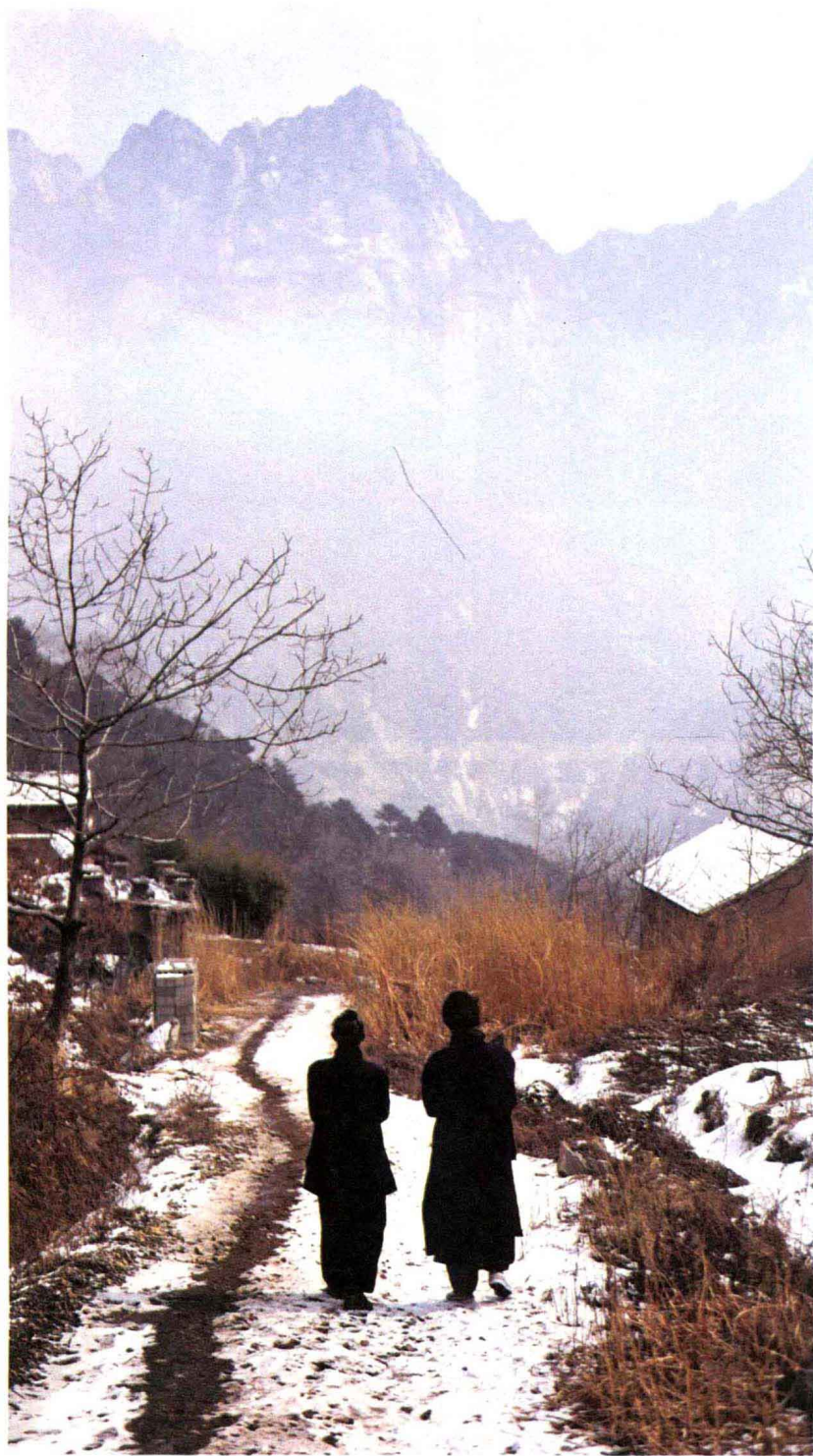
听到攀缘，我有点不太理解，后来琢磨就是和别人套近乎吧。

午饭后，我去顿融住的山洞再去看了看。

永净则下山行脚去了。她一般上下山一次要行脚三个小时以上。下山的途中，我碰见了她，问要不要送她上去，她问我几点了，一看表，五点三十。

她说：不用！这点路不算什么！





山中隱修者

## 山里无高人

2012年9月29日 人头山 阴

“山里住的都是正常人，没有什么高人，别误导了小孩子。”刘道长说，以前个别媒体和书里，神话了山里的修行人，让不少人误以为住在山里的都是高人，都有非凡的能耐，都会飞檐走壁，有的还长生不老等等。

“其实不然，山里修行的都是正常人。就是老子、八仙里的铁拐李、吕洞宾等等也是在死后被神化了的，所以千万别迷信山里的隐者。”

刘道长说她见了好几个孩子逃学来到山里，她劝说她们几个赶紧回去。有一个女孩子进山了没地方住，她就把一张简易的活动床支开，让那个女孩儿将就了一夜，给她讲了好多道理，让她脚踏实地，别妄想着一步登天或者山里有神仙。

“千万别拍我的照片。我以前太出名了，不敢让别人再见到我。”刘道长告诉我，她1989年出家，到现在二十多年了。问及年龄，她皆笑而不语。后来说了句，肯定比你大，你70后吧！

她上过大学，学的是中医。那一年学生们闹腾，她也跟着起了哄。再后来就选择了出家。



村民帮修行者修建茅棚





大峪，一位头戴斗笠的修行者行走在雪地里

“这个地方不太理想，距离公路有点近，好在不是上山的必经之地，还好一点。”刘道长说。“我的家庭有这个基因，奶奶出家，后来有一个姑姑也出家了，所以自己当时要出家，家里人不理解，但反对得也不厉害。”

刘道长的徒弟是大学生，山东人，在这住了半年了，很能吃苦的，正在给山上挑砖块，一次挑20块，有五六十斤重。

她雇了两个瓦工，每人每天的工钱是120元。

由于山路崎岖，全是羊肠小道，几个妇女一次只能背一块，男的一次两块。虽然距离不长，但爬山很费劲。

改建茅棚主体需要三天时间，机缘所至，如果早一天或者晚一天去，我都看不到茅棚尚未垒墙的样子。

“盖这个四五平方米的茅棚下来的花费也需要五六千元吧！”刘道长谦和地说。

“不盖也实在不行了，徒弟一直在露天里扎了个帐篷住，天气冷了，总住外面也不行啊！”

2012年12月26日 西翠华 大雪

### 雪地上的乌鸦和喜鹊之战

高高的树枝上有一个喜鹊窝，却飞来了两只乌鸦，为了这个巢穴，两只喜鹊和乌鸦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战斗。

一天清晨，乌鸦来到枝头，强行靠近喜鹊窝。一只喜鹊探出巢穴，立即给予还击。紧接着另外一只乌鸦飞来了……

就这样两只乌鸦和两只喜鹊，一直僵持着，奋力争斗着，动作娴熟而麻利。

刘道长告诉我，这几只喜鹊和乌鸦的战斗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左右，战斗最后以喜鹊守住了自己的巢穴而胜利告终。

此后，乌鸦远离这片区域。





一位修行者步行出山



# 叁·修行到西方为止

修行的目的是修到天上。

有人贪钱，有人贪官，有人贪无忧，有人贪菩萨。世上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心境不一样，喜好也不一样。



## 杭州老尼终南苦修

2012年11月4日 小峪 晴

初冬季节，终南山寒意袭人，我穿着羽绒服进了小峪慢慢地爬山，阴坡的积雪还没融化，芦苇头上的叶子正发黄。

在一丛芦苇丛中，一只鸟窝在芦苇上摇摇欲坠，它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把几枝芦苇拢在一起，给自己垒了一个窝，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惊叹小鸟的聪明才智。

快到龙背，一个茅棚出现在眼前，门前一圈的木栅栏中间，几个稍粗一些的树枝围成一个柴扉。一位比丘尼师父正坐在阳光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缝补自己的衣衫。

几位探访者给她带了棉被、水桶和一些盐等日用品，她客气地说：“不用带的，一个人也用不了多少。”聊天中得知她来自杭州，57岁，法号合定，出生于江西，出家后生活在杭州的灵隐寺。

在南方生活惯了的她来到终南山，住了几个月。“以前在杭州都是别人供养着我，自己啥也不用干。在这苦修，啥都要自己干，自己种菜，自己劈柴，自己做饭，没多久就觉着手指已经很粗糙了。”

“我不想种菜，怕把蚯蚓给踩死了。”

“修行到西方为止。”她一口的南方方言，让我们只能听懂一部分。

她笑着说：“西方在心里，西方是阿弥陀佛的世界。佛法无边，佛是讲不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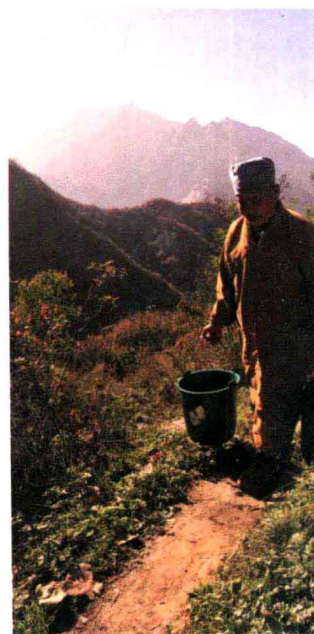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挑水不是为自己，种菜也不是为自己，念佛也不是为了自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共沐佛泽。”

合定师父说自己有一个浙江的小徒弟跟着来到了终南山。她形容自己的徒弟像妖精一样，电脑是大妖怪，手机是小妖怪。原来徒弟喜欢玩手机，喜欢玩电脑，她觉得这些都消磨人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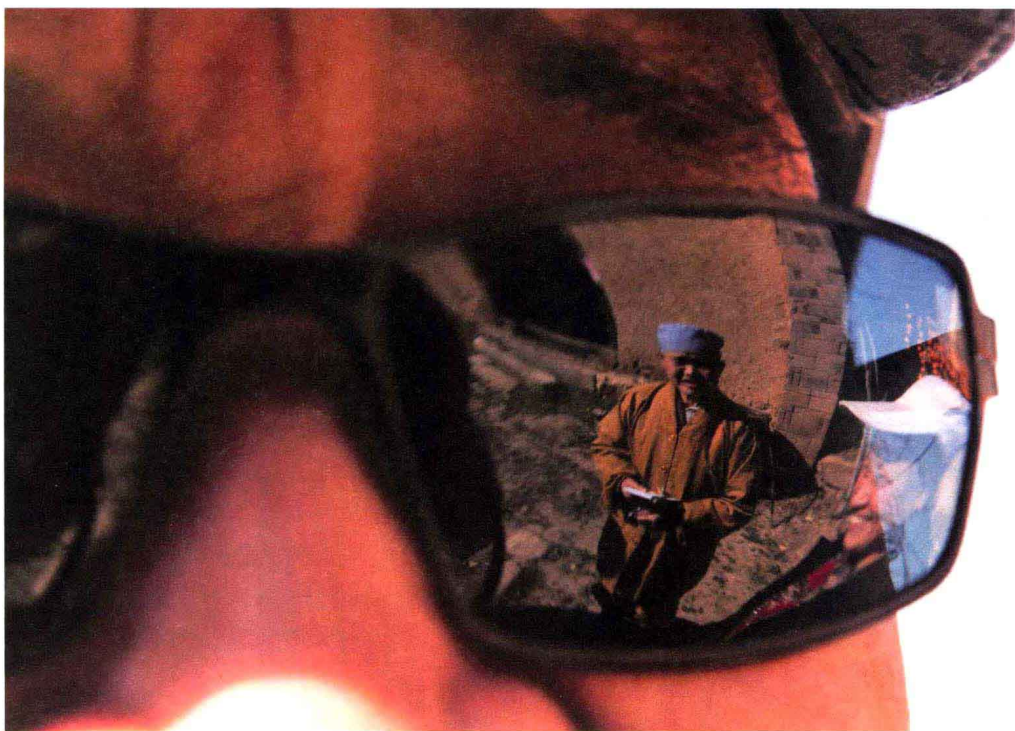
“徒弟来了，我耳边不清净了。她打乱了我的修行，她懒，好吃懒做，我还要做饭伺候她。”虽然她一再说徒弟的不是，但言语间还是能感觉到她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徒弟。

合定师父说她的父母还在江西。但“不想家人了”。

“对我好的都是亲人，所有的老人家都是我的父母。人应该对天下所有的老人都好，不能只对自己的亲人好。”



合定师父自己背柴与提水



驴友眼镜中的合定师父

她以前有过包办的婚姻，结婚后几次试图自寻短见都被婆家人救了过来。人家打她，她不还手；骂她，她不还口。过了几年，也有了孩子，加上那个时候说信仰是迷信，就这样直到三十多岁，她才出了家。

她从小一吃荤就吐，到医院检查不出来原因，到了十六七岁才知道，自己吃不了荤的。

修行的目的是修到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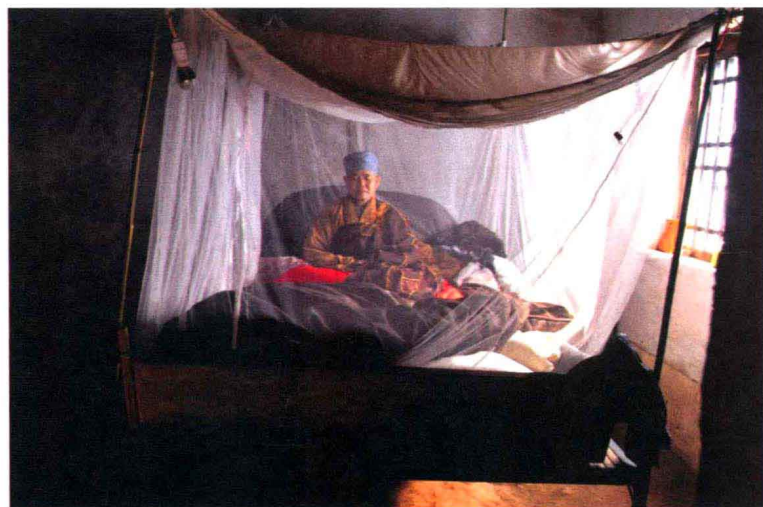
起床，坐香，诵经，用斋，劳作，行脚，坐香，就寝。这基本是我修行的全部生活。

有人贪钱，有人贪官，有人贪无忧，有人贪菩萨。世上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心境不一样，喜好也不一样。

灵隐也不是理想的修行之地，现在变了，游客很多，在里面的人也很浮躁。比不了以前的庙里，关门闭修。现在是庙门大开，成了旅游之地，眼不净，心不静。

广结善缘也是积德。





上：合定生火做饭

下：合定师父在蚊帐中入定

在做饭的时候，她用水把米浸泡了一会，没有倒出，不像我们做饭要反复淘米。她说，淘米把营养都淘掉了。

她曾断食 50 天，庙里的人都以为她有病，担心她会饿死。

每周六合定师父都会早早地烧好开水，为爬山过路的人提供方便。“周末来这爬山的人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她的床是两个钢丝床合并在一起的大床，床上加了一顶蚊帐，这是修行中少有的。饭前，合定师父爬进蚊帐，掀开几层的棉被，盘腿而坐后，用被子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很快超然物外。

饭后，她稍事休息了一会，自己去提水背柴。

## 灵山秀峰南五台

2007年10月6日、7日 南五台 阴转小雨

南五台位于西安南约三十公里的长安区，为终南山支脉，是我国佛教圣地之一。山上原有寺庙数百座，历经战乱，大都荒废，如今尚在的有观音寺、黑虎殿、圆光寺、西林寺、圣寿寺等。

南五台里的庙宇大多经年未修，多呈现沧桑之势，加之一山之中有十几座庙宇，以致不少游人难辨“真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南五台就是一座不高的山，海拔只有1688米，却因有灵验的“神仙”而出名：山上供奉着观音、弥勒佛、释迦牟尼、玉皇大帝等多位神仙，不少人慕名前去。在山下，南五台森林公园的魏总告诉我，南五台以前叫做太已山，是我国佛教圣地，因山上有清凉、文殊、舍身、灵应、观音五座山峰，后改名五台山，从山下看五座山峰，状如笔架排列。

顺着盘山公路盘旋而上，山重水复，峰回路转，险峰秀崖，25里的山路盘旋后，我们来到了停车场，在停车场的农家乐吃了一碗酸汤面。



终南山的雨后，云雾缭绕，像水墨画一般





南五台风景

饭馆的老板告诉我，这座山很灵验，山上有佛教的庙，也有道教的观。他还给我讲了一个传说：隋文帝年间，南五台山中有条毒龙，变化成道人，在京城卖药，称服用后可以得道升天，其实是使用妖术，将服药之人带回山中的洞里吞食。有一天，来了一位僧人，在峰顶搭建草庐，后用佛法降服毒龙，使人民免受危害。第二年六月十九和尚圆寂时，东面山峰上出现金桥，排列天仙，音乐响彻云霄，烟云之间，显现自在端严面貌，原来是观音大士展示法象。

清朝江苏兴化的高鹤年，在《名山游访记·终南山经冬略记卷二》中云：“终南大顶有寺，名曰圆光，内住僧一人，专念阿弥陀佛。有毒龙变为羽人，携药于长安市上，诈称仙术，大士现比丘身，以降伏之。前后现五色图相祥云等瑞，赐额为圆光寺……”从隋至宋代，南五台山的诸多传说透露着一个信息，即观音降伏毒龙后，多次显示庄严法象，这是民间六月十九日观音香期的真正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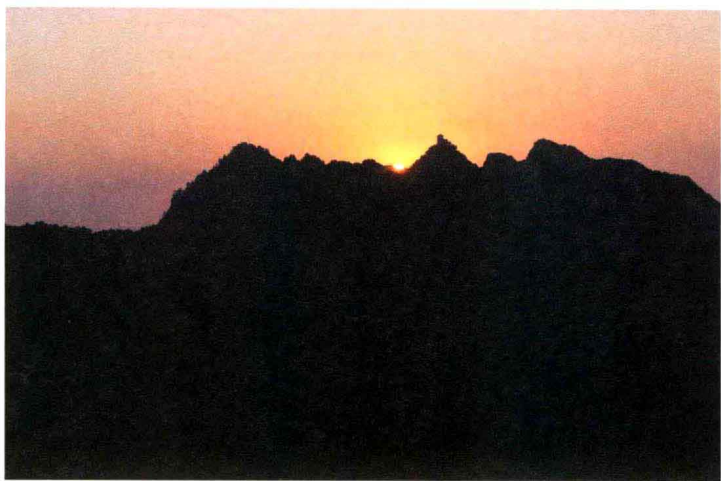
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观音台上的隋朝圆光寺遗址，为著名的观音道场，就是传说中观音在此降伏毒龙而成道之处。

饭后，我背着相机，拾阶而上，只见古树参天，庙宇林立。

我来到紫竹林，一幅赵朴初老先生题写的对联赫然入目：

紫气东来如来佛祖诵经听潭曲，  
竹风拂尘观音菩萨安详伏黑龙。

庙内殿堂林立，四周寂静异常，一块地质遗址的标识牌就立



南五台日出

在庙内。之后，我爬上四天门，碰见了在此隐修的果慧师父，他告诉我，五年前他从山西的五台山来此，这里有一个山洞便是当年虚云老和尚的闭关修行之地。

果慧师父还指着我看：“你看那儿像个什么？”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庙门之外一棵菩提树，两枝伸展，中间突出一块，经过仔细辨认，很像一只欢迎的大猩猩。

“大猩猩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啊！”果慧师父说。

他和弟子两个人在此居住，虽然有点简陋，但自己挑水，自己做饭，自得其乐。

有游客进门之后十分兴奋：“这就是咱村的庙啊！”我有些纳闷，仔细看了一块捐资修庙牌匾的落款：“东十里铺村”。

果慧师父说，每年庙会时，十里铺村有不少人前来，那几天这里人山人海，大家就一起吃大锅饭，热闹极了！

这里的石阶很和缓，倒是游人有几分心急，不时问下山的人：“（到达山顶）还有多远？”。

已是深秋季节，阵阵秋意袭来，一夜秋风将黄色的落叶铺满了石阶，游人踩上去，梭梭作响。

## 云雾缭绕，山形变幻无常

漫步林中，香烟袅袅，喇叭里飘出木鱼声声，悠扬而空旷。山越上越高，路越走越窄，云雾也越堆越重。

登上一座山梁，放眼远望，眼前是云雾的世界，轻的如罗纱，重的如墨团，罗纱含羞轻遮山顶，峰峦叠嶂时隐时现；墨团卷舒，似有千军万马奔腾。忽见云海之中，闪现几重山峦，宛若海上孤岛，亦如蓬莱仙境，令人惊呼神奇。





层峦叠嶂的终南山里，隐藏着不少修行者









南五台雪天

登临观音台后，峰顶有一农户开了农家乐，这也是南五台山上第三处农家乐。农家乐门口有一条哈巴狗，看到有人上山便两只前腿高高举起做作揖状，乖巧可爱，引得游客大乐。

农家乐的主人姓姚，他在屋子下缓坡的地方种了白菜、西红柿等，菜园子不大，但可以满足每天所需。姚师父很看好南五台未来的旅游前景，他在山下又开辟了一块地，准备加盖几间新房开旅馆。

在山顶盖房子，这难度可想而知。

我忽然想到在半山路上碰见搬运砖块的挑山工，挑砖的师父说，他一天在此往返二十余趟，每次最多能挑16块砖，每次的报酬大约8元钱。

游人都感叹这份钱挣得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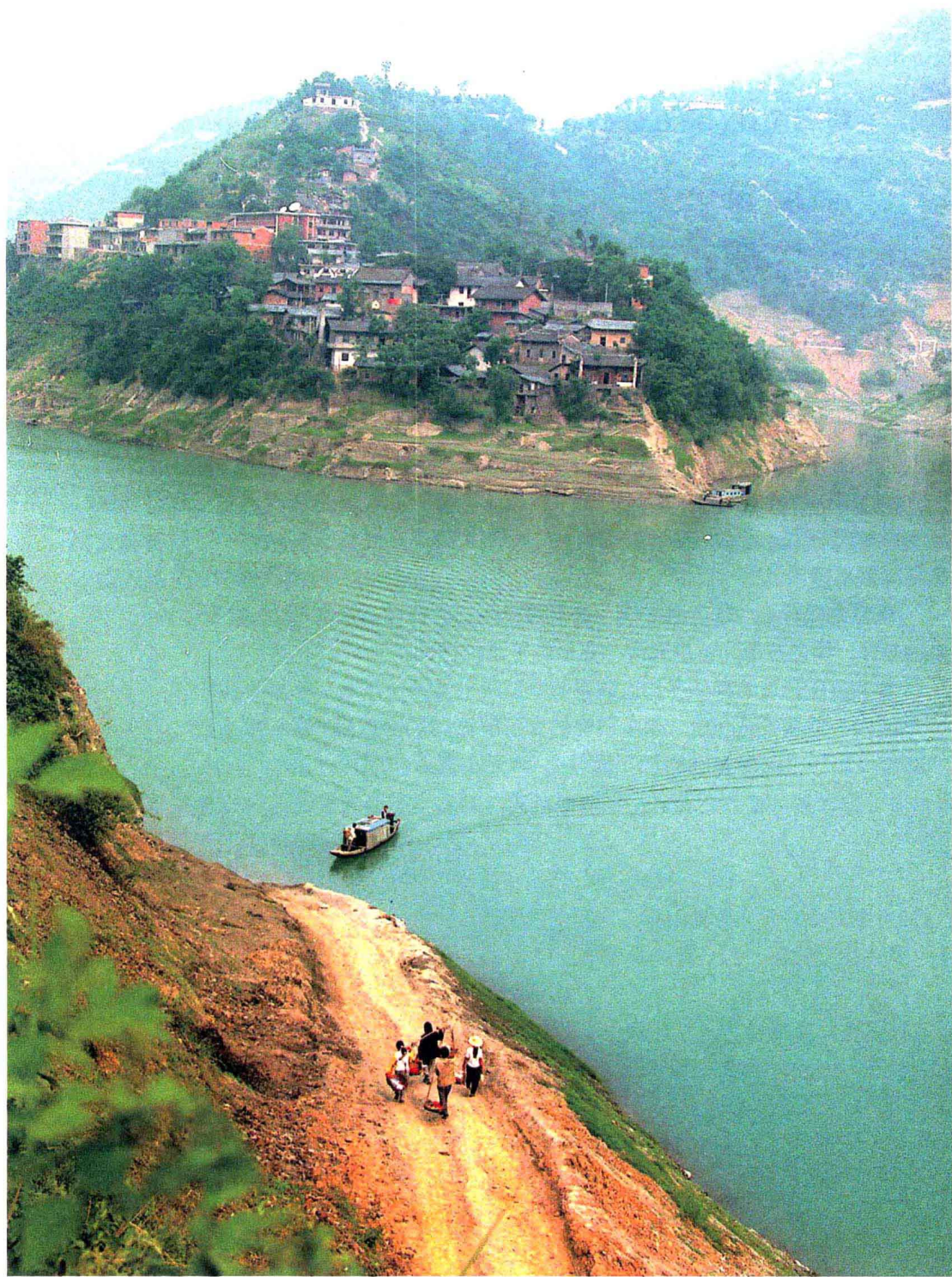
在农家乐要了一碗酸菜鱼，就着陕西特有的锅盔馍，自制的酸菜，酸得过瘾。

“这里是观赏风景的最佳地方！”顺着姚师父手指的方向极目四顾，视野开阔，群山环绕四周，山间雾气腾腾。走进山顶观音庙内，几位老者围坐在一起打扑克，听着收音机里飘出的秦腔。

据了解，他们是村子里安排的守庙人，老人在此轮流值班守庙。一位王师傅告诉我：“这几日是阴天，云海积聚，你今天看不到云海日出了！待到天晴，山上可以看日出，霞光万丈！”

说罢，他拿出一本小影集，给我展示他收藏的云海图片，小册子里的照片虽不甚清晰，但仍可以感受到壮观的云海和日出。





秦岭里的汉江支流任河和楚河交汇的瓦房店曾是繁华之地



## 神仙为伴，夜宿灵应台

2007年10月7日 南五台 小雨

终南神秀冠三秦，  
佛光普照映五峰。

中午时分，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冒着蒙蒙细雨，我前往灵应台。据正在施工的刘师傅说，灵应台是一座刚刚修建的三层庙宇，大约耗资一千六百多万。我顺着在石头上开凿的坑坑洼洼的台阶往上爬，有一段台阶窄得仅容你的脚尖刚刚踩上，胆小的女士不时发出尖叫，这倒给一起爬山者增添了些许乐趣。

到了灵应台前，果然气宇不凡，大理石和汉白玉雕琢的三层高楼赫然在目。台前有一棵松树，大红的平安布条把整棵树缠绕得密不透风。

顺着大理石的台阶走进庙内，这里释道儒三教合一，供奉着太上老君、释迦牟尼、玉皇大帝、弥勒佛等诸位神仙。

看来灵应台里的神仙多，应该灵验啊！

殿内一位道长正在给一学生模样的女子解签，解完后，我问：“灵验吗？”“说得挺准的！”她付完30元小费后和同伴一道



终南山主峰。六月尚飞雪，七月鲜花便会盛开

十分欢喜地蹦着下山去了。

解签的道士姓李，李道长告诉记者，他以前住在西安的八仙宫，几年前游历南五台时，这里的美景吸引了他，从此便在灵应台落足，刚来时，这里只有一个茅棚。

“现在条件好了！”

我说完之后，李道长抿嘴一笑。

傍晚时分，蒙蒙细雨变得大了起来，李道士告诉我雨后一定会有云海出现，我便决定下山背帐篷，准备在此过夜。

我下山后背上帐篷、睡袋、头灯等野外用具后再次上山。

再次抵达灵应台时，夜幕已经降临。

两条看守灵应台的黄狗狂吠不已，叫声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看门的师傅开了山门，说道士下山去了。

我慢慢地登上灵应台的最高处，虽然天空中飘着小雨，没有星星，但山风很大，举目远眺，远山沟壑纵横，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让人激动不已；看着山间白云翻滚，此起彼伏，一会越过高山，一会跌入低谷，随着阵阵松涛，似如波涛汹涌连绵，又似万马千军呼啸奔腾。

站在峰顶之上，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题峰顶寺》：

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我站在灵应台的最高处凭栏远眺，真希望能与上天的神仙做一次对话，便故意扯开了嗓子，高声呼喊：“啊……啊……啊……”

声音不但高，而且大，喊声在山谷中回荡，悠远绵长……

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神仙的反应，哪怕他老人家打个喷嚏也好。

在夜空下，我绕着灵应台大约三十米的周长游览一圈，这一圈转了有整整一个小时，边转边看，目不暇接。

之后，我在灵应台最高处的大殿之外，选择一避风之处扎好帐篷，当头灯在这孤夜里点亮之时，我的心也亮堂了许多，看够了，看累了，躺在帐篷内，听外面山风伴着阵阵松涛……

我的帐篷之外，有太上老君、释迦牟尼、玉皇大帝、弥勒佛，还有几个天界的随从做伴。

此夜身旁神仙为伴，幸福矣！

清晨，二楼的晨钟在清晨五点钟敲响，伴随着山下寺庙里的佛音如约而至。

雾霭晨钟下修行的僧人早早地就开始了打扫庭院，清扫石阶。



## 清辉廖落紫竹林

2007年10月8日 南五台 小雨

南五台紫竹林位于西安市南郊终南山南五台峻拔秀峭的岩壁间，背靠五台主峰观音台，俯瞰长安阡陌平畴，西临竹谷峪，东望灵应台，为南五台最具规模的寺院之一。

紫竹林自清末怡峰禅师嗣后有六代人相承至今，自恢复宗教政策以来，紫竹林住持为中兴紫竹林不顾年迈，亲自主持修建，历经十年，投入巨资，始成今日之规模。如今紫竹林已成为终南山一处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和旅游胜地。山林深处有一平台，建有一座清静幽雅的庄园，是著名法师常慧讲法之处。法师圆寂后，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为其撰写碑文，圆寂塔建在园内，供人们瞻仰。

据寺内碑刻记载，南五台因观音大士降伏火龙而成为观音菩萨的道场，自隋唐至今香火不绝。该寺原为南五台七十二道汤房之一，因寺门口有一巨石酷似犀牛，“犀牛望月”为五台胜景之一。

紫竹林因地依势分上下两院，上院由灵光殿和塔院组成，灵光殿雕梁画栋峻拔雄伟，俯瞰长安大地平荡如砥。曾住锡于此的怡峰老和尚这样描绘紫竹林的胜景：“前有长安明灯照，后有松屏随意靠。左有甘泉香且美，右有石莲登远眺。”夜晚城郭灯火通明，荧光晃动，照彻星空，凌空回首，不是晨钟响彻暮鼓震动，真好似端立于云头。下院正中为圆通宝殿，内奉观音大士端坐紫金莲台，慈眼普被苍生，炉内清香如缕，袅袅不绝。东厢“佛光阁”与犀牛石相依，西厢“紫薇阁”与白龙洞为邻。院内青石铺地，雕栏玉砌，清静幽雅，确为一处难得的佛门净地。紫竹林这个名字听过很久，我本来以为上山途中一定会经过那里，快到观音寺时才发现紫竹林在一条山脉相隔的另一侧。

那天晚上住在山顶，也是为了第二天能再去紫竹林。

第二天看过日出，我从中间的一条小路下山，下到紫竹林，放眼一看，并没有想象中千竿紫竹环绕寺院四围的景象，倒是寺院东侧空地上正在新盖的一座殿宇从视觉和听觉上吸引了人的注意力。







终南山，云雾中多了几分神秘与静谧



紫竹林规模在山中寺庙里算是比较大的了，整个寺院依山而立，布局精致，三步一回，五步一绕，前后殿之间的过道颇具曲径通幽之感。

一大早从山上下来，正殿前看守的居士刚刚打开了山门。进门礼拜之后，我退到门边，和老居士聊了起来。

我问：“紫竹林目前有多少常住师父？”依据之前看到的寺院规模，料想应该不会太少，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老居士说：“除了当家师之外，也就只有一个老师父了。”

再问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居士也常住在庙里，像他一样，回答仍然出乎我的意料，老居士说除了修大殿的工人之外，大概也就他一个人吧。

我又问，那你会不会在这里长住下去？他摇摇头，说过一段时间就回老家去。

老居士天水人，讲一口方言，与陕西话接近，说话略带口吃，开始听着有些费劲，说了一会儿就习惯了。

然后我们俩人开始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老居士说了很多，句句都是他的切身体会。

对于现实，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太明白了，明白了就好了，不是吗？说得再多有什么用？和老居士交谈的二三十分钟里，没有听到他一句抱怨，听到的是他说要如何努力地去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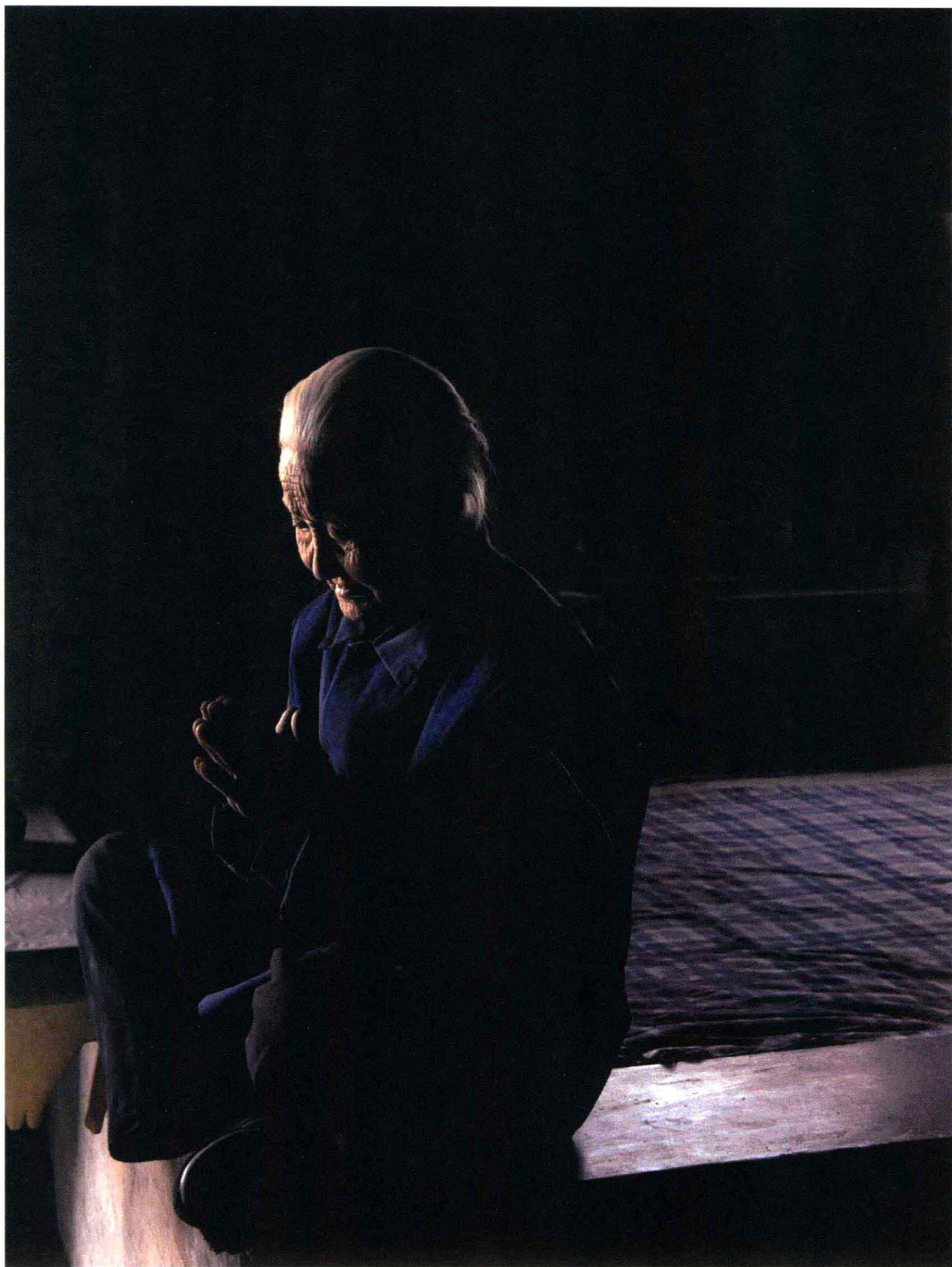
看了一眼大殿里的菩萨像，老居士说：“好好念佛吧，学佛、修行，在哪里都一样的，要从心上明白。”

告别了老居士，走到紫竹林正门外，看到工地边提示游人绕行的牌子上写着正在盖的是五方财神殿，我忽然意识到，好像去过的大小寺庙，无论城里、乡下，或是山中，似乎都在盖财神庙。

下了紫竹林，不远即是黑虎殿，黑虎殿院内一棵千年古松如今依然郁郁苍苍。

黑虎殿后有三圣宫和吕祖洞。三圣宫院子里已然荒草萋萋，似已无人居住，唯有三四只流浪小狗守护在院内，看见人来，就吠个不停，走近一步，都又齐齐倒退一步，真是天真可爱。

在三圣宫周围遍寻吕祖洞，最终并未看到。



抱龙峪里住庙的老太太



## 至相寺里苦行僧

2009年8月19日 抱龙峪 晴

秋季，至相寺的寺庙院子里，银杏树黄色的叶子挂满了枝头，一位跛脚的苦行僧在院子转圈，跛着一只左脚，一颠一颠的。

看到我拍照，他坚决地摆了摆手说：“别拍啊！”

听到他坚决的口气，我放下了相机，但在这之前已摁了两次快门。

院子里正在打扫卫生的王居士告诉我，她是被医院下了死亡通知书的，医生告诉她的家人，准备后事吧！

她得的是直肠癌，晚期。

这样一个因为癌症被医生下了死亡通知书的人，出院后辞别家人来到了至相寺，在寺庙里住了两年，每天打扫卫生帮帮厨，不但没有死，病情还好了很多。

她自己都觉得很神奇，没想到还能活着，活了两年。

院子后面，秋季的柿子树上，红透了的柿子挂满枝头，几只喜鹊在枝头跳来跳去的，我想到了一个俗语：“老太太吃柿子，净挑软的捏”，看来喜鹊也像老太太一样也在寻找着最软的那个柿子。

## 照顾好弃儿，就是向佛

2009年10月13日 慈悲莲舍 晴

此前西安的一位居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太平峪下的一位尼姑收养了很多弃儿，她以前还是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出家为尼。

我带着诸多的疑惑，一路经过乡间的小道，询问着，好不容易找到了据说是隋朝时期留下来的庙宇——终南山太平峪附近的慈悲莲舍。

一进寺庙，就看到了智宏和弟子们在院子里清理杂草，一些地方的蔬菜尚未拔出，还在菜地里，叶子有些发黄。

我看到大殿的屋顶杂草丛生，一些地方的瓦片也残缺不全。“这大殿马上要翻修了！”智宏和善地说。



尼姑与收养的孩子一起劳作





上：慈悲莲舍，尼姑在附近村民的地边开荒  
下：从北京来的这个孩子被寄放在终南山里

## 小庙门口捡到弃儿

据智宏法师讲述，她是1995年出家的，此前在清华大学学习哲学，因为“在哲学中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宗教，在普陀山佛学院当了八年的老师。

智宏主修律宗，因为陕西是佛教六大律宗的发祥之地，故而她多次来到陕西寻踪。

智宏每次来到终南山，都在秦岭脚下一座小小的庙宇落脚。久而久之，对这个小庙有了感情，后来就选择来此静修。

说起收养孩子的事情，智宏清晰地记得收养第一个孩子是在2001年的春天。一天晚上，她刚做完晚课上床不久，就听到了一阵孩子的啼哭声，一声比一声紧，后来又渐渐变弱。她躺不住了，穿上外衣顺着哭声的方向来到庙门外，看到一个小女孩蜷缩在小庙外的墙角，小女孩的个子不高，年龄七八岁，也说不清自己的情况。智宏寻思着：这是一个走失的孩子，还是被父母遗弃了？

不管咋样，先带到庙里安顿下来吧。

智宏将小女孩带回庙中，转眼间半年过去了，也没见到小女孩的家人来寻找孩子。而且她发现这个小女孩身患重病，于是想方设法筹钱给小女孩治病。

久而久之，在和智宏法师相处的日子里，小女孩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赖。之后不久，智宏法师要去南方，小女孩也要跟随她一起到南方去，智宏就给小女孩取了一个佛教的名字：德道。

不知道她的准确年龄，智宏法师就将一个佛教中的纪念日作为德道的生日。

现在，德道已在国内一所佛学院潜心研究佛学。

此后，不断有人将弃儿放在小庙的门口，这些小孩大多有先天性心脏病、兔唇、畸形等病症。从2001年至2009年，智宏法师在庙门口捡到了26名小孩，其中女孩24名，男孩2名，绝大多数都身患疾病，只有最近捡到的刚刚出生三天的缘缘是个例外。

2008年12月底，智宏在庙门口的一棵松树下，发现了包裹在襁褓中的一个小女孩。在小女孩的身上，还有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她的生日：农历腊月初一。按照这个时间算来，小女孩在出生三天后，就被遗弃。

这也是智宏收养的孩子中唯一有具体出生日期的孩子，也是唯一一个被遗弃时身体健康的孩子。

“这个孩子真是与佛有缘，缘缘来到寺院后，几乎从未哭过，尤其是一听到诵经之声或者木鱼的声音就面露笑容。”智宏法师说。

我在庙里看到9个月的缘缘开始学步，几个师父轮流着拉着缘缘在屋子里转来



转去，偶尔缘缘听到师父们合掌念佛时，她就会手指佛堂。

每天缘缘在师父们念佛声中安然入睡，第二天再在木鱼声中醒来。

智宏法师说，被收养的 26 名孩子，两名男孩不便在寺院中收养，就寄养在别处，她每个月给这两个孩子送一些生活必需品；两名小女孩年龄还小，在附近的村子里上小学；她收养的两名女孩佛学院毕业后，回到这个寺庙里继续修行；还有其他一些女孩子在国内的佛学院就读。

“养大她们，我没有想过要左右她们的想法，但她们都自己选择了出家，可能是习惯了，也适应了寺院里的单纯生活。这些孩子平时一直在寺院，见了修行的居士还好，见了陌生人就会躲避。”智宏法师说。

和智宏聊天中得知，这些孩子一出生就被遗弃，他们最怕陌生人询问自己的身世，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结”。

### 寺庙里清贫，香火少

智宏在院子里种植了白菜、萝卜等蔬菜。觉得庙里的地方小，她还带领几个弟子在周边村民田地边缘的荒地里开垦出一块块小地，种上小麦、油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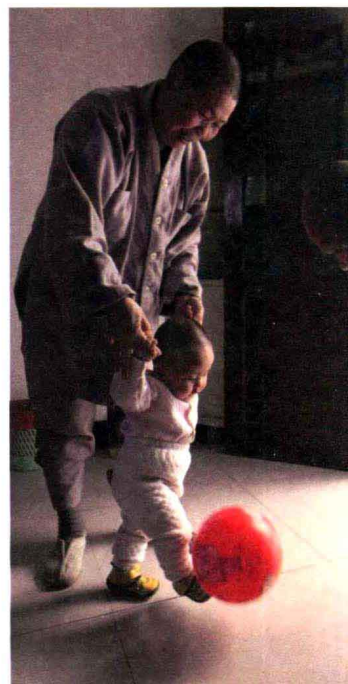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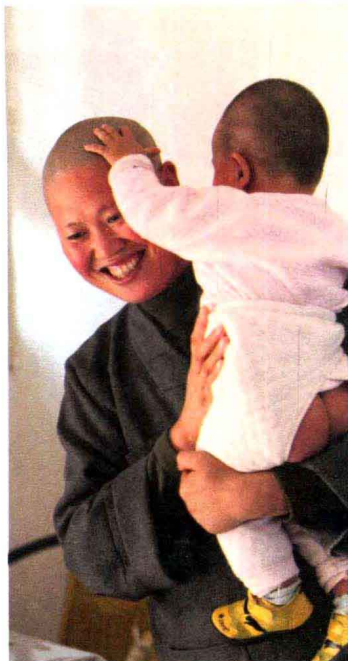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院子里长满了白菜、南瓜、萝卜。平时，这些小小的自留地，成为庙里的蔬菜基地。

自己开垦、种植，所收获的农作物，不仅用于自己吃，多余的卖掉，还是寺院的一个经济来源，用于购买孩子们平时的生活所需，给孩子们看病。这些孩子捡回来的时候大多患有疾病，但通过治疗，基本都恢复了健康。

卉卉（化名）被智宏法师捡回来的时候上颌缺失（脱唇），根本无法清楚地发音。智宏带她去看医生，先后在西安交大医学院口腔医院做了两次手术，每次手术费都是两三万元。目前卉卉的恢复情况良好，已经在附近的小学就读二年级，“再做一次手术，她就可以完全康复了。”智宏法师笑着说，目前她正在筹集孩子的第三次手术费用。

智宏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在寺庙里修建一座大殿。

但为了这些收养的孩子的读书、生活、治病，她将修建大殿



慈悲莲舍中，尼姑一共收养了 26 名孩子

的事一拖再拖，“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难，却视而不见，念佛又有什么意义。”

智宏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孩子们培养成弘法利生的人才，来度化众生。令她欣慰的是，这些孩子都在修行的路上慢慢前行。

在慈悲莲舍，一位 28 岁的女子想出家。智宏收留了她，让她和这里的比丘尼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一起下地开荒。

智宏说：“她一来就要求给她剃发，我劝她先在这里生活一阵子，让她和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做些事务，看她能适应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否？”

过一阵子冷静下来后，再让她做决定。

我看到穿着粗布衣服的女子拿着锄头在地头和几个尼姑一起干活。为了保护她，我在拍照时，故意把她放在了远处。





“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



## 谜雾草堂寺

2006年10月31日 草堂寺 晴

### 初见草堂

“一座上千年的古刹，古刹之内环境清幽，松柏参天，翠竹轻拂，诵经之声不绝于耳，一层淡淡的薄雾缭绕在古刹之上，显得幽静而深远，处处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这是我去草堂寺之前对于“草堂烟雾”的想象。

草堂寺位于户县东南方，它南对终南山的圭峰、观音、紫阁、大顶诸峰，景色秀丽。这里曾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国立译场。我们来到草堂寺，寺庙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朱漆山门紧闭，两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卧在两旁，寺院只开了旁边一个小门供游人通行。来到草堂寺里的烟雾井，却不见一丝烟雾浮动。

烟雾空蒙叠嶂生，草堂龙象未分明。

钟声缥缈云端出，跨鹤人来玉女迎。



草堂寺尚未完工的石刻



这是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关中八景”石碑上清人朱集义做的诗，生动描绘了“草堂烟雾”这一奇景。

而在终南山下的户县当地却对草堂烟雾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所谓的“草堂烟雾”就是指山岚水汽，因为草堂寺靠近终南山，而终南山沿线一带都属于热水带地区，地下都打出过温泉，每年秋冬时节水汽上升，从古井里喷薄而出形成薄雾，从西飘向东，看似仿佛都是从草堂寺溢出的，所以名为“草堂烟雾”；另一种说法是草堂寺曾是国立译经场，香火鼎盛，终日香火缭绕，形成烟雾飘在草堂寺上空。

后来经过陕西省水文队等部门勘测，发现草堂寺近处有明显的地热异常，从临潼到眉县西汤浴的秦岭山前地带，存在一个地热带，每年秋冬的早晨，天气寒冷，空气潮湿，井内喷出的热气一时不易散失，和空气中的水汽凝聚为一体，就生成这一罕见的景象。

第一次去草堂寺，是因为寺里的住持要带领一个团队重走鸠摩罗什西行之路。行前，他们举行了一个出行仪式。我受邀参加了这个仪式，当时来了近千人，大雁塔的住持增勤法师也前来助兴。

现存的草堂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国逍遥园内一部分。后秦国王姚兴崇尚佛教，于弘始三年（401年）迎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住逍遥园西明阁翻译佛典，后在园内建草堂寺，供鸠摩罗什居住。由于鸠摩罗什译经场以草苫盖顶，故得名为“草堂寺”。

鸠摩罗什既通梵语，又娴汉文，佛学造诣极深，翻译经律论传94部、425卷，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一。鸠摩罗什首次将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类经典全部完整地译出，对后来的中国佛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一代高僧缔造千年古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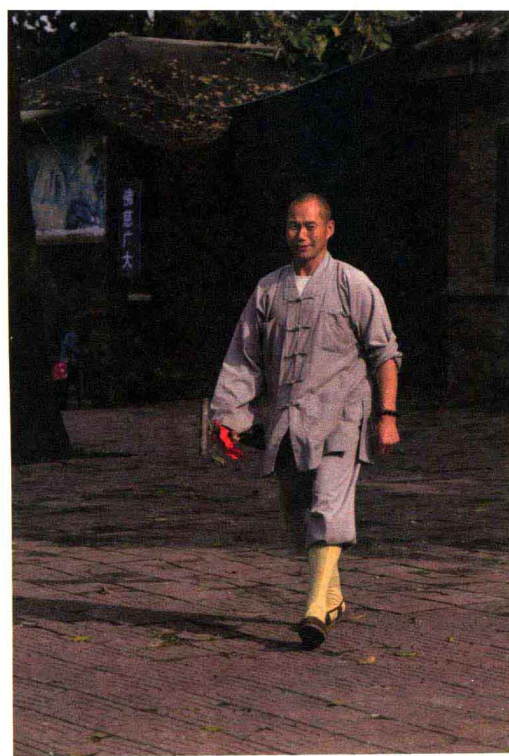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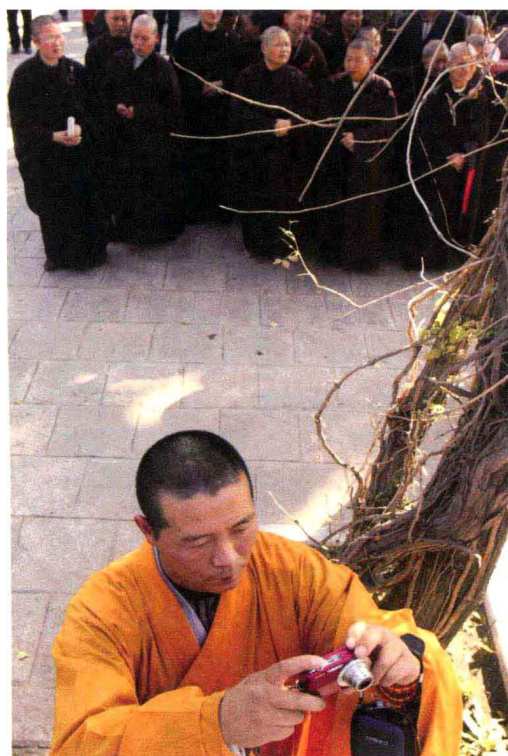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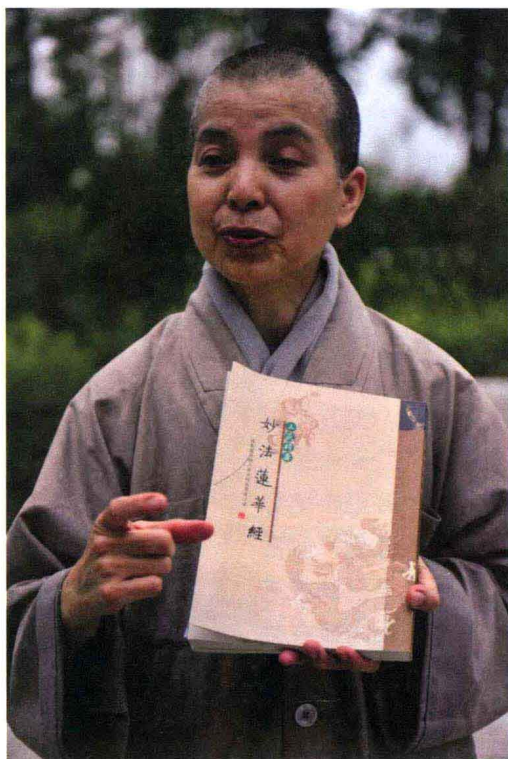
草堂寺坐北向南，高大的山门上方挂着赵朴初先生所书“草堂寺”金字横匾。步入院内，松柏翠竹，浓荫遮地，整个院落内飘着一股淡淡的花草香气，与香客敬奉的香火之气融为一体。沿青砖铺就的林荫道北行，道旁耸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钟亭，与之相对应的是碑亭，再往前走就是大殿，殿内正中供奉的是明代施

右页：

左上、右上：草堂寺里的修行者围着亭子诵读《妙法莲华经》

左下：一位出家人在用相机拍摄法会

右下：修行者步履匆匆





金泥塑如来佛像，佛像前安放着日本日莲宗奉送的鸠摩罗什坐像。

现在草堂寺大殿的西侧门外，有座用红砖花墙围成的六角形护塔亭，亭内矗立着草堂寺最珍贵的文物——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舍利塔。塔前有两株苍翠的柏树，柏树间有口直径只有十几厘米的一眼小井，这就是草堂寺著名的景观“二柏一眼井”。据说鸠摩罗什圆寂后火化，薪灭形碎，但唯有舌头不烬。其弟子收其舍利，建造舍利塔以纪念他。而那眼小井原是供寺内三千僧人饮水之用，一日忽然长出一朵莲花，众僧发掘开来，原来莲花之根就在鸠摩罗什之舌上，这大概就是“口生莲花”的由来吧。于是僧人就在井旁栽种了柏树，将其保护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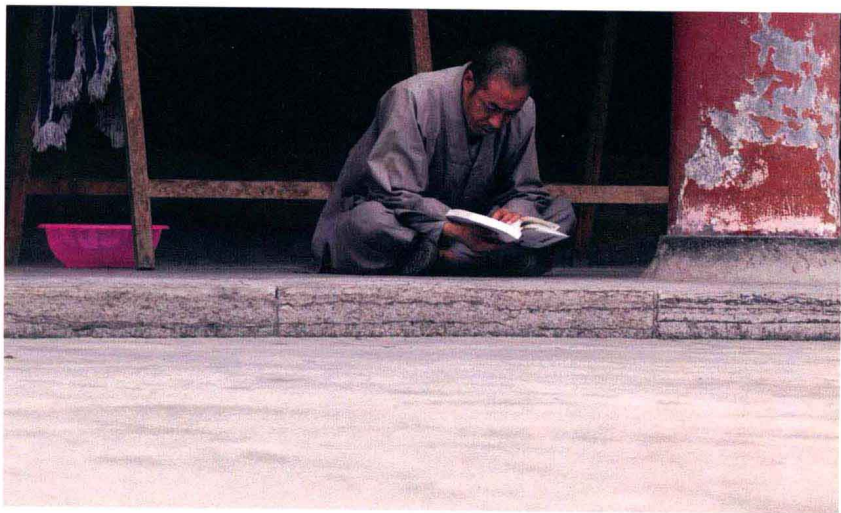
美丽的传说连接着美丽的故事，人们一度误以为此井就是大名鼎鼎的烟雾井，也就是草堂烟雾的发源地。后来才知道，烟雾井还在其北竹林的深处。在这里我碰到了寺里的僧人理勤，他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曾游历过全国很多寺庙，来草堂寺已经有三年了，一边在寺里的食堂帮忙切菜，一边参佛。当我询问他有关“草堂烟雾”的情况时，他是这样说的：“我从来没见过草堂烟雾，但我相信草堂烟雾一定存在过，但只有唐代有过。因为那时有著名的‘开元盛世’，天时地利人和，而草堂寺又是风水宝地，在盛世必然会发生一些异象，所以草堂寺会有烟雾源源不断飘向京城。”

## 2011年9月8日 户县草堂寺 阴

### “迷雾草堂”

第二次来草堂寺是因为有读者打电话说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本来是很神圣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而现在来到这里，却随时都可以看到，是有人造假了。

雨后的草堂寺分外寂静，正在给孙子做棉袄的老太太收了我们的20元的门票后，我们进入到草堂寺内。虽然已进入秋季，但古城西安依然燥热，可是一进入草堂寺，大树下凉风习习，清幽而迷离，恍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院子西边接近烟雾井前有一个亭子，亭子正面写着“烦恼即菩提”几个大字，一位出家的比丘尼正围着亭子，诵读着《金刚经》，一圈又一圈，步态轻盈，神情悠然。



一修行者席地而坐苦读经书

在比丘尼的指引下，我穿过一片幽幽的竹林，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引着我来到一座不很显眼的六角形木质古亭下，因为年代久远，亭内的柱子已显得非常斑驳，而亭内正中正是那口著名的烟雾井。井台修得很高，呈六边形，目测井深有二十多米，但由于井口太小，井水是否清澈无从得知，但可以清晰地映出一个人的投影。

此井明时称“龙井”，传与高冠瀑布相通，井下卧一蛟龙，早晚呼气，从井口冒出，遂成“烟雾井”，现在的草堂烟雾在秋冬早晚时有可见。

在法堂之内，我看到草堂寺住持谛性法师正坐在佛堂内和几位居士一起聊天。法堂的正中间挂着陕西省书法家茹桂为谛性升座而题写的牌匾，上有行书大字：“觉行俱圆”。

我说明来意后，谛性平和地说：“看到了就看到了，别问那么多了吧！”说着从大堂的室内出来了一位老太太，是个居士。她说话更加爽快：“那个烟雾也是满足了不少游客的需求，看到了不是很好嘛。”

说起那次西行的出发仪式，谛性呵呵的笑了。

谈到修行，谛性坦言：“修行谈不上了！每天事务性的应酬太多了！”在他看来，修行分大乘与小乘。只顾自己念经、吃斋，那是小乘。

谛性微笑着说：“大众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在草堂寺西侧一个宽敞的会议室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四五十人正在上禅修课，这是一堂公开的按摩课。一位女士躺在按摩床上，一位老师正在给她按摩，旁边看的人表情各异，有的学员甚至还在认真地拍着录像。

这个屋子前面一条过道的门头上原本贴着一副对联，对联不在，横批尚存：“觉即迷离”。





终南山北麓是八百里关中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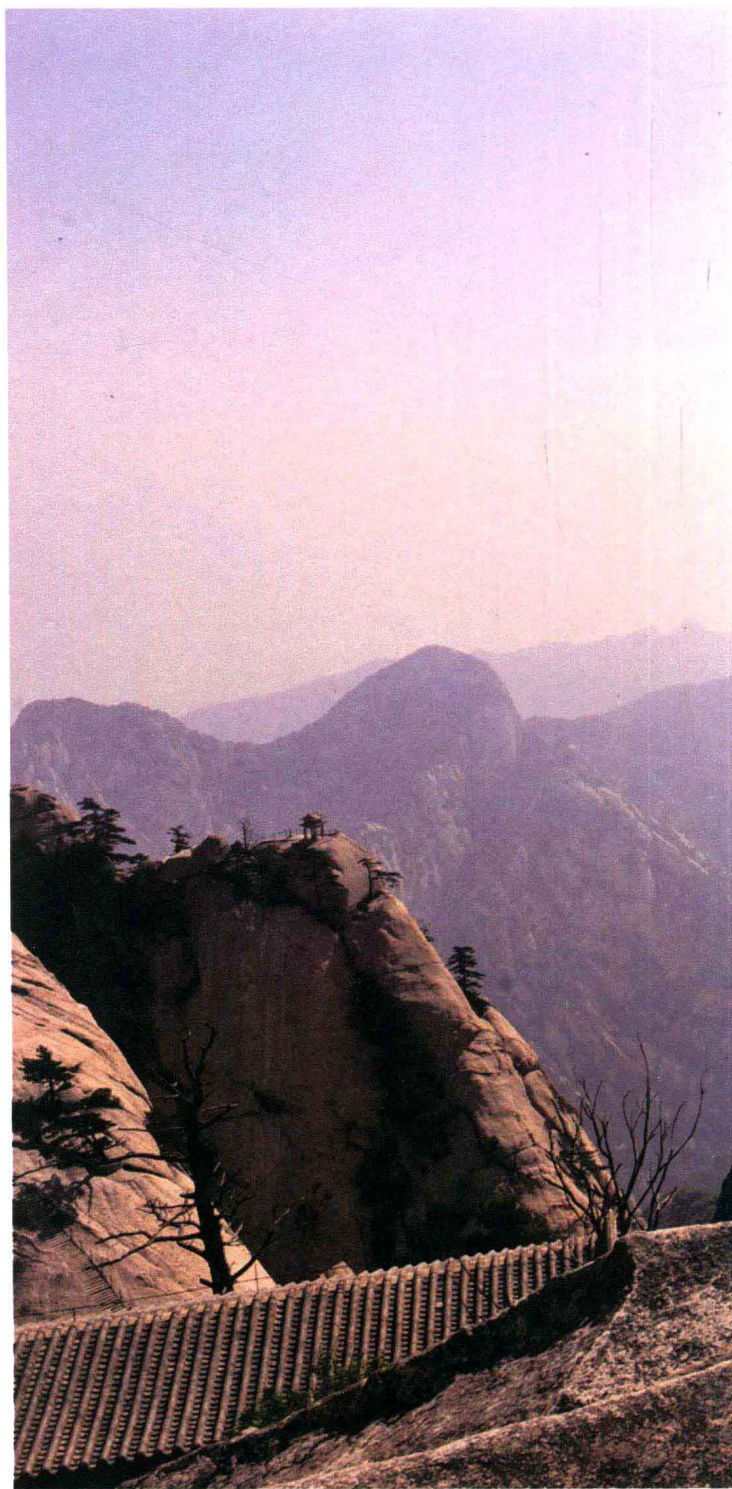
一位道士在华山悬崖边拾垃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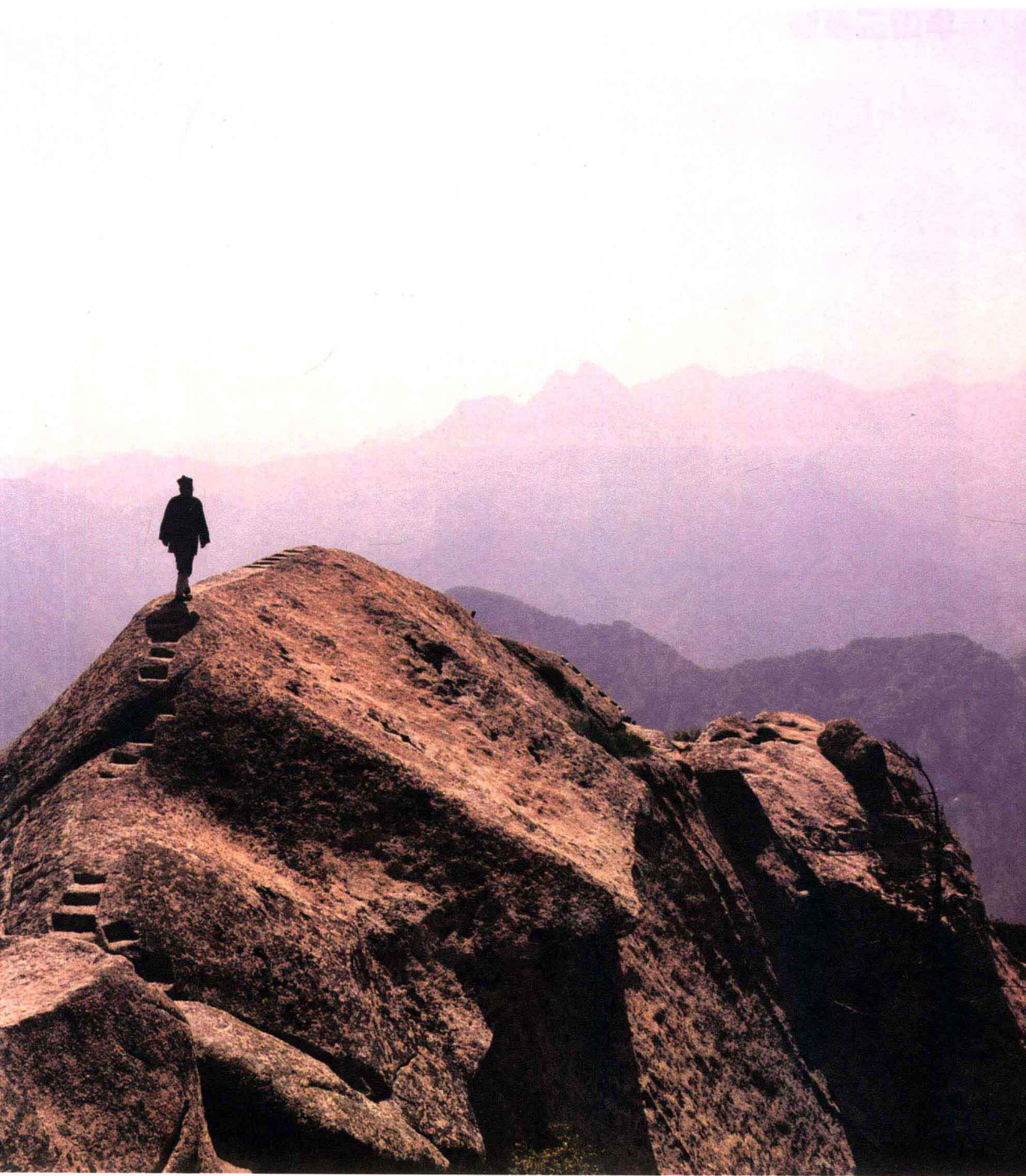
# 肆·只在此山中

不少道士都以曾在华山修炼而自豪。山上条件艰苦些，但确实是一个能锻炼人意志的好地方，不少在华山待过的人都发自内心地说。





华南山峰





## 华山玉泉院

2012年7月6日 玉泉院 暴雨

因为我要去新疆的罗布泊出差，而在玉泉院学习道教音乐的来自全国各地的60名道士即将毕业，再不去拍摄就来不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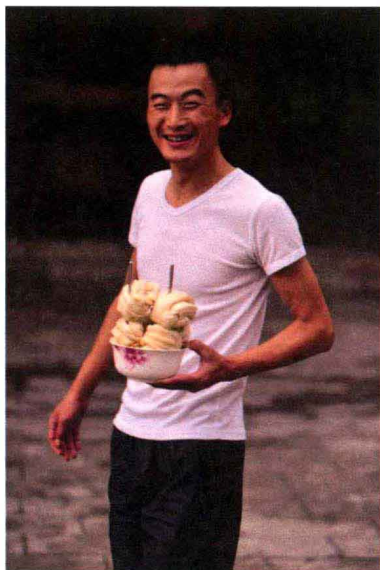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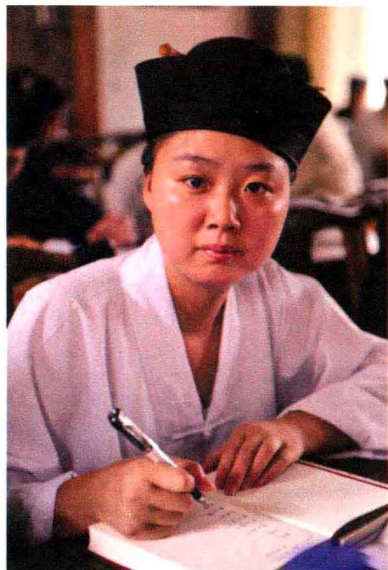
当日西安下着瓢泼大雨，我冒雨开车前往华山玉泉院，高速公路上的雨下得根本看不见道路，只能在路边暂时避一会。

雨稍小后，继续前行。到了玉泉院门前，我发现积水把好几辆车已经淹在水中。见此情景，我赶紧把车开上了人行道。

进入玉泉院后，我跟着这些道士们一起上课，拍他们的上课、课间生活，后来又拍摄到了他们在宿舍里不少难得的生活画面。

这些“学生”当中有二十出头年轻时尚的道姑，也有六十多岁长发飘飘的长者。看来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无论年龄大小，他们追求真知，修行之心无二。

他们的饮食起居都在我的镜头里留下了记忆，拍了不少难得的画面，因为有些太生活化了，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



左：在玉泉院进修的女道士

右：道长从食堂打饭归来



玉泉院的修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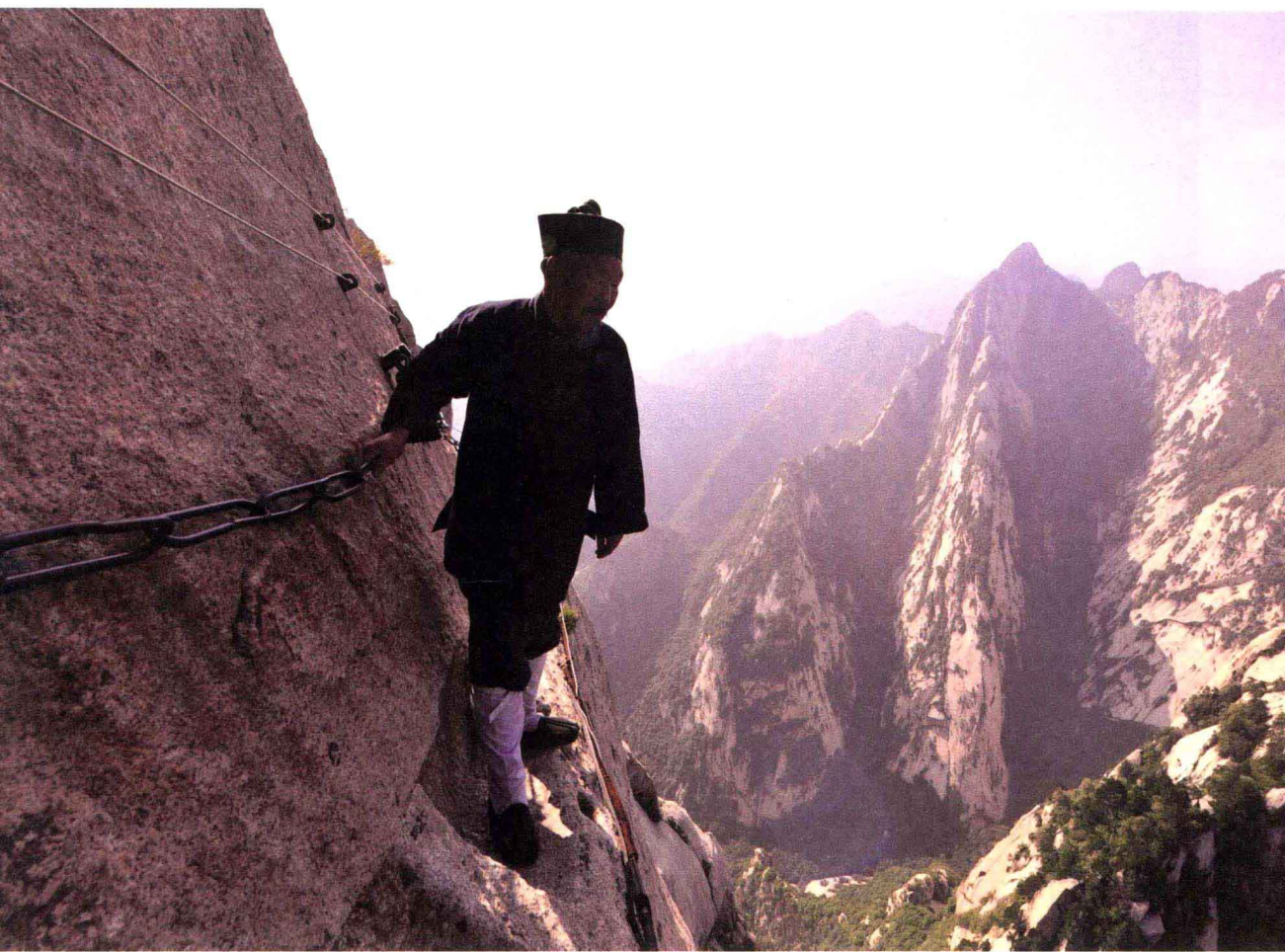
## 长空栈道辛道长

2012年5月13日 华山南峰长空栈道 晴

上了华山七八次了，由于长空栈道艰险，站在边上看一眼都眼晕，别说下去。这一次听说长空栈道下面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辛道长，便产生了一定要去拍摄一下的想法。在同行的华山环卫工的陪同下，往身上系了了两道安全绳后，顺着近九十度的山崖，我一步一挪地慢慢往下，先是在长空栈道的横道往里走，再走二十多米的竖道，接着又走了百十米的横道，及至一个平坦之处，石壁上凿出一个五米多高的石洞，外面一个小石槽，上面刻着“神仙水洗手”几个字。又上了五个台阶，石洞里面供奉着三尊神像，七十多岁的辛道长正在里面清理卫生。在辛道长的带领下，我看到了华山十大谜之一的悬崖石刻。这里是华山最危险的地方，长空栈道的悬崖上凿有“全真崖”三个巨型石刻大字，每个有六米多长，这些字凿于什么年代，如何在这个无依无靠二十米高的巨石上倒着开凿，都成了难解之谜。就是在现代，开凿这几个字都极为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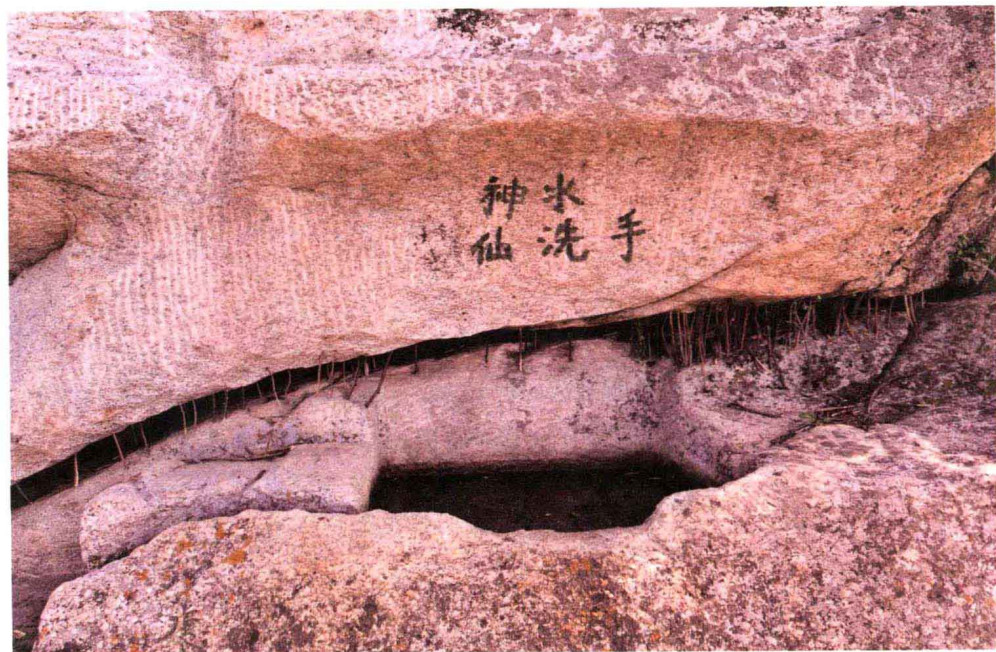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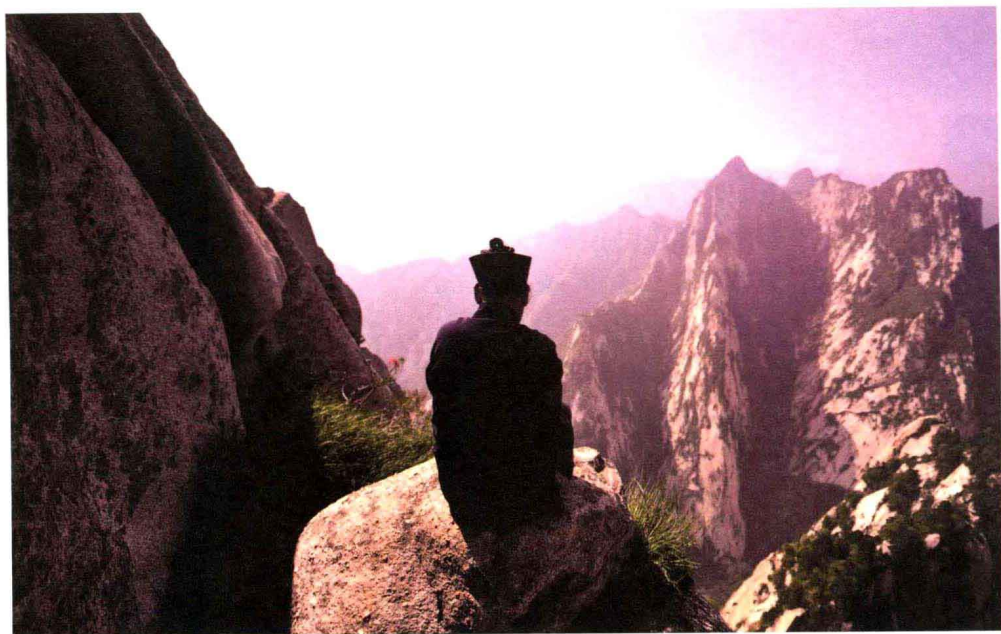
后来辛道长和我们一起返回南峰，他在绝壁上行走如履平地，健步如飞，基本不用扶铁锁链。“习惯了！”他告诉我：“其实陈道长以前在这栈道上跑得更快，遗憾的是去年得了脑梗，身子不太好了！”他说的陈道长也有五十多岁，是一位道姑，在华山生活二十多年了。

据了解，辛道长在华山顶上已经住了三十年了，他十几岁出家，从到了华山之后，在华山南峰的长空栈道住的时间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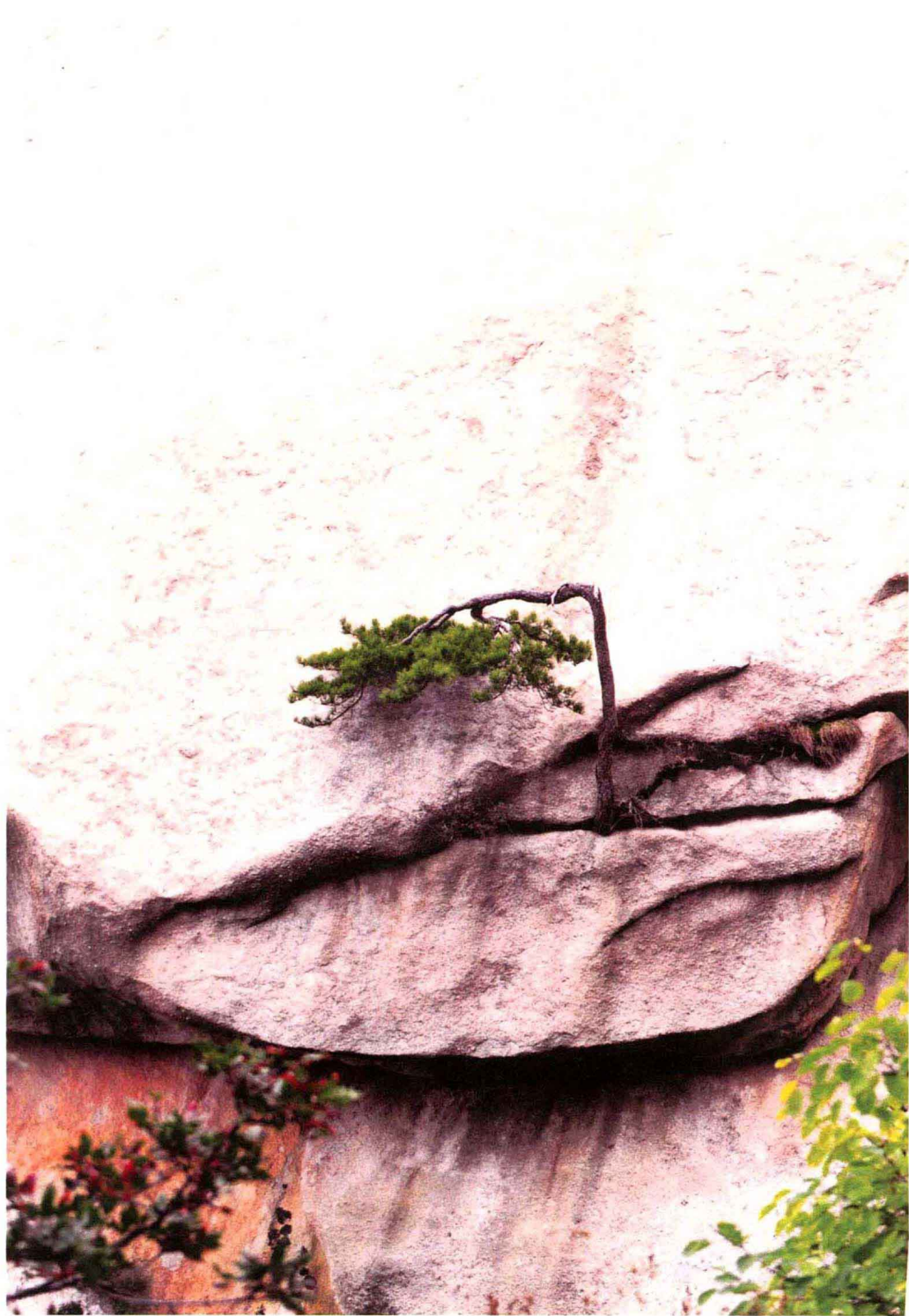
长空栈道上的辛道长，在华山生活了三十年，在峭壁上行走如履平地





上：华山上的一位道长独坐崖边

下：华山全真崖下的水槽



华山上。生长在绝壁石缝里的松树



## 苍龙岭下陈道长

2012年5月14日 华山苍龙岭下 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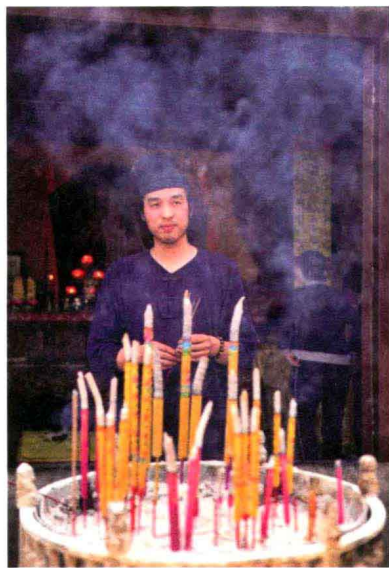
二十多岁的陈道长眉清目秀，修长的个子有1.85米。他在庙里负责接待香客，偶尔给香客解个卦。

他喜欢动物，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他想去北京白云观进修学习，借以提高自己的修养。说完他腼腆地一笑，转身忙活着给庙门口的香炉打扫卫生。

“山上住着，苦是苦一点，但清净，适合学习！”

上华山的次数很多了，有时候是为了其他原因，但最多的还是为寻找隐身其中的隐士，不少道士都以曾在华山修炼而自豪。山上条件艰苦些，但确实是一个能锻炼人意志的好地方，不少在华山待过的人都发自内心地说。



华山顶上的陈道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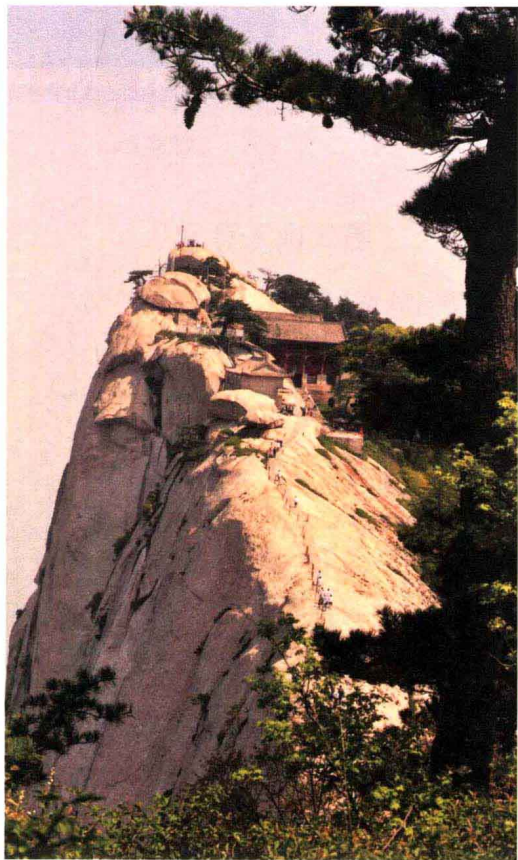
陈道长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 华山挑夫，也是一种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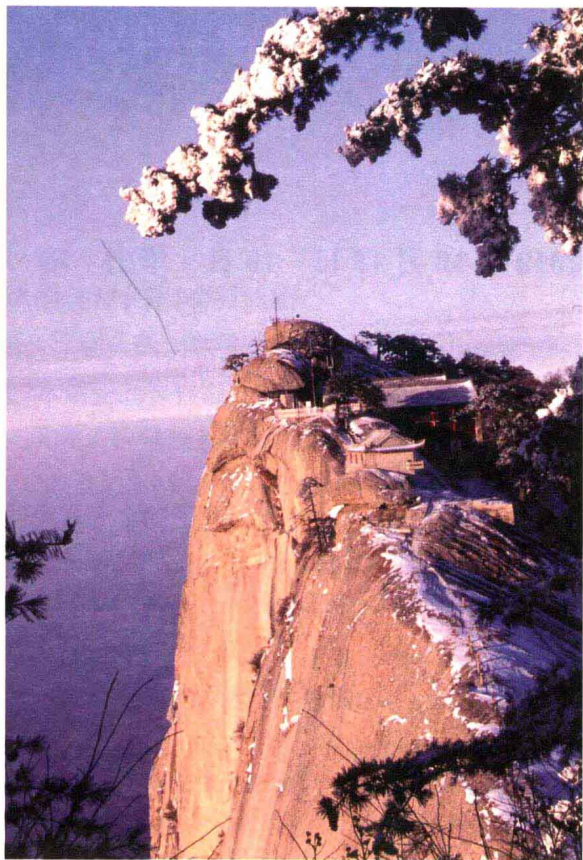
华山虽然艰险，在终南山里却是我去的次数是最多的。最早是在1994年去玩，听到隐士陈抟老祖和宋太祖赵匡胤一盘棋赢得了华山的传说。在山上有避诏崖，相传就是陈抟老祖为了躲避皇帝的诏封，躲在一处悬崖之上，官府寻遍华山也没有找到人，离去之后，他方现身。他躲过的那个石洞目前也成了华山旅游一景。之后，我1997年上山拍挑夫，2002年去拍道士，2003年，2004年……直到今年上山拍环卫工和女背工，先后上了二十多趟华山。

清楚地记得，2004年的圣诞节晚上，西安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当时我正在西安的天主教堂拍摄圣诞节的照片，好友来电话约我一起去华山拍雪景。

脑海里闪现出华山顶上白茫茫的树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豁然闪现，挂断电话，我赶赴西安火车站。我俩夜里十点坐上西安去华山的



华山西峰





列车，十一点半开始踩着厚厚的积雪爬山，两个小时之后，浑身热得冒汗，头顶上却结着冰渣子。我拿出随身带着的苹果，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咬一口，犹如冬天啃着冰棍，凉飕飕，甜兮兮。在一个道观里，热情的道士被我俩的精神感动，取出暖水瓶，给我俩倒了杯热水，我们就着冻苹果和随身携带的烧饼和腊牛肉，美餐了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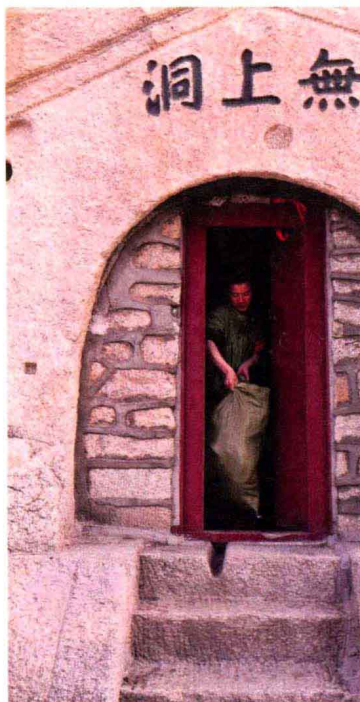
凌晨四点半，我们爬到了华山北峰下，山风凛冽，有七级大小，这样的大风吹得迎风面的雪肯定都没了。我俩商量了一下之后，决定在北峰下休息一会，开了房间，15元一个床位，脱下结了冰渣的衣服，一躺上床很快就进入梦乡。

早晨七点，我们继续前行。一出门就碰到了六十多岁的谭道长，他身背着一袋五十斤面粉，我们单人往山上爬都很困难，而谭道长却背着面粉在蜿蜒的山道上健步如飞，真令人诧异！

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六十多岁的老人身手如此矫健。

谭道长告诉我，山上住了三十多个道士，由于山路艰辛，他们经常自己下山背点日用品。

那个时候，华山的索道还未开通，上下山的货物、日用品都是靠人力肩挑人扛。



华山上被挪作他用的道士修行洞

## 2012年10月18日 19日 华山 晴

在华山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背工和挑夫，他们的精神和毅力让不少的路人、游客和修行者都钦佩不已。陈道长告诉我，每天看到庙门前来来往往的人，这些背工和挑夫是最辛苦的，他们的行为也是一种修行。

华山天下第一险，登山游客心胆寒。

悬崖峭壁云中立，背工货物肩上担。

竹篓挣出生活费，几大险峰脚跑遍。

货物背到依门坐，凉水馒头是一餐。

这是一网友游览鬼斧神工的华山之后，对华山的奇险和华山背工的惊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华山上有背工三十多人、挑夫六十多人，



华山下棋亭

以担子挑货物的挑夫大多是陕西渭南本地人；而以背篓背货物的多是四川人和陕西汉中人。在现代化机器无法到达的地方，大到修一座庙的砖瓦沙子水泥钢筋，小到吃一顿饭的油盐酱醋米面，全都是靠人来肩担背扛的。

华山，总是与艰险为伴，而山上的挑夫背工更让人对这个行当多了一份敬佩。

一般说起背工和挑夫，这是个靠力气吃饭的行当，是男性的天下，而在这特殊的群体里有两位女性的身影，她俩是来自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禅家崖乡的向义莲和郑燕琴。

### 女背工向义莲

向义莲，体重 108 斤，身高 1.5 米的女人，背 140 斤重物。

清晨五点五十，41 岁的女背工向义莲像往常一样起床，急匆匆地烧了一壶热水，给自己和丈夫向义贤每人灌了一杯，把提前买好的四个干馒头装进塑料袋里，一起放进了背篓，这是他们的午餐。这也是向义莲来华山做背工六年中记不清第多少次重复的过程了。

六点一刻，向义莲两口子喊着同租在一个院子里的五个背工出门，他们斜背着空背篓，来到一公里外工程承包人戴老板的家门前。向义莲穿着的花格上衣显得很别致。戴老板用面包车把他们拉到华山脚下的索道旁，他们乘坐了免费的索道直抵北峰。

自从索道开通后，华山北峰成为山上所有货物的聚集地，也是背工挑夫所背货物的起点。

在堆放货物狭小的空间里，要往山上运送的水泥、石子、沙子、钢筋和山上小吃店的油、盐、酱、醋、面粉、大米、馒头、方便面和各种蔬菜等，堆积如山。

背工和挑夫们各自忙活着给自己扁担上和背篓里捆绑货物。



向义莲在丈夫向义贤的帮助下，给背篓里的下部装上了莲花白，卷心菜和西葫芦，最上面放了一袋面粉，放好后向义贤用力往上提了一下，感觉差不多了。

“你试一下，看行不？”向义莲接过背篓，双手提了一下，说：“差不多了！”

给妻子装好后，向义贤给自己的背篓里放了两袋炉渣，估计重量在一百四五十斤。

装好之后，他们几个人纷纷背着背篓出发，刚离开堆放地大约二十米，就是一个几近九十度的直上台阶。向义莲告诉我，这个台阶有88级，她已经走过了第六个年头。

在这几近垂直的88级台阶上，向义莲休息了三次，每一次大约一分钟，休息时，用手杖撑在背篓下，这样可以缓解肩上的压力。

台阶还没爬到一半，她的脸上已是大汗淋漓。此时，向义莲发现早上出门忘了带毛巾，只能忍受着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有游客看到于心不忍，递给她几张纸巾，但纸巾在长流的汗滴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不管大用。

“水泥石子钢筋，油盐酱醋等，凡是山上需要的，我们都背！”向义莲喘着粗气说。

这是向义莲爬过的第一个险关。

苍龙岭、金锁关、南天门、南峰，一处比一处难，一处比一处险。单趟的路程是4公里，由于有新人的加入，他们比平时走得慢了很多，用了5个小时抵达终点——南峰的金钱观。

几个农民工七手八脚的把向义莲的背篓接下来，卸下了面粉、西葫芦、莲花白……一称蔬菜一共是88斤，加上一袋面粉（50斤）和其他货物，一共140斤。

向义莲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背的是水泥，重79斤。

那是2006年的初冬，当时向义莲的丈夫向义贤已经在华山做背工了，向义贤觉着她刚来，担心她背不了，就把水泥袋子打开，给自己的背篓里装了些，把多半袋水泥放在了向义莲的背篓里。

就这样从北峰开始，等背到了南天门，向义莲实在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流出来了。

“其实开始我也不知道背了多重，等到了山顶称完重量才知道，79斤。”向义莲说，自己都佩服自己，坚持着坚持着，背了



女背工向义莲背着140斤的东西艰难前行



华山挑夫

六年了，而且现在背的货物重量基本都在一百二三十斤。

“这活累，每天背完很累，晚上腰疼背疼腿疼。”向义贤说。

背工们有时就住在山上，夏天还好凑合，几个背工把筊子拢在一起，围着，各自靠在自己的背筊上就睡着了。

### 再苦再累也要供女儿上大学

说到家庭，向义莲觉得对不住儿子。当年儿子学习很好。却没能能力供他继续上学。她说：“儿子2008年考上了重点高中，因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孩子一气之下，去浙江打工去了。”

“没有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觉着亏欠！”为此向义莲和丈夫一直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

如今，孩子已经离家出去打工三年了，也一直没回过家。丈夫向义贤给儿子做工作让他回来，孩子也答应了今年春节回来。

向义莲的女儿在宁强县城读高一，学习很好，今年暑假来华山了，住了20天。女儿看着他们这样辛苦地背东西，伤心得泪水长流。向义莲劝孩子：“孩子别哭，



好好上学！妈妈和你爸靠力气供你上学，累点没啥。”

女儿来了，向义莲想带女儿上华山玩玩，一听说上华山的门票是150元，女儿说啥也不愿意去。这个门票的价格可相当于父母一天汗水换来的收入，她不忍心。

后来工程队的戴老板得知这个情况后，给孩子办了一张免费的票，向义莲陪着女儿在华山上好好地转了一圈，这也是她六年来，第一次慢慢地欣赏华山的美景。

“一个人做背工供不起孩子上学啊！”丈夫向义贤有些无奈地说。

背工根据距离远近按斤计酬，那几年的工价又低，向义贤一个人的收入没法支撑家庭的开支，妻子就跟着一起来了。

2008年地震，她家的老房子被震垮了，政府给补助了两万元。去年他们加上积蓄后，又借了一些钱，盖了六间房子。“也没粉刷，（房子）先这样放着，现在一心先供女儿上学，别误了孩子。”向义莲说。

女儿现在在县城上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开支在1.2万元左右。当年误了儿子的学业，他们一直内疚着，现在不想耽搁了女儿。



以艰险闻名的华山，游客步行都困难，女背工向义莲让不少游客佩服不已

## 女背工郑燕琴：和老公一起做背工，累却幸福着

1981年出生的郑燕琴，前几年在广东的一家电子厂打工，每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相对比较轻松，但她觉得和老公长期两地分居，就回来了。和有些人的“逼上华山”相比，郑燕琴做背工是自愿上的华山。

“这活累是累点，但生活很充实，尤其是能和老公在一起，两个人一起承担，觉着挺幸福的。”郑燕琴一边擦汗一边开心地说，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她说，今天老公在山下背东西，平时一般都是两个人在一起。

郑燕琴是今年3月来的华山，那时的华山乍暖还寒。她清楚记得第一次做背工的日期是3月16日，当时背的是一袋水泥，整整100斤。

她在老家也背重物，但路相对比较平缓，距离也短，不像华山的路全是台阶，没走多远就大汗淋漓。郑燕琴就那样坚持着，走几步休息一小会，山里的气温低，出了汗，休息时间稍长，容易着凉感冒。

第一次当背工让她感动的是，离终点南峰顶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时，老公返回来接了她，帮她把那袋水泥背到了南峰顶。

体重112斤的郑燕琴，一般背100斤的货物，最多也背过150斤的货物。

女背工的出现，让不少游客多了几分惊叹和佩服，时常有游客拿出相机给她拍照。

对于游客的拍照，郑燕琴很配合，但总要叮咛一句：“用我教育孩子可以，不要教育你的妻子啊！”郑燕琴说自己命苦，没文化，没能走出大山。

“下苦人，不吃菜，啃馒头，能喝上一口热水就是最好的了。”郑燕琴说。整天吃馒头吃得都恶心了，她今天准备了几个油饼，也算是调剂一下口味，奖赏一下自己和老公。

郑燕琴有两个儿子，大的10岁，小的6岁，均在老家由公公婆婆照看着。今年两个孩子都在镇上读书了，公公住在镇上陪读，负责接送孩子，做饭洗衣。

“以前在家的时候，觉着孩子很娇气。孩子一下子也懂事多了！”前一阵子郑燕琴给老家打电话，听说儿子帮爷爷烧火呢，一下子觉着儿子长大了，也懂事了。

物价上涨，他们的工钱也涨了，开始从北峰到南峰每斤的报酬是4毛钱，现在每斤的运费是8毛钱，这样一趟算下来也有个一百多元的收入。

夏季天长的時候能跑兩趟，冬季天短了一天只能跑一趟。

他們的背簍都是從老家帶來的，一個簍子的價錢是100元，為了保護背簍，讓其使用的時間久一點，不少人找來蛇皮袋子把背簍里面衬了起來，這樣耐磨。

兩位女背工，在這個特殊的群體里，除了性別，沒有什麼特殊，她們甚至比有些男人承擔得更多。







# 伍·也是隐士

我们不客套，不虚假，来不迎，去不送。  
歇即菩提。



## 重阳宫里的辟谷道士

2010年2月19日 户县重阳宫 晴

读过金庸小说的读者和看过《射雕英雄传》的人都会对小说中的全真教、王重阳、全真七子、重阳宫、活死人墓等人物、地点记忆犹新，多数读者也许会以为这是金庸先生的神奇想象，但2010年在陕西户县召开的“重阳文化与旅游发展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严密的论证告诉了世人，历史上真实的王重阳、丘处机以及重阳宫全真教、活死人墓到底是什么样子。

重阳宫位于户县祖庵镇，是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早年修道和遗蜕之所。据专家介绍，元代时重阳宫曾盛极一时，曾有殿堂五千余间，住道士近万名，宫殿规模之大为当时道观之首，所以金庸先生在小说中说重阳宫在终南山下，应该是没有错的。目前，重阳宫宫域总面积只有53亩，虽然规模气势远不如当年，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边依然保存了大量道教碑石和研究全真道历史的重要史料。

第一次去重阳宫是说一位道士要辟谷，14天不吃东西，我有点不相信这个事，就和众多的同行一起去观看。

辟谷又称“却谷”、“断谷”、“休粮”等，即不吃五谷，是道家修炼养生的一种方法。

道教认为，人食五谷杂粮，要在肠中积结成粪，产生秽气，人体中有三虫，专靠此气而生存，有了它的存在，使人产生邪欲。因此，为了清除肠中秽气、除掉三尸虫，必须辟谷。为此道士们模仿《庄子·逍遥游》所描写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做法，企求达到静心养生的目的。

户县重阳宫道长李明极是2010年2月5日进入到“活死人墓”里的，他将自己“囚禁”在重阳祖师墓道内，用道家辟谷养生功夫，在封闭状态下生活13个昼夜。

“根据科学研究，如果不吃不喝，人体能存活的极限是7天，如果李道长辟谷13天成功，如何能有一个科学的解释？”面对

前来观看辟谷展示群众的疑问，重阳宫住持陈道长说，道教的修炼养生方法肯定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中午12时，身着道袍的李道长进入“活死人墓”。墓道底部，被一道特制的玻璃门隔开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房间”。“房间”内放着一副床板、一套桌椅。为24小时“监控”李道长辟谷期间不吃不喝，房内还特意安装了一个监控器。今后的13天，李道长将足不出户，在此辟谷。

据了解，李明极道长曾隐居昆仑山、天山、青城山、华山等古洞修道十余年，2000年后隐居华山王刁岭，曾先后在蜀山服药辟谷一年半，在华山禁食饮水辟谷81天。此次李道长辟谷期间，其弟子邵天泽同时服水辟谷，并在服水辟谷期间完成手写百米长卷《道德经》。

在辟谷结束的那一天，我赶到重阳宫，一直在视频监控之下生活了13天的李明极道长在众人的搀扶下走出了地宫。

有人递给他矿泉水，嘱咐他：“少喝点，慢点喝！”

他一直说。“没事，没事！”就是有点虚。

中午他和大家一块聚餐，我仔细观察，饭量还不小。

李道长不吃不喝十余天，还完成了五件石刻作品，刻的是《道德经》的五千言。



## 绝壁上的小道观

2012年8月12日 10月14日 塔云山 小雨

从西安驾车150公里，及至塔云山，汽车盘旋而上，直抵山顶。

塔云山里，邀请陕西文化名人任法融、肖云儒、陈彦等题写了不少诗词和牌匾。

山上常住着两位道士，七十岁的李道长和四十多岁的谢道长，他们在山顶上都住了二十多年了。“最初上山是全土路，现在公路修到了景区里。”谢道长大心直口快地说。他就是山下的本地人。

适逢在天柱山修行的李理诚道长云游到此。82岁高龄的李理诚道长，耳不聋眼不花，还经常四处云游，真让人敬佩。

“现在山上的道士每个月领一千多元的工资。”道士们在景区的统一管理下领着工资。

每天他们做早晚课后，两个道士就分工，一个在大殿值班，一个在塔云山金顶值班，给游客解签，或者接受来人的膜拜。

太阳落山之后，李道长取出自备的扩音喇叭，朝着下面喊：“还有没有人？没人我就关门啦！”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着。

夜幕降临，坐在山顶上，谢道长拿出他自己酿造的米酒，我俩就着土豆丝和白菜，一杯接着一杯。

闲聊中得知，谢道长6岁时调皮，把火柴点燃后塞进了雷管，结果身上被严重炸伤。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是村里的医生用草药把他给救活了。现在谢道长的左手手指残疾，就是那次事故留下的后遗症。

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特地带了两瓶酒和一些下酒的小菜，等到了晚上和谢道长一起开饮。七十岁的李道长也喝了两小杯。

清晨六点，大雾笼罩着群山，我守候在塔云山的最佳拍摄点，这是一个位于悬崖处的位置，由于地域狭小，我只能半蹲着，而且两只脚也踩不实。头上传来鸟儿欢快的鸣叫，此起彼伏的声音犹如比赛似的，草丛中不时窜出一只松鼠。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腿发麻，勉强站起来直直腰。再次蹲下，塔云山的金顶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塔云山



塔云山位于秦岭腹地，海拔1665米，俊秀、高耸、险峻，远眺如破土而出的竹笋，清新秀丽，近看又像耸入天际的高塔，雄伟壮观。最让人疑惑的是在一个三面绝壁、不足五平方米的山顶之上，这个道观是如何修建的？

塔云山古建筑群由一馆、一堂、一庙、一塔、九殿组成。据碑文载，庙宇建于明万历年间（1582年），清乾隆、道光、光绪、民国期间曾五次修葺，初具规模，壮观古朴。

塔云山地形陡峭，奇石嶙峋，有峰岭、峡谷、绝壁等各式地貌，森林茂密，风光旖旎，大树参天、空气清新，山上道教建筑依山势而筑，雕梁画栋，建筑风格十分独特，历经四百多年，依然保留尚好，特别是高耸于万丈悬崖上的金顶，更是远近有名。金顶不足三平方米，建于塔云山顶，三面为千仞绝壁。登临金顶朝拜，脚踏流云，听松涛、赏圆月，素有“金顶刺青天、松海云雾间”之说。

塔云山的第一景是塔云仙馆，五间正堂，两层楼阁，是专为上山进香和游客设置的食宿之所，可容纳五百余人。

在龙王殿后山、八仙堂左侧有一座古朴典雅的玉石塔。顺石塔再向崖巅攀登，约十米的险厄处有一座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庙。该庙三面环于万丈悬崖，庙门前只有容人一跪之地，稍不当心就有跌落深渊，粉身碎骨之险。故名此庙为“舍尸庙”。

## 本虚与圣德：路在脚下

2011年11月7日 嘉午台后山 晴

夜幕降临，站在终南山嘉午台后山的高山之巅远眺，蓝色的夜幕下，灯光阑珊的西安，犹如天街镶嵌在关中平原之上。

早晨我自己开车前往嘉午台后山，及至山下十里庙村，先在翠花农家乐要了几个锅盔，准备做上山的干粮。

看到一个身穿袈裟、头戴斗笠的师父坐在屋檐下查看手机，询问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狮子茅棚的住持——本虚师父。

“山下的居士要给送些东西上来，我在这等他们呢。”

邀请本虚一起吃点早餐，他一再谦让说已经吃过了。

聊天中得知，他正筹划着在五里庙修一座庙，预算在五千万，已经开始往山上运送石料、沙子、水泥和砖瓦。

饭后我们开始登山，随着大批的户外爱好者一起，漫步而上，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已是大汗淋漓。

忽然看见一座平台之上，有几个人坐在石头当中，其中一位为圣德比丘尼。她戴着手套，拿着铁榔头，一块一块地砸着石头，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忽然传出清脆的手机铃声，圣德比丘尼放下手中的铁榔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到一边刚刚垒砌的砖头边，接起电话，接完之后，继续坐下砸起了石头。

圣德比丘尼看到陌生者的到访，停下手中正在砸着的石头笑着对我说：“我认识你啊，你是个记者。”还报出了我的名字：团结！

我有点诧异，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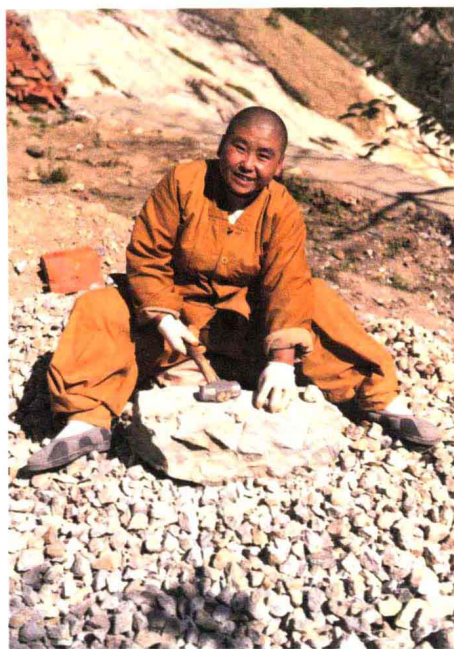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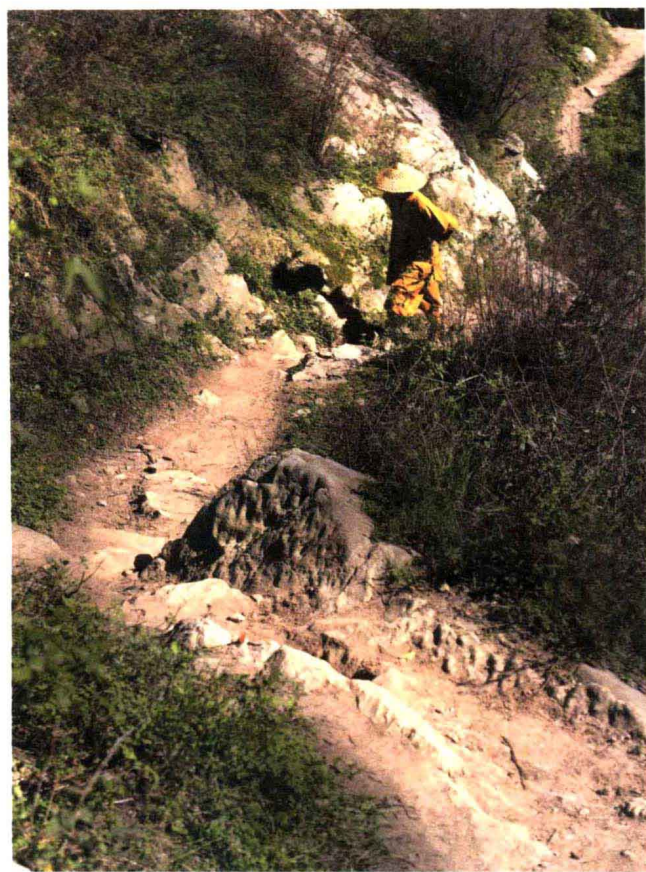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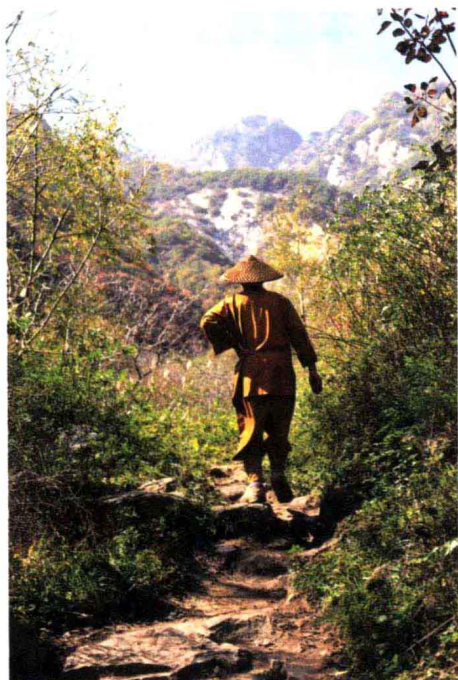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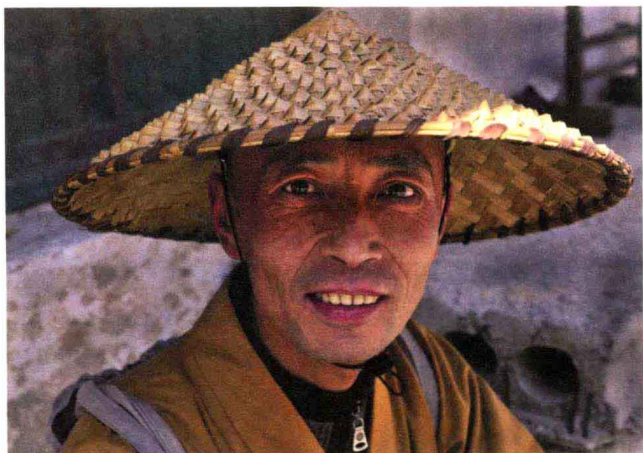
脑子里闪念：没见过啊！第一次见面，就知道我的名字，我有些惊诧，后来恍然大悟，上山之前我见过她的师父本虚。

下山的过程中，碰见一队队的驴友。不少人问：“还要爬多久？”

其实，路就在就在脚下，只管走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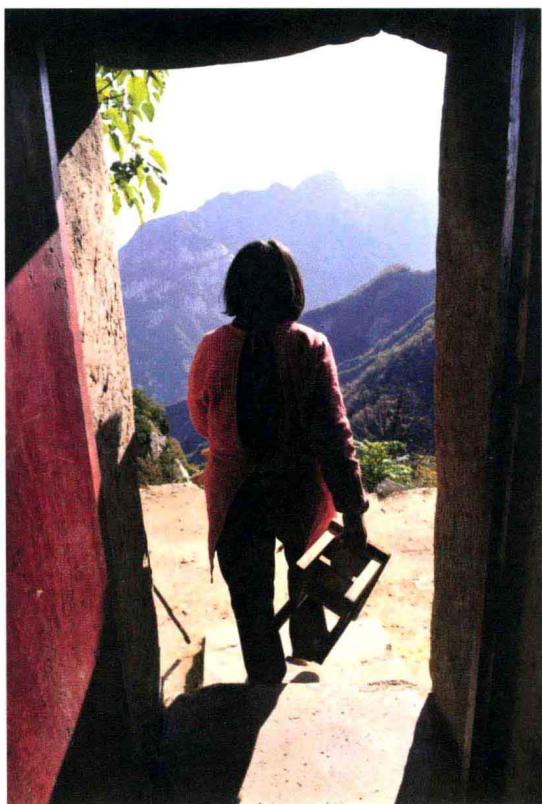
山有多高，路就有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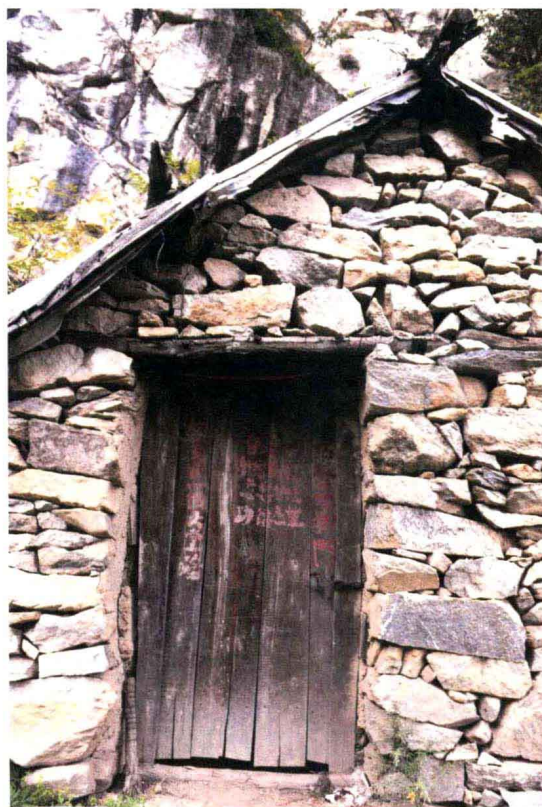


狮子茅棚的本虚师父和圣德比丘尼





狮子茅棚。山上一位女居士在照看着小屋，本虚和徒弟在山下忙着盖大殿



狮子茅棚附近，虚云老和尚的修行之地



## 法清：住在山里的人有几种

2012年11月28日 终南山某峪 晴

（法清一再叮咛不要把自己的地方泄漏出去，故而未写出具体的峪口的名字。）

法清法师，1969年出生于闽南。1983年出家，1989年毕业于厦门闽南佛学院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金刚经》、《维摩诘经》、《圆觉经》等。

1998年，法清于陕西终南山结庐深居。2000年至2007年间在西安创建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佛教会所，借此广结善缘，传播佛教，让高深的佛法融入到百姓生活中。2008年初，他舍去一切事务，重新回到终南山结茅蓬清修至今。法清法师自出家以来，潜心于禅宗修持，习禅之余，好与笔墨结缘，近年来随其禅定日增，笔墨之妙愈长，所做之诗、画、文皆意境高远，禅意深邃。

法清1998年曾在终南山隐修两年，后出山，在西安创办了佛家庄、素心铭饭庄和素心茶坊等。2008年又遁入山林隐修，如今也已是四年多，一般人见不到他。



狮子茅棚旁有一位老和尚的肉身塔，本虚老和尚曾在此修行



法清的画作

## 人人都有一颗朴素之心，就是本心

我去素心茶坊喝过茶，也去过素心铭吃过饭，一个纯素食的饭店，格局典雅传统，一色灰木结构，内有小桥流水，每一处都似随意却透出匠心独具。尤其是正门厅一首自写的《素心铭》，记忆犹新：

山不是山，清者自清。  
 鸟不在林，鸣者自鸣。  
 斯是无道，唯本素心。  
 浑金登堂烁，璞玉入室莹。  
 楚河汉界事，老调莫问今。  
 歌明月，品佳茗，  
 无嗔恼之伤骸，  
 无名利之劳形。  
 商风易聚散，宦海易沉浮，  
 佛子曰：朴素真心。

与法清师父的谋面之心素来已久，却是机缘一直未到。数月前摄影家杨小兵电话约好一起拜访法清，我却正在新疆的罗布泊出差，未能如愿。

几日前在网上浏览，看到居士明昔的手机号码和QQ号，便给明昔发了一条短信：



“我正在做关于终南山隐士的书，目前进入后期的编辑之中，法清师父应在其中，想见一下！陈团结。”

第二天一早，明昔回了信息。我们约好了时间，但声明只能去一人，也不让带相机。

我是摄影师，不带相机咋行？

后经协商，相机可以带，但经过允许才可拍照。

我如约而至，明昔开着越野车在山下接了我。越野车在泥泞的山路上七扭八拐，半个小时后，抵达一处高山之巅，山上的积雪尚未融化，斑斑点点地装饰着冬日灰色的山体。下车时明昔客气地请我把相机放在了越野车之上。

随着明昔走在石板路上，穿梭在山林之中，及至一高台，中式木结构，三面的落地玻璃，外面也可以对房子里的境况看得一清二楚。推开一扇木格推拉门，这座面向东方的木屋内，暖气融融，与外面的白雪皑皑形成诗意的对比。

室内有三人，正中一位端坐正厅，面带微笑；一位坐在侧面，手执茶具沏茶；另一位坐在墙角诵读着《乾隆大藏经》，对外人的进入视若无睹。

不用问了，正中端坐的是法清师父，他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右首。我坐下打量着他背后墙上的书法作品：

晏坐龙首听夕阳，松摆浮云满目香。  
何须生功问顽石，群山无语自清凉。

法清问我：“你写这本书是宣传什么？”

我答：“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隐秘的群体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在终南山里的隐修生活和中国的传统隐修文化。”

法清：“这个难得，也值得去做。”

他接着说：“中国的隐士文化，终南山的隐士文化，几千年来光芒闪烁，但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的隐士。多年前一个外国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介绍了终南山里的隐士，其实书中描述的大多数人充其量就是一些苦修者，称不上隐士。一个外国人，他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事情，可以理解，而我们中国也有人跟风，把那些苦修者宣传成隐士，其实这是偏离了中国隐士的精神和精髓。”



雪地里的修行者

## 住在山里的人有几种

一种是山民，世代居住在大山里，靠山吃山。

另一种是山里的苦修者，或者称其为“行者”，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也有一些居士，这些人的人数不在少数。他们选择住在茅棚，或者山洞里，“饿其体肤”，忘记苦痛，目的是想有所追求，信奉“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信念，但日子过得很苦很难。

另外一种就是隐士，这些人有能力，却不愿意为统治者去服务，他们以自己的能量创造了一个诗意的生活，就像《桃花源记》里描写的，给后人无尽的、美好的想象，给世人的心灵留下美好空间，留下一笔丰富的、高尚的精神财富。而不是像一些人宣传的苦修者，衣衫褴褛或者可怜兮兮的。

法清总结着能真正称得上终南山隐士的人，第一，应该有文化；第二，生活自理，自己解决了温饱且衣食无忧；第三，在城市里显赫过，为社会做过贡献的；第四，舍弃了以前优越的环境和地位而独居、隐居，不与外界再来往。



他还举例子说，他去年以前可以称为一个隐士，舍弃城市中的那些酒舍茶坊，舍弃佛协的那些职位，归隐山林；今年出了一个书画日历，是在宣传自己，称不上“隐士”，自己现在称为“隐士”，那是在污蔑隐士的称谓。

法清心中有一个美好的隐士修行的蓝图。他描绘着，并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个蓝图。

昔日住山不识山，只为世间事态繁。

如今见得真如月，任是市井亦深山。

这是法清当年在西安城中创办酒舍茶坊的想法，是想把一些朴素的生活理念灌输给繁华都市里的人，让人们在烦躁的都市里能有一个精神的休憩之处。

做了几年之后，他反省了，那些山啊，水呀都是假的，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真正的生活还是应该与大山，与自然融为一体，吸收大自然里的精华和灵气。

他说：“你看现在的不少书画家都在终南山里建造了自己的书画工作室，这也是在吸收自然的灵气。”

2008年，法清又舍弃了城市里的酒舍茶坊，重新回归山林。他在终南山里寻得一处幽静之地，每日参禅打坐、诵读经书、写字作画，他的画一山，一人，一蒲团，一石，一木，一团云，一叶扁舟，一湾水，简洁、富有禅意而幽静空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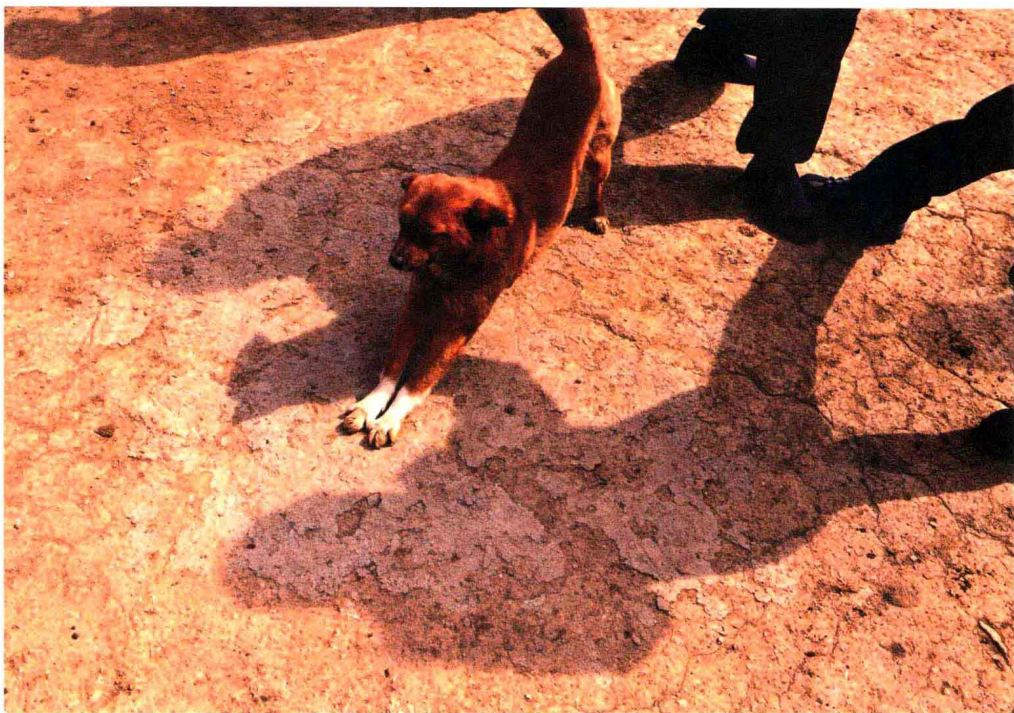
说话间，法清指着一处，顺着他的手指，我看到一处木质的茅棚位于悬崖边，一根柱子伸到了悬崖下。

他想象着：“三五个好友，披着棉袍，围坐在木亭之中，烫一壶老酒，对酒当歌，旁边有古琴弹奏着《笑傲江湖》，岂不快哉！”

“隐士文化的存在，不要规模化、集团化，也不需要大部分人知道，否则就世俗化了。一部分人知道就行了。”末了，他补充说：“有时甚至要冷漠一点，冷漠了才显高洁。”

他还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批人去保护，去传承，我们是凭着良心做好自己的事情。

和法清聊得尽兴，明昔端来自己熬制的禅茶请我们品尝，茶淡味香。



两名修行者在切磋武术，小狗在一旁

说起禅茶，法清说：“禅茶其实并不神秘。就是修行者参禅时喝的茶。参禅时，肚子里不能积食，不能有胀气，就喝这些茶来提神、舒气、补充营养。”

接着，明昔给我介绍了禅茶的熬制方法和原料。就是用普洱茶，加一些大豆、花生、芝麻、核桃等五谷杂粮，长时间熬制。

法清自喻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他是这么说的，也在这么做着。

与法清道别，如来时一样，他挥一挥手说：“我们不客套，不虚假，来不迎，去不送。”

下山的半道上，我看到了一个牌匾，是法清题写的：“歇即菩提”。

看来我辈这些劳碌的都市人适当的放下，歇一歇是有必要的了。



## 净业寺的本如法师

2012年3月17日 晴

与本如的相见是他受邀来到西安大慈恩寺为来自国内各地的白领做一堂养生修行的讲座。初春的西安乍暖还寒，夜幕降临，讲座的地点安排在中式院落的凉亭当中，古琴声中，本如侃侃而谈，妙语连珠，让听者受益。

3月17日，我一个人来到终南山沣峪口的净业寺，想去拜访本如法师。一入山门，见早春的野花开得十分娇艳，几滴山雨过后更显芳润。

开始顺着陡峭的山路台阶一路急登，没多久，我便已大汗淋漓。稍事休息后，我变换了爬山的方式，变为慢慢的攀爬，一路默然迈步，听着自己的喘息。

想想15年前攀爬号称“天下第一险”的华山之时，一天爬



净业寺主持本如法师



庙里流泪的蜡炬

上爬下还不得累，现在爬净业寺都累得大汗淋漓，或许是少了些当年登山的心境，也可能是我身体的状况大不如前。

在净业寺看见一位师父正在林荫下的石碑前锻炼身体，他告诉我，本如下山去了。

师父领我去参观他们最近的工程，在禅堂正后方的山坡上用石条砌了一座石屋，房子顶上就是妙湛老和尚舍利塔。石屋非常窄小，仅八九平方米，门和窗户都很小，窗户正对着禅堂的房顶。师父说，这是本如法师给自己建的“活死人墓”，沿着石屋南面外墙镶嵌着刻在石头上的十个大字“静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落款是妙湛。

妙湛老和尚是本如法师的恩师，是影响了本如法师一生的人，也是当代闽南佛教承前启后的重要高僧，保护、恢复了南普陀，复办闽南佛学院，创办中国大陆首家佛教慈善基金会，可谓德高望重。为了纪念妙老，本如法师将妙湛的舍利请奉至终南山，建塔供养。如今又在妙湛法师的舍利塔下建了“活死人墓”，也足见本如法师对师父的敬重与怀念。

在石壁上建石房子打坐，或许真的在效仿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这其中的觉受或许只有体验了的人才能知道。

住山修道，静，或许是很主要的原因，阿兰若（佛教用语，也名“阿练若”，原意是森林、树林，也指旷野、荒凉之地。广义指供古印度的修道人禅修的寂静处。）就是寂静处的意思，在寂静的环境里，或许真的才能体会到“通达”的境界吧。

不知道宋朝的王安石和明代的王世贞先生是否体验了阿兰若的意境，但王安石在《草堂怀古》里写的“周顒宅入阿兰若，娄约身归窅堵波”和王世贞写到的“阿兰地寂寂，篮笋天茫茫”，让人心生几分空幽。



## 2013年6月12日 净业寺 晴

这天，我和摄影家杨小兵、李杰等人约着一起进山，出发的目的地是观音山。观音山是终南山诸峰之一，海拔2116米，那是圆照法师的苦修之地。传说观音菩萨驾鹤遨游，见此山风景秀丽，独具特色，便降落于此山，停下观赏，故取名观音山。鹤场也因此而冠名。

据清同治年间第五次修葺牌载：观音山建于隋，盛于唐，兴于明，历经千年，多次修葺，建筑壮观宏伟，臻于完善。唐代高僧道宣律祖等曾在此处修道传法。观音山虽几经沧桑，古寺庙现存无几，但经近几年的修复，给观音山又添了几分色彩，众僧徒及游客纷至沓来，香火缭绕，不减当年。

爬观音山需要三个小时，来回就是六七个小时，因为有家属参与，担心她们的体力不支，我们就临时改变主意，爬净业寺。

从沔峪口的丰德寺上去，也就是净业寺的后山，这是一条非旅游路线，要翻越两个小山头，全是土路，而且陡峭异常，道路不是很好走，也是挑战一下我们这些平时不太运动的人。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艰苦攀爬，我们抵达山顶，山顶有一座祖师塔和一座牛头塔，牛头塔是唐代古塔。

再转下去就是净业寺的禅堂，这是一个不对香客开放的区域。我们见到本如师父，这也是我第二次见到本如。

他乐呵呵地招呼我们进了禅堂，窗外就是绵延不断的终南山，室外几树梨花开得正艳。本如开始沏茶，并问大家一会吃火锅如何？

在山顶还可以吃火锅？同行的小孩子有点小激动。

和本如师父一起几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很快火锅就断了上来，一色的蔬菜，吃得舒坦之至。

饭后我们一起坐在位于山顶的全透明玻璃屋内，这是一处尚在建造之中的禅堂，尚未完工，但规模初具。我们步入四周都是玻璃的房子之内，山就在我们的四周，景色醉人。

本如，性格开朗，并以农民自居。

他开朗，活泼，富有才气，诵经读书，写字作画，习拳练武，低调务实，埋头苦干。

本如正在山上修建禅堂和寺院，这些都需要资金，除了香火之外，他也去香港等地化缘，他取笑说：“用终南山温暖的胸膛去温暖苍凉的脸庞。”说完，本如开心地哈哈一笑。